

國家圖書館



002323639

葛原泰爾斯
譯者 郭沫若

和平與戰爭

第三卷



音

I. D. O. C. A. F. C. S. LIB.

8058

~~1791~~

891.73

~~0734~~

3078.3

2

戰爭與和平

託爾斯泰原著 郭沫若譯

Leo Tolstoi

War and Peace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000093

類號

第三分冊

空軍軍官學校
初級班圖書
章之書圖

光明書局印行

880.57
8335
14
V.3

借閱圖書請
愛惜勿污損

第五編

1.

在和他的夫人爭論了之後，弼魯動身向比得堡去。在安爾差克站上沒有站馬，或者怕是站長不願意轡馬給他。弼魯便不得不等待着。連身上的外套都沒有脫，他橫陳在一張皮棧發上，面前有一張圓棹子，他把穿着厚實的長統靴的大脚放在圓桌上便沉思起來。

“我好把幾個皮篋帶進來？把床面好？要茶不？”從者接着問他。

弼魯沒有回答，因為他沒聽着什麼，也沒看見甚麼。自從離開了剛才的一個驛站以來，他便很深地沉沒在思索裏，現在依然在想着同一件事情——所想的事情太重要了，使他注意不到自己的周圍的情形。他沒時

國家圖書館



002323639

候想到到比得堡的遲或早，也沒想到這個驛站可不可以讓他落宿，在這驛站是住幾個鐘頭還是要住過一輩子，這些問題和那些在現在把他佔領着的思索比較起來，完全是一種無可無不可的事情。

站長，站長夫人，他的從者，一位拿着安爾差克爾繡走來賣的婦人，都走進房來，呈出他們的奉待。沒把自己舉起了的脚底位置改變，弼魯越過自己的眼鏡看着他們，沒明白他們是要做什麼的，現在把自己苦惱着的問題都沒得到解決，不知道他們怎麼與夠安閑地生活着。自從他從索柯爾尼基的決鬥回來，苦了一夜全沒睡覺的那一天起，這些同樣的思索早在他的胸中梭織着。但是現在在他的旅途之寂寞中，這些思索更以特殊的力量扼制着他。他無論想起什麼事情，都要回到他所不能解決，不能逃掉的那些問題上去。就好像管轄着他的全部生命的腦裏的螺旋是鬆弛了的一樣。那螺旋不朝前進，也不往後退，但仍然是在轉，不着邊際地總在同一個拒子裏面轉，沒有方法可以使它不轉的。

站長走進來，恭敬地請求着他尊駕只消等待兩三點鐘，隨後他便要(是要看風色說話的)爲他尊駕轡幾頭超等的駿馬。站長明白地是在扯謊，目的是在從旅客

身上多於榨取些外水。

“那是好還是不好呢？”弼魯思索着。“在我呢是好，在別的客人呢是不好，在他自己呢是不得不這樣的，因為他不這樣便沒有飯吃；他說有一位軍官爲那事情打過他。軍官所以打他的是因為要趕路。我用手槍打了多羅珂夫的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受了侮辱。路易十六上了斷頭台，是因為別人認他爲罪人，在一年之後他的裁判官們又因為某種罪名上了斷頭臺。什麼是壞？什麼是不壞？何者又當愛？何者又當憎？生命在我是什麼，我又是什麼？什麼是生？什麼是死？統制這一切的是什麼力量？”他問他自己。

對於這些疑問却沒有一個回答，只有一個却是不合邏輯的，也決沒有針對着那些疑問中之那一個。那個回答是：“人一死便萬事都了結。只要死了便得到解決，不然便沒要疑問。”但是死也是可怕的。

那位妥爾差克商婦用着哀懇的聲音在求買她的貨物，特別是一些山羊皮的拖鞋。

“我有好幾百盧布拿在手裏不知道怎麼辦，她穿着那樣襤褸的衣裳在畏畏縮縮地看着我”，弼魯想着。“她要錢來做什麼的呢？就像錢可以給她一絲一微的幸福，

的心靈底和平。世間到底有否甚麼東西可以使我和她稍稍離開得一下惡和死的？死，死可了結一切，今天或者明天便會來——今天和明天之爭和永遠比起來和一瞬時是一樣。”

他又扭着那不着邊際的螺旋，那螺旋依然在同一個地點裏面轉着。

從者給他送了一本半切的小說來，形式是用的素莎夫人底書簡體。他開始把那“亞美麗·杜·曼斯菲爾”(“Amelie de Mansfeld”)之堅苦和貞操上的爭持讀起來了。

“她既是愛他”，他想，“爲甚要拒絕他的要求呢？上帝不會在她的心裏放進了一個反對神意的衝動。我的老婆——以前的老婆——是沒有爭持過的，或者她是正當。什麼也沒發見出”，弼魯又在對着自己說，“什麼也沒發明出。我只知道我是什麼都不知道。那要算是人的智慧之最高級。”

凡是在他的內部在他的周圍的事物，在他看來都成爲亂雜的，無意義的，可惡的東西。但是就在這環繞着自己的一切事物之可詛咒中，弼魯却正尋着了一種焦燥的滿足。

“我胆敢要奉請尊台，請稍稍讓點空位出來，讓這位紳士好坐”，站長說着在後面領導着另一位須得等待馬匹的人進來。

這位旅客是魁梧的，方肩的，黃臉上有縐紋的老人，斑白的眉毛垂在一種形容不出的灰色的炯炯的眼上。

弼魯把腳從桌上放下了，立起來要走去睡在爲他面好了的床上，時而警視着新來的人，那人沒看弼魯，帶着一種疲倦的不耐煩的神氣，借着從僕底手把大衣脫着。旅客穿着蒙茸的布面羊皮上衣，瘦骨腳上穿着氈織的長靴，在梭發上坐下，把頭靠在梭發背上，頭髮剪得很短，有很寬大的兩個太陽筋，他瞥了貝蘇雪夫一眼。在那一瞥中的嚴厲的，精明的，洞察的表情使弼魯生了影響。他想去和那旅客拍談，但在他正打算問到路上的情形來招呼他的時候，旅客已經閉起了眼睛，把多縐紋的老手操着，在一個手指上帶着一個鐵戒指，有印記表現着亞當底頭。他坐着沒動，或者是在休息，或者照弼魯看來是沒在深而平靜的冥想裏。新來者底從僕也是一位黃色的老人，一臉都是縐紋。他的嘴上上下下都沒有鬍子，不是因爲剃了，而是顯然本來是沒有的。

老僕很馬力地打開了行李匣子，放好了茶具，帶了煮開了的水壺來。一切都準備停當了，旅客睜開了眼睛來，向茶桌走去，自己斟了一盅茶，另外又斟了一盅給了那無鬚髻的老僕。弼魯感覺着一種不安，一種免不得要同旅客說話的情不自禁的形勢。

從僕把伏了的空杯子和着一些吃殘了的糖片帶轉去，問還要不要甚麼。

“不要甚麼。把我的書拿來”，旅客說。

從僕把書給了他，那在弼魯看來似乎是宗教上的書，旅客便專心就讀起來了。弼魯看着他。突然之間旅客把書放下，在讀的地方做了一個記號，掩閉了。接着又閉着眼睛，把兩手靠在梭發背靠上，又落到了他剛才的姿勢。弼魯把他凝視着，待那老人把眼睛睜開，把那堅決的嚴厲的視線轉向弼魯的時候，弼魯沒有工夫避開。

弼魯覺得有點難乎爲情，想避開那視線，但那炯炯的老眼不容赦地把他吸攝着。

“我很高興和貝蘇雪夫談話的，假如我是沒有錯誤”，客人用着紆徐的宏朗的聲音說着。

弼魯沉默着疑異地從眼鏡上望着談話的人。

“我聽見人說到你”，客人接着說，“我聽見人說到你所遇着的事情，你的不幸。”他在最後這個字上可以說是加了注意點的，就好像是說：“是的，不管你是認為甚麼，那確是不幸，你在莫斯科所遇着的不幸我是知道的。”

“那事情我是很抱歉的。”

弼魯把臉紅了起來，倉忙地把翹在床邊上的腳放下，把身子曲過去對着老人，腴怯地不自然地微笑着。

“先生，我對你說出這話，不是出於好奇，而是有些更重大的根由的。”

他停止着，沒讓弼魯逃開他的視線，把梭發上的墊子移動了一下，意思是要弼魯來坐在自己的旁邊。弼魯不高興去和這位老人談話了，但不由自主地向他服從着，他走上去坐在了他的旁邊。

“先生，你是不幸”，他接着說，“你還年青，我是年老了。凡是我的能力所能辦到的，我總想幫助你。”

“唉，是的”，弼魯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說。“很很

感激你……尊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客人底面孔並不親切，寧是很冷淡而嚴肅，但儘管那樣，這新認識的人底面孔與談吐對於弼魯却不可抵抗地有牽攝的力量。

“但是假如你有甚麼原故不高興和我談話”，老人說，“那嗎先生，請你那樣明說。”

突然之間老人發出一種完全出乎意外的慈父般的微笑。

“唉，沒，沒那回事；倒寧是很很高興和尊駕認識了”，弼魯說，又把客人底手瞥了一眼，更詳細地審視了他的指環。他看見了那亞當頭，那個同濟宗底標識。

“請問一下尊駕”，他說，“尊駕是一位同濟宗嗎？”

“是的，我是屬於自由同濟宗的”，客人說，更透徹地看着弼魯底眼睛。“我以個人和宗會底名義，要向你提出一臂之助。”

“我怕的是”，弼魯說，微笑着在由這位自由同濟宗徒之接識上所喚起的信賴與素來嘲笑同濟宗信條底習慣之間躊躇着；“我怕的是我是和你的見解相隔得遠——怎說的好呢——我怕的是我關於全宇宙底學理上的見解和你們的是正反對的，我們彼此會不能了解。”

“你的見解我是知道的”，自由同濟宗徒說，“你所說的那種見解，在你自己看來好像是你自己的思想之結果的，其實是大多數人所共通的想法，是傲慢·怠惰·無智底千篇一律的結果。恕我不客氣罷，先生，假如我是不明白你的想法，我怕是不會招呼你的。你的想法是一種憂鬱性的錯誤。”

“要請你原諒，我覺得閣下和我是一樣的錯誤”，弼魯說，微微帶着微笑。

“我是不敢那樣大胆說我知道真理”，同濟宗徒說，他那說話的態度之明晰與堅決愈見使弼魯受着銘感，“要靠一個人底力量誰也是不能得到真理的；只有一石砌上一石，由大家底合作，由我們的遠祖亞當一直達到我們今日的幾千萬代，那座可以配得上做大神底住居的殿堂是在逐漸地建築着的”，那位自由同濟宗徒說，把眼睛閉了。

“我是應該告訴你的，我是不相信，不相信……所謂神”，弼魯覺得有說出實話的必要，抱歉地勉強地這樣說了。

自由同濟宗徒凝視着弼魯，微笑着就好像手裏有幾百萬大金的富豪向着一位對他說，“我是連五個盧布

都沒有的，有時是很幸福的窮漢那樣”。

“是的，你是不知道他的，先生”，自由同濟宗徒說。“你不能夠知道他。你不知道他，那是你所以不幸福的原故。”

“是的，是的，我是不幸福”，弼魯承認着；“但我好做甚麼呢？”

“你不知道他，先生，那是你所以很不幸福的原故。你不知道他，但他是在這兒，他是在我的身裏，他是在我的話裏，他是在你的身裏，甚至是在你剛才說出的這些褻瀆的話裏”，同濟宗徒以嚴厲的發抖的聲音說着。

他住着口又嘆息了一下，顯然是想力求鎮靜。

“假如他是沒有”，他和氣地說，“我們便不會談到他上來的，先生。我們現在談的是什麼，是誰？你所否定的是誰？”他突然又在他的聲音中帶着熱烈的嚴峻與威勢。“假使他是沒有，誰個發明了他？何以在你心中生出了這個概念，是有這樣一種不可了解的東道？你和全世界的人都在揣想着有這樣一種不可捉摸的東道，一種在他的一切性質中是全能的永恆無際的東道存在，這是怎麼來的？……”，他停止着，息了好一陣沒說話。

弼魯不能夠破壞這個沉默，也不想破壞。

“他是存在着的，不過要了解他是有點困難”，同濟宗徒又開始說，沒有看着弼魯底面孔，只是一直看着前面，在那時他那雙因為內部的興奮總是不能靜止着的老手，在翻着書頁。“假如你所懷疑着他的存在的是一個人，我可以立即替你把那個人帶來，攜着他的手，帶來給你看。但是我怎麼能夠呢！我一個尋常的人，對於一位不會看見他，不會了解他，也不會看見不會了解自己的一切的醜惡淫亂的盲了目的人，或者是把眼睛閉着的人，怎麼能夠把他的全能，悠久，恩德指示給你呢！”他停止了一下。“你是誰？你是什麼？你自以為你是聰明，因為你能夠說出那些褻瀆的話”，他說着，帶着一種暗淡的嘲笑，“有些小孩子拿着些精巧的鐘錶底零碎的部分在玩耍，他總愛胡亂的說因為他不能夠了解那鐘錶底用處，他不相信有那造鐘錶的人，你其實比這些小孩子還要愚蠢。要想知道他是一件難事。自從我們的始祖亞當一直到我們現在，我們都在探求着這個智識，而我們的目的要想達到還離開得很遠很遠；但是在我們的了解底缺陷中我們只是看見了自己的纖弱和他的偉大……”

弼魯以放着光輝的眼睛看着那自由同濟宗徒底面孔，內心凜慄地聽着他的說話；他沒妨礙他，也沒向他質問，但他是滿心相信着這位不相熟的人對於他所說着的話句的。他是相信着由那自由同濟宗徒向他提出來的理論的根據，還是相信着就像小孩子一樣，只是靠他說話時底語調，堅信，和熱心，那時而幾乎把他的話頭滅裂着的聲音中的顫慄，或是在那種確信中帶了年紀的炯炯的一雙老眼，或是在那老人底全品格中所放射着的沈靜，堅決，和使命底自覺，那以特殊的力量打動着弼魯，顯出了自己的沮喪和無望，——不管他是那一種，他總之是以全心全靈來希望着相信，並且也真的相信了，感覺了一種安心，更新，和再生底喜悅。

“那是不能由理論來推求，是要用生活來體驗”，同濟宗徒說。

“我不了解”，弼魯說，在心中有懷疑的念頭激發着他暗暗地懷着恐怖。他恐怖着那同濟宗徒底言論中的模糊和淺薄，他恐怖着是有點不能相信他。“我不能夠了解”，他說，“你所說的那種知識爲甚麼人的理性不能夠達到？”

同濟宗徒笑着他那柔和的慈父般的微笑，

“最高的智慧和真理就像我們要打算飲進心裏的最清淨的露水”，他說。“我們能夠把不乾淨的器皿來盛受那清淨的露水，再來判斷它的清淨不清淨嗎？只有由我自己的內在的清淨才能夠在自己的身中把那露水保持到某種程度的清淨。”

“是的，是的；正是那樣”，弼魯歡喜地說着。

“至高的智慧不是專靠理論，專靠那些俗世間的科學，物理學，歷史學，化學，等等，來探求的，智識是為那些學問所分裂了。最高的智慧是唯一無二的。最高的智慧只知道一種的科學——即是整個之科學，那種科學闡明着整個的造化和人在造化中的地位。要想把這種科學吸收進我們的心靈裏，我們須得把我們內在的人淨化起來，更新起來，所以一個人在能認識之前，他先要信仰，先要把自己弄完全。要得到這些目的，有灌進了我們心靈裏的上帝底光，叫着良心。”

“是的，是的”，弼魯贊成着。

“用精神的眼觀照你內部的人，要問你對於自己能夠滿足不。你專靠着理性底領導究竟得着了甚麼？你是甚麼個物什？你年青，你有錢，你受過教育，但你具備着這一切的好處你究竟辦到了甚麼？你對於自己和你的

生活能夠滿足嗎？”

“不能，我憎恨着我的生活”，弼魯蹙額着說。

“你憎恨它；那嗎你便改換它罷，淨化你自己，待你是淨化了時，你會得到智慧。觀照着你自己的生活罷，先生。你是在怎樣地消費着它？消費在酒宴和淫亂裏面，甚麼都從社會上取來，甚麼都不返報給社會。你接受了莫大的財產。你是怎樣消費了它？你爲你的隣人做了些什麼事體？你那幾千人的奴隸中你有幾個想念過他們一下，你幾曾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扶助過他們？不會。你僅是靠着他們的努力來過送着一種淫亂的生活。那就是你所幹的事體。爲你隣人底利益起見，你做過什麼公益事體嗎？不會。你只是在懶惰中過送着你的生活。其次你是結了婚的，先生，你是担負了一種責任，要在生涯中領導着一位年青的婦人，你可做了甚麼？你不曾幫助她去尋求真理底路，你只把她投進了一個虛僞和慘淡底深淵。一位男子侮辱了你，你殺了他，你說你不知道有神，你說你憎恨你的生活。那兒是全沒有智慧存在的，先生。”

在說了這些話後，同濟宗徒又把手拐靠在梭發底背靠上，把眼睛閉了，就好像是長談倦了的一樣。弼魯

看着那嚴厲的，不動的，老了更幾乎類似死人的面孔，把嘴唇動着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他打算說，“是的，是一種萬惡的，懶惰的，淫亂的生活”，但他不敢破了那個沉默。同濟宗徒就和一般的老人所愛做的那樣的神氣，嘎聲地把喉嚨咳理了一下，他呼喚着他的僕人。

“馬是怎樣了？”他發着問，沒看弼魯。

“他們把補充的馬帶上來了”，老僕回答着。“不好落宿嗎？”

“不，你告訴他們把馬轡好。”

“他真的要走，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不告訴我一點甚麼，不給我一點幫助嗎？”弼魯想着，把埋着的頭抬起來，開始在室中走來走去，時而向那同濟宗徒投瞥一眼。“是的，我雖是不曾想到，但我過的是一種卑鄙的淫蕩的生活，但我不喜歡那種生活的，我也沒想要”，弼魯思索着，“這位老人認識得真理，假如他高興，他可以向我啓迪的。”

弼魯想要把這話對那同濟宗徒說，但他又不敢。那老人以他那熟練的老手把行李打好了之後，卸上了自己的羊皮上衣。把這些事情準備停當之後，他轉向貝蘇雪夫，以一種客氣的平常的語詞向他說：

“你現在要到那兒去呢，閣下？”

“我？……我是要到比得堡”，弼魯以孩子般的遊移底聲音回答着。“我感謝你。你說的話我全部贊成。但請不要以為我是那樣的惡人。我是以全心全靈地在渴望着成為你所期待於我的；但我從不會遇着誰來給我一臂之助。……不過呢，總而言之，我自己是頂不好。請你援助我，指導我，我或者能夠……”

弼魯不能夠再說下去了；他帶着哭聲，掉在一邊去了。

同濟宗徒是沉默着的，顯然在籌思着甚麼。

“援助是只有從上帝來的”，他說，“但是只要是我們宗會上所能給與的援助的範圍內，是會呈獻給你的，閣下。你到比得堡去，請你把這投交給危勒斯基伯爵”（他取出了他的鈔本來，在一張大紙上寫了幾個字疊成了四下）。“請容許我對於你奉獻一點子忠告。你到了都城時，請你首先便到那兒去把你的時間用到孤獨和內省上面，不要回轉到你從前的生活態度上去了。就這樣我祝福你一路平安”，他加上一句，看着了他的僕人走進了房來，“並祝你的萬事成功……”

這位不相識的人是奧西普·亞歷克舍維奇·白慈

德淵夫，弼魯是在驛長底號簿上查出的。這白慈德淵夫是一位極有名的自由同濟宗徒，在諾維科吾時代甚且還是一位馬丁派的神祕教徒。在他去了之後隔了好一陣，弼魯在驛舍中步來步去，不想躺下去睡，也不問到馬匹。他反省到自己的放縱的過去，而以一種新生的陶醉感，描畫着一種幸福的·可非難的·有德行的將來，那在他看來似乎是很容易得到的一樣。他覺得他以前所以放縱了，只是因為一時忘記了有德行是怎樣好的原故。在他的心靈中以前的懷疑是絲毫也沒有了。他堅決地信仰着結合於在道德底路上互相支持着的的目的的，人類同胞主義之可能。自由同濟宗在他看來就像是這樣一種主義底團結。

3.

到了比得堡，弼魯沒讓一個人知道了他的到來，沒出去拜訪誰，整日地在耽讀着杜默司·肯鄙士，這部書他不知道是從誰送來的。讀着那部書，有一件事情，有一件唯一的事情，弼魯是徹底地了解了；他了解了 he 以前所從不曾知道的一切的翻醒味，便是由於相信着達

到自我完成的之可能，相信着由奧西普·亞歷克舍維奇所啓示的在人與人間之同胞的實踐的愛之可能而得來的。在他到了一禮拜之後，年青的波蘭人危勒斯基伯爵，這人弼魯在比得堡的社交界中是有淡淡的相識的，在一天晚上走進了他的居室，帶着一種客氣而慫慫的禮貌，就像多羅柯夫底中介人那樣，對待着他。他把房門在自己背面掩閉了之後，估定了室中除弼魯之外沒有別人，他招呼着他：

“我今天是爲你帶了一個消息和暗示來的，伯爵”，他對他說，沒有坐下。“在我們的同人中有一位置很高的人在定期之前已經先行充許了你進我們的宗會，他要我來替你做保護人。那位尊輩底希望由我來實現，我是看成一項有功德的義務的。你願意在我的保護之下進我們的同濟宗嗎？”

弼魯由這位人底淡靜且嚴肅的聲音受着銘感，這人他在前幾乎常常是在跳舞會上，含着適意的微笑，在和極漂亮的女人們之交際中會面的。

“是的，我情願”，弼魯說。

危勒斯基把頭點了一下。

“還有一個問題呢，伯爵”，他說，“對於這個問題我

祈求你不要以一個未來的同濟宗徒，而以一位 Galant homme (誠信的人) 底資格，極其誠意的來回答我：你是已經拋棄了你以前的信念？你是信仰着上帝？”

弼魯思索了一下。

“是的……是的，我信仰上帝”，他說。

“是那樣的時候……”危勒斯基開始要說，但弼魯阻礙了他。

“是的，我信仰上帝”，他又說了一下。

“是那樣的時候，我們可以走”，危勒斯基說。“我的馬車是在外邊等着你的。”

在途中危勒斯基都沒說話。弼魯問他去後當怎樣舉動，有話當怎樣回答，危勒斯基回答他的只是簡單地說，還有比他更重要的兄弟們要來指示，弼魯只消照着自己的真話說便是了。

他們駛進了那宗堂所在的一座大房子底大門，通過了一段黑暗的階段，走進了一間狹小的點着燈亮的門廳，在那兒他們自己把外衣脫了，沒有要從僕底幫助。從門廳中他們又走進另一間室裏。一位穿着異樣的裝束的人走來應門。危勒斯基走進去會了他，用法國語低聲地向他說了些甚麼，走上一個小小的櫃檯去，在那

兒弼魯看見了一些得未曾見的衣裳。

危勒斯基從那櫥子中取了一張手巾出來蒙在弼魯底眼上，在後邊打上了一個紇絡，把他的頭髮都打進紇絡裏有點疼痛。於是他把他拉近自己的身邊，親吻了他，牽着他的手把他牽到甚麼地方去了。頭髮被結着了，弼魯感覺着疼痛：他痛得把面孔蹙起來，微笑着彷彿有點害羞的光景。他那魁梧的身子有手腳在兩邊，他的面孔蹙着而又含着微笑，用遲頓的不断的脚步跟在危勒斯基後面。

把他引了十步路的光景，危勒斯基把腳停着了。

“你無論遇着什麼”，他說，“假如你是決心要入我們的宗會，你總得提起精神來忍耐。”（弼魯把頭點了一下表示承認）“你聽見門上有扣門聲時，你可以把眼睛解開”，危勒斯基又說；“我希望你提起勇氣來收到成功”，他握了弼魯底手各自走了。

弼魯一個人留着的時候，他仍然以同樣的方式在微笑着。他把肩頭聳了兩次，把手舉到手巾處，像要解那手巾的光景，但又垂下去了。蒙着了眼睛的這五分鐘他覺得就像有一點鐘的光景。他的兩手覺得有點麻木，腳有點濕動，自己覺得是疲倦了的一樣。他經驗了一

些很複雜很混亂的感覺。他恐怕自己要遇着什麼事情，又恐怕表示了自己的恐懼。他覺得有點好奇地要看究竟有甚麼事體會來，有什麼事體要向他啓示；但是在百般之上，他感覺着快樂，覺得自從和奧西普·亞歷克舍維奇相遇以來，所期待着的那更生之路，那實踐的道德生活之路，走上那道路的時間現在終竟是到來了。

門上有大聲的扣門聲。弼魯把眼纏解開，向自己的周圍四顧。室中是漆黑的；只有在一個地方在某種白色的物什前面，點着一盞小小的燈。弼魯愈見走近去，看見那盞小燈是點在一張黑色的臺面上的，在上面放着一卷開着的書。書是福音書：燈光在裏面燃着的那白色的東西是一個人的頭蓋骨，有眼框和牙齒。讀了那福音書底前幾句：“泰初有道，道與神俱”，弼魯繞着桌子周圍，看見了一個大的開着的箱子裝滿着一些東西。那是一個充滿着骸骨的棺材。弼魯由他所看見的東西絲毫也沒有感受驚異。打算要走進和他舊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新的生活裏去，他是早就期待着有甚麼異常的事物，比他所看見的更要異常的事物。頭蓋骨，棺材，福音書——那在他看來一切都是意料中的東西；他還有更多的期許。他打算在自己心中喚起一種讚仰的念頭；他

向他的周圍四顧。“神，死，愛，人類同胞”，他反復地自語着，用那些話言來綜結一些朦朧的而喜悅的概念。

門打開了。在微弱的光中，在這時候弼魯却也能看出一些東西了，看見了一位矮小的人走攏來。顯然是因為由明處突然走進暗處來的原故，那人駐了一下，又用鄭重的步武向桌面移動來，把他帶着手套的兩手放在桌上。

這位矮小的人圍着一張白色的皮革的圍腰，罩覆着他的腦部和兩腳；在他的頸子上可以看見有一種像頸飾的東西，有一條白色的領子從頸飾下聳起來，繞着他那燈光由下面照映着的長形的面孔。

“你是爲什麼到這兒來的？”因為弼魯稍稍弄出了一些響動，那新來的掉過來問他。“你一位不信仰光之真理的人，你不曾看見過光的人，你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到這兒來？你想在我們這兒找什麼？智慧，道德，啓示？”

在房門打開，這位未知的人走進來的時候，弼魯生出了一種畏敬底感覺，就像在童年時分在教會底懺悔式上所經驗過的那樣；他感覺着他自己一個人和着一位在生活條件上完全是不相同的一位人，可那人由於

人類同胞的信念又是十分接近的。他的心臟戰顫着，那使他快要窒息，弼魯轉向那理導(Rhetor)，在同濟宗底用語中凡是來接受求道者入會的人是作如此稱呼的。更走攏些，弼魯認出了那位理導是他所知道的人，斯摩良尼諾夫，但是要把這位新來者認爲舊知，他覺得是有點失禮；他在他只是一位引向道德之路的一位兄弟，一位鄉導。停了好一會弼魯說不出一句話來，以致那理導不能不把他的詰問又重說了一遍。

“是的，我……我……願意更始一新”，弼魯勉強說成了這句話。

“很好”，斯摩良尼諾夫說，立地又接着說。

“我們的神聖的宗規在幫助你達到你的目的上所用的方法你可有一些觀念嗎？……”理導平靜地迅速地說。

“我……希求……領導……援助……在我的更始一新上……”，弼魯說，聲音有點顫慄，說話有點艱難，一來是因爲受着感動，二來是不慣於用俄國語來說抽象的話題。

“你關於同濟宗有什麼觀念？”

“我揣想同濟宗是有道德的目的的人們之 Frater-

nite (結合)與一視同仁”，弼魯說，自己用的言語和這樣莊嚴的時間不相適合，覺得有點害羞。“我揣想……”

“很好”，理導催促地說，顯然是很滿足那個回答。“你曾經在宗教中求出方法來達到你的目的嗎？”

“不會；我以為宗教不真確，我沒有信從它”，弼魯說，說得很低微，使那理導沒有聽明，問他說的是什麼。“我在前是一位無神論者”，弼魯回答着。

“你求真理是為想在生活中依據它的規律；結果你是在求智慧與道德，可不是嗎？”理導停了一會說。

“是的，是的”，弼魯肯定着。

理導把喉嚨清理了一下，把帶着手套的手操在胸前，開始說。

“現在我是該得向你把我們的規律底主要目的說明的”，他說，“假使那目的和你的是相合，你可以進我們的宗會來。本宗會第一項的最大的目的以及組成的基礎，本宗會建立在那上面不許任何人間的力量來破壞它的，是保存着一種重要的神祕且遺傳給子孫……那是從最古的時代傳到我們來的，甚且是從最初的一個人——人類底運命或許都是依靠在上面的一種神祕。但是因為這種神祕是這樣一種性質的東西，一個人

假如沒有長時間的刻苦的自我淨化便不能認識他，不能由他而得到益處，所以每一個人都沒希望立地便可以獲得它的。因此我們又有第二項的目的，是要薰陶我們的宗徒，盡我們的力量匡正他們的心性，淨化且開發他們的智力，用的方法是努力着想去獲得那種神祕的先輩們所傳示給我們的，由這樣可以使我們的宗徒可以配得接受那種神祕。在淨化並改造我們的宗徒之外，第三，我們努力着要改良全人類，要在我們的宗徒中替人類社會呈出一個虔敬與道義底模範，因此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和支配着世着界上的惡戰鬥。把這些事項思索一下罷，我回頭再來看你”，他說了，走出房外去了。

“和支配着世界上的惡戰鬥……”，弼魯反復了一遍，向那種方面的他的將來的活動底一種精神上的影像現在了他的面前。他似乎看見了好些和兩禮拜前的他自己是一樣的人，他在精神上向着他們說教。他描畫了好些淫惡和不幸的人，是要他由言行來救濟的；他描畫了好些混世魔，在他們之下的犧牲他是要去解救的。理導向他舉出的三種目標中，最後的一種——人類之改造——特別地投合了弼魯底興趣。理導所說的那

種偉大的神祕，雖然戟刺了他的好奇心，他覺得是有些不着邊際；至於那第二目標，自我底淨化與更生，在他沒有甚麼趣味，因為他在那時候是充滿着那種聖悅的，覺得自己是洗清了一切的舊惡，除準備着行善而外沒有什麼別的。

半點鐘過後理導又轉來向求道者舉出七德，相當於所羅門神殿底七級階梯，每個同濟宗徒都是要在其中煅煉自己的。那七德是：(1)謙讓，遵守宗會之祕密；(2)服從宗會之長上；(3)敦厚；(4)愛人類；(5)勇毅；(6)寬大；(7)愛死。

“關於第七項，請努力一下”，理導說，“要常常冥想到死，使你自己覺得死不是一個可憎恨的仇敵，而是一位友人……死把勞於德業修行的魂靈從這煩惱的人生解放出來，領他到報償與慰安底地方。”

“是的，那當得是那樣的”，弼魯在理導說了那些話又讓他一個人去反省的時候，他思索着；“那是應當那樣的，但是我依然這樣的弱，貪愛這條生命，生命底意義到現在才漸漸地向我開示出來了。”

但是那別的五德，弼魯屈指計數着，他覺得是已經在他的心靈裏的：勇敢與寬大，敦厚與愛人類，特別是

服從，那在他看來不像是德，却是一種幸福。（他現在離開了自己底我執，把自己的意志委任於那些已經知道了絕對的真理的人，在他是很喜悅的。）第七德弼魯已經忘記了，他不能夠追想起來。

不一會理導又在第三次上轉來了，問弼魯是否決定了志趣，是否有心來皈依向他所要求的一切事情。

“我是諸事定奪了的”，弼魯說。

“我還要告訴你一層”，理導說，“我們的宗會不僅是專用言語來傳授他的教條，並且還用某種的方便，那在忠實的求道者，在追求智慧和道義上，比單用言語的說明或許會有更有力的一種效果。這座殿堂，凡爲你在這兒所看見的，在你的心上，會比任何言語要投洒出更多的光明，只要你的心是誠實。在你的入會式更往前進行的途中，你會看見還有同樣的這種啓示方法的。我們的宗會依照着古代社會底方法，把教條啓示在象形文字裏。這個象形文字”，理導說，“是對於某種超絕感官的實物之象徵所給予的名號，所有的性質和象徵相同。”

弼魯是很懂得一種象形文字底意義的，但他不敢那樣說出來。他沉默着聽理導說，從他所說的一切話語

中感覺着他的訓練立地便要開始的樣子。

“假如你是決了心，我就要開始訓練你了”，理導說，一面向弼魯走攏來。“作為寬大底證據我求你把你所有的一切貴重的東西都給我。”

“但我隨身沒有帶着什麼”，弼魯說，揣想着他是要他所有的全部的物品。

“凡是你所有的東西：錶，金錢，戒指……”

弼魯連忙把他的錢包和錶拿了出來，從那肥大的指頭上把那定婚的戒指取了下來費了很長的時間。待這事情做了之後，同濟宗徒說：

“作為服從底證據我求你脫衣。”

弼魯照着理導底指示把外衣和坎肩脫了，把左腳的靴子也脫了。理導把他的襯衫解開，把他的胸部底左側袒示了出來，又把他左邊的褲腳拉上了膝頭。弼魯想趕快把右邊的靴子脫掉，免得這位不熟的人費事，但是理導告訴他那是不必的，給了他一隻拖鞋蹣在右腳上。弼魯不由自主地在面孔上表示出了一種孩子般的微笑，含着些惶惑自嘲的意義，他敞開兩腳立着，兩手垂在兩邊，面對着理導，在等待他的其次的命令。

“最後是作為誠實底證據上，我求你表白出你的重

要的慾誘”，他說。

“我的慾誘！我是有很多的”，弼魯說。

“比其餘的一切更要使你在道德底路上顛躓的慾誘，”同濟宗徒說。

弼魯遲頓着，想尋出一個回答。

“酒？貪食？輕薄？懶惰？暴躁？怒氣？女色？”，他在他的諸種惡德中，在精神上權衡着它們，不知道好把那一種來做壓卷。

“女色”，弼魯以低聲的幾乎不能聽出的聲音說。同濟宗徒聽了這個回答之後停了好一會，沒有說話，也沒有舉動。最後他向弼魯走去，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手巾，又把來纏在他的眼上。

“我向你說最後的一遍：把你一切的注意轉向你自己，在你的感情上加着鎖，不是在你的慾中，而是在你的心中尋求幸福。幸福之源泉不是在外而是在內……”

弼魯好久便感覺着了這種內在的爽人心神的幸福底泉水，現在在他的心中以喜悅和感激衝蕩着。

不一會，走進這黑暗的殿堂來接受弼魯的不是理導，而是他的見證人危勒斯基，他是從他的聲音把他辨別出來的。來人從新問到他的志向底堅固如何時，弼魯回答着：

“是的，是的，我很贊成”，帶着發皇的小孩子般的微笑他向前走着，一隻腳蹣着拖鞋遲頓地高低不平地走着，危勒斯基控着一把劍，把尖頭正對着他的肥胖的袒露着的胸部。他被人引出房間，沿着廊道前顛後簸地一直被引到會堂底門次。危勒斯基喀了一下；應着聲便有同濟宗所特有的槌音；門在他們的前面打開了。一種沉宏的聲音（弼魯底眼睛是還綁着的）向他問了一些話，問他是誰，是生於何時何地，等等。接着他的眼睛仍被綁着，又被引到了什麼地方去，在他走着的時候，他們向他談說了種種的譬喻，說到了他的旅途底艱難，說到了聖愛，說到了世界之永恆的創造者，說到了他要用來忍受那些艱難危害的勇氣。在這時期中弼魯注意到他有時是被呼爲求道者，有時是受苦者，有時是皈依者，又注意到他們用槌和劍打擊出種種的響聲。待他被引到了某種物件來的時候，他覺察到在他的引領者們中生出了躊躇和動搖。他聽見在他的周圍的人們中在

交換着耳語，其中有一個人說非牽過那張毛毯去不可。嗣後他們牽着了他的右手，把來放在了什麼東西上面，他們又告訴他以左手拿着一個兩脚規在他的左胸上，他們又告訴他跟着一個人所高聲說出的話語，是遵守宗會清規的發誓。接着蠟燭被吹熄了，酒精點燃了，弼魯是由酒精底臭味知道了的，他被人告訴說他會看見更小的光。眼上的纏縛解開了，在那燃着的酒精底微光中，弼魯就好像在做夢的一樣，看見了好幾個人立着面對着他，纏着與理導同樣的圍腰，控着劍，把尖端對着他的胸口。在他們之中立着一個人穿着白色的襯衫，是有血跡的。看見了這個，弼魯便把胸口挺着向劍尖走去，意思是讓劍尖穿破自己的心胸。但是劍都抽轉去了，手巾又在眼上纏縛上了。

“現在你已經看見了更小的光”，一種聲音說。接着他們又把蠟燭點燃，告訴他現在有看全光的必要，又把他眼睛解開了，有十種以上的聲音同時說：“*Sic transit gloria mundi*”。（“地上的光榮如是推移。”——但丁語。）

弼魯漸漸地恢復了自己的原神，開始迴顧四壁和室中的人們。圍着一條覆着黑面的長桌上坐着有幾十個人，都是穿着奇異的衣裳，爲他從前所不曾看見過

的。其中有幾個是弼魯在比得堡社交場中認識的人。在首席上坐着一位年青的人，在頸上帶着一個特殊的十字架，那個人是他所不認識的。在他的右手邊上坐着意大利的僧正，弼魯兩年前在安那·瓢樂娛娜家裏看見過他。在那些人裏面有一位位置很高的政治家，和以前曾在辜拉庚家裏住過的一位瑞士人的家庭教師。大家都保持着的一種嚴肅的沉默，傾聽着那位拿着槌子在手裏的首席。壁上嵌着一顆燃着的星形；在桌子底一邊有一張小小的毛氈織就着種種的形像；在另一邊有一個祭壇樣的物什陳着福音書和一個人頭骨。圍着桌面立着七枝巨大的教堂風的燭台。有兩位宗徒把弼魯引到祭壇，把他的腳開成直角，叫他睡下去，說他是在神殿門前倒了。

“在先還得把鋤頭給他的啦”，兄弟中之一人低語着。

“哦！靜着，沒說話”，另一個人說。

弼魯沒有服從，但只是以不安的近視的眼光向周圍看，突然之間懷疑了起來。“我是在什麼地方？我是在幹什麼？他們不是在笑我嗎？我記起這件事情來不會害羞嗎？”但這懷疑只經了一分鐘。弼魯迴顧周圍的人們

底嚴肅的面孔，想到了他剛才所經過了的一切，覺得不好中途停止。他在自己的躊躇上吃了一驚，努力在自己心中把剛才的熱誠的情趣喚醒起來，他投身在神殿底門下。熱誠的情趣果然來得比前此更強烈。他在那兒睡了一些時，他被人告說站起身來，一條白色的皮圍腰和別的人們一樣的，圍在了他的身上，一把鋤頭三隻手套交給他；接着那大主師便招呼他。他告訴他要留心絕沒把那圍腰底白色污穢了，那是象徵着毅力和清淨的。其次是說到那不可解的鋤頭，他告訴他要用來剷除心中的惡草，要以持久的堅忍平夷他隣人心中的路。其次是說到那第一隻手套，他說他還不能夠了解它們的意義，但當得寶重它們；說到第二隻他叫他在集會上定要帶上；最後是說到第三隻——它們是婦人底手套——他說。

“親愛的兄弟，這雙婦人底手套也是註定了歸你的。你要把它們拿給一位你將來所最尊敬的一位婦人。那個禮物是你自己的內心清淨底表徵，對於你所選來配做一位同濟宗底伴侶的婦人。”略略停了一下，他又說：“但是，要當心，親愛的兄弟，這隻手套是絕不可套上不潔的手的。”

在大主師說出了這最後的幾句話，在弼魯看來，覺得大主師是有點爲難。弼魯是更加爲難的；他就像小孩子一樣紅了臉，紅到快要流出眼淚來的光景，他不安地向周圍迴顧，有一種突兀的沉默繼續着。

這沉默由宗徒之一人打破了，他把弼魯引到毛毯那邊去，從一冊鈔本中開始向他把那上面所繪的一切的圖像加以說明：是太陽，月亮，槌，天秤，鋤頭，粗石，石器，柱，三堵窗戶等等。其次弼魯被人指出了自己的席次，被人展示了宗會底徽章，告訴了隱語，最後才被允許了就座。首席開始朗讀宗規。那宗規很長，弼魯因爲又喜悅，又興奮，又惶惑，要懂得那所讀的是什麼，情形是很困難的。他只是聽懂了那宗規底末尾上的一些話，那算還留在了他的記憶裏。

“在我們的殿堂裏，”大主師讀着，“除掉善與惡之間有高下之別而外，我們是不知有階級的。須提心着，勿造出任何差異可以破壞平等的。同胞有難，不論他是誰，當速去援救，迷惘者當解勸，傾跌者當扶持，對於同胞勿懷惡意，勿懷憎恨。汝當友愛而慇懃。當在萬人心中心點起道義之火。汝之幸福分與隣人，勿起嫉妬之念以擾亂清福。容恕你的仇敵，勿報以怨而報以德。遵從最

高的清規信能如是不渝，汝將恢復汝早已喪失了的古代莊嚴之跡，”他朗讀畢了，立起身來擁抱弼魯，和他親吻。

弼魯含着喜悅底眼淚四顧，在他周圍的友人們向他呈出賀辭和敬禮，他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認不出誰是舊知；在這一切的人們中他只看成是宗兄宗弟，他是焦渴着願和他們一道工作的。主師用小槌敲擊着，大家復歸原位，有一位開始讀了一番訓誡，論及恭讓之必要。

主師提出了當盡的最後的義務，担任着收集捐金的那位大政治家開始向宗徒間募化起來。弼魯很想把自己所有的金錢都捐寫在功果簿上去，但他怕那樣時是犯了驕傲之罪，他只是寫下和別人同樣的金額。

集會散了，弼魯回家後覺得自己好像是出門去旅行了幾十年才回來的一樣，完全另外變成了一個人，把他以前的習慣和生活狀態都拋棄了。

5.

在入宗會後的第二天，弼魯坐在家裏讀一部書，想

要參透那四方形底意義，那其中的四邊之一是象徵神，二是精神，三是肉體，四是身心兩儀之混合。時而他又從那書籍和四方形上把眼睛撇開，在他的想像中構想着他的生活之新案。前一天他在宗會堂聽說那決鬥底消息是已經傳到了皇帝底耳裏，又聽說他是以暫時離開比得堡爲得策。弼魯打算到他南方的領地去旅行，在那兒去關照一下他的農民。他正在快活地夢想着這項新的生活，瓦西黎公爵突然走進了他的房裏來了。

“親愛的夥計，你在莫斯科是怎麼的？你怎的和鶴蓮口角了，親愛的小朋友？你是弄錯了的，”瓦西黎公爵走進他房裏來的時候，這樣說。“諸事我都知道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真事，便是鶴蓮在對你的舉動中沒有罪過就和基督對於猶太人一樣。”

弼魯打算要回答，但他擋着了。

“還有是你爲甚麼不坦白地像對於一位朋友一樣來對我說呢？事情我都明白；我都懂，”他說。“你是正堂堂地表示了你的男子底意氣，不過太魯促了一點，我們是可以不必做到那樣的。有一件事情你須得想念一下，你把她和我是放在了一個怎樣的地位，在社會底眼目裏，甚至在朝廷底眼目裏，”他加上一句，把聲音低抑

着。“你在這兒，而她却是在莫斯科。你想一想罷，親愛的小朋友。”他把他的手捉着朝下啦。“那只是出於誤解；我希望你自己也要明白。你現在立刻和我一道寫一封信罷，她會到這兒來，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說明，要不然，我明白地告訴你，親愛的小朋友，你是很有難過的日子要受的。”

瓦西黎公爵有含蓄地望着弼魯。

“我得到確實的消息，聽說皇太后陛下很在爲這件事情關心。你曉得她是很寵愛鶴蓮的。”

弼魯有好幾次打算說話，但在一邊瓦西黎公爵總不讓他說，而在另一邊弼魯自己對於自己的岳丈是要堅決地表示反對的，那樣說出也有點難乎爲情。再則同濟宗的信條是：“汝須友愛而慇懃，”這句話又浮上了他的心來。他蹙着額，紅着臉，立起身來又沉坐下去，努力着要鞭撻自己去做人生中最難的事情——要在一個人底面前說出不愉快的話，說出爲那個人，不論他是誰，所不會期望的話。瓦西黎公爵底那種不在意而又有威嚴的語調，他是服從慣了的人，就到現在都覺得是不能抵抗的一樣。但他也感覺着，他自己的將來的運命是全靠在目前他所說的話上的；他是依舊沿着他過往的

生活底老路，還是沿着那條新路前進，那由宗會那樣動人地向他指示出的，而他自己也堅決地相信着要領導他向新的生活中再生的那條新路。

“來罷，親愛的小兄弟，”瓦西黎公爵諧謔地說，“只簡單地說個‘是，’我便寫信給她，我們便把那條肥了的小牛(嫉妬)屠了。”

但是在瓦西黎公爵底談諧還未說完之前，弼魯沒有看着他，但在面孔上帶着一種狂態，很和他的亡父相像，他低聲地說。

“公爵，我不會招待你來：我請你走開，走開！”他跳起來了，把門替他打開來。“走開！”他又重說一遍，這樣的堅決連自己都受着驚異，而同時看見瓦西黎面孔上的混亂和恐怖底表情又在內心稱快。

“你是怎麼的？你病了嗎？”

“走開！”戰顫着的聲音又重說了一遍。瓦西黎公爵一句釋明底話都沒有得到，便不能不走開了。

一個禮拜之後弼魯和他的新朋友們，同濟宗徒輩，告了別，捐了一筆很大的功果之後，向他的領地出發去了。他的新的弟兄們替他寫信介紹給住在那兒的宗徒契夫和沃德沙，約定了要和他通信，在他的新的事業中

加以指導。

6.

弼魯和多羅柯夫底決鬥事件已經平息了下去，儘管沙皇在當時對於決鬥是很嚴厲，雙方的當事者和中介人都沒有受什麼處分。但是由弼魯與其夫人離居所證明了的決鬥之糾葛，却在交際場中鬧得物情騷然。弼魯還是一位私生子的時候，大家都很寬大地庇護着他；他還是俄羅斯帝國中最有錢的鰥夫子的時候，大家都很替他捧場；但他一結了婚，世間上的年青姑娘和她們的母親們對於他已經沒有絲毫的想頭，他在社交界上的聲譽便一落千丈，特別是他也沒有那樣的聰明，那樣的希望，去博得公衆底讚獎。

於是全事件底非難便都歸罪在他身上來了；說是他嫉妬得很厲害，他和他的父親一樣有點殘忍的狂暴。在弼魯離開之後，鶴蓮回到了比得堡來，她受着衆人底歡迎，不僅是出於好意，而且對於她所受的災難表示着一種欽佩底氣味。只要會話一談到了她的丈夫上來，鶴蓮總要取着一種超邁底表情，那是她在社交上的特殊

的技倆，她自己是沒有明確地意識到的。那種表情是說她已經決了心要忍受着自己的苦難不發什麼牢騷，她的丈夫是上帝給與她的一個十字架。

瓦西黎公爵把自己的意見表示得更彰明。只要會話一談到弼魯，他總要把肩頭聳一下，指着自己的額頭，說：

“Un coryeau fele(一位半狂徒)，我始終是那樣說的。”

“我是在前就愛那樣說的了，”安那·匏樂娛娜說到弼魯時總是這樣，“在那時我立地就說過，我是比任何人還早，”(她主張着自己的優先權)，“說他是一位不健全的青年，他是受了時代底過激思想底毒。大家都還在心醉着他的時候，我已經就那樣說過；在他才從外國回來的時候，你們記得麼，有一次在我的晚集上他不是在演着馬拉(註)一樣的脚色嗎？你看結果是怎樣？就在那時候，我已經是反對過這場結婚的，豫言結果是事事都中了。”

安那·匏樂娛娜照常是愛在她的空閑時候招聚晚集的，那一種晚集是只有她才能招集，在那一種晚集上

(註) Marat (1744—1893)，法蘭西大革命之主要人物。

所聚集着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真正的上流社會之乳油糖心，比得堡社交界底智識神髓之菁華。”再者像安那·匏樂娛娜底晚集這種精巧的社交底集合上，更有特徵地是有一些有趣的新人物出場，女主人每逢有什麼機會總是要找這樣的人來以增高席上的興趣。而且在政治的寒暄計上，比得堡中王朝社交底溫度底度數，目前在這些晚集上是很鮮明地無誤地標示着的。

到了 1806 年底年末，拿破崙在弈那和歐弈斯它達把普魯士軍粉碎了，普國底多數要塞樹了降旗的悲觀的詳細消息已經傳來了，俄軍已經入了普魯士國境，第二次對拿破崙的戰爭又在開始的時候，安那·匏樂娛娜又開了一次晚集。“真正的上流社會之乳油糖心”中包含着那動人的，不幸的，為她的丈夫所棄了的鶴蓮，包含着摩特瑪子爵，包含着那才由維也納回來的有精彩的喜坡里特公爵，和兩位外交家，一位老伯母；一位年青的人，在社交界中是時常被人謳歌為“一位才氣煥發的人物”的；一位新任命的女官和她的母親，幾位另外不十分重要的人。

當晚，安那·匏樂娛娜所準備着來款待客人們的上菜，是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他是由普軍中特派回

來的差使，是在做着一位很高級的人物底副官。

政治的寒暄計在那個晚集上所標示的是如下的情形：一切歐羅巴的帝王和將軍們在盡量地放縱着波拿伯，想使我和我們一般地受着困難和災害，但我們對於波拿伯的意見是不能改變的。我們始終可以毫無忌憚地發表我們的意見，我們只消對普魯士王和別的人們說：“那樣是害着你們自己。”“Tu l'as voulu, George Dandin”（你自求上當，佐治·丹湯）（註），我們就只消這樣說的。這是在安那·匏樂娛娜底晚集上那政治的寒暄計所標示的東西。當到呈獻給衆客的波里士走進客廳來的時候，來賓差不多都到齊了，由安那·匏樂娛娜所領引的話頭，是俄國和奧大利的外交關係，和同奧國聯盟的希望。

波士里，新鮮而帶着玫瑰色，頗有男性的風彩，不拘束地進了客廳，穿着別緻的副官底制服。他照着規矩先被引到老伯母面前表示了敬意之後，又才和一般的來客交接起來。

安那·匏樂娛娜把自己的枯稿的手給他接吻，介紹他給幾位他所不認識的來賓，低聲地給予他以每一

（註）法國戲曲家莫里哀之戲曲。

個人底概念。

“公爵喜坡里特，可愛的青年。克魯格先生，柯本哈
庚派來的代理公使，很聰明而直率。西妥夫先生，一位
才氣煥發的人物，”這就是很受人稱讚的那位青年。

靠着母親米海樂娛娜底努力，靠着自己的興趣和
保守的性格之種種特徵，波里士在那時候在服務上得
到了一個很有利的地位。他是扈從着一位階級很高
的人物的副官，他在普魯士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差事，作
爲一位專差剛好才從那兒回來的。他是完全通曉了那
種的不成文的規律，在沃爾彌慈時借它的力量使一位
准尉竟遠遠地高過了一位將軍，使他是異常欣慕的那
種不成文律，而且懂得了在職務上要想成功，那是用不
住努力，刻苦，勇敢，堅忍，只消去博取有提拔你的權柄
的人底歡心，他每每在驚異着自己的昇進之迅速，也在
驚異着別的人爲什麼不懂得這個祕密。

因爲有這個發現底結果，他的整個的生活態度，他
對於舊友的一切的關係，他將來的一切的計畫都完全
改變了。他並沒有多的錢，但他穿得總要比別人漂亮，
就費掉最後的一文錢都是不惜的。與其坐起下乘的馬
車顛簸，穿着舊的軍服在比得堡底市街中露面，他寧肯

犧牲掉別種的快樂。他所接交，他所求教的總是比自己位置高的人，因而對於自己是有用處的人。他喜歡比得堡而藐視莫斯科。他的關於樂士妥家和他對於特霞的童時的情熱底那些記憶在他是很不愉快的，他自從進了軍隊以後，不曾到過樂士妥家裏。他一進了安那·匏樂娛娜底客廳，他進這兒來自己是看成為一種向職務上的重要的一步昇進，他立地便明白了他所當演的節目。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讓安那·匏樂娛娜充分地利用，而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在留心着觀察每一個人底面孔，在權量着和在座的每一個人之接近底利益和可能。他的座席被指定在美貌的鶴蓮旁邊，他坐在那兒傾聽着一般的會話。

“維也納以為所提出的條約之根據是完全不可能的，就使在戰爭上收到了極大的勝利，那些根據都是在可能達到的範圍以外，在懷疑着是否有可以得到的任何方法。這些是維也納政府底如實的言論，”丹麥的代理公使說。

“那懷疑得很是客氣啦，”滿聰明的那位人帶着一種諛皮的微笑說。

“維也納政府和奧大利皇帝，我們是須得分別的，”

摩特瑪說。“奧國皇帝是絕不會想念到這樣的事情；那樣說的只是政府。

“呵，親愛的子爵，”安那·匏樂娛娜插進話頭來；歐羅巴決不會是我們的真實的同盟。”

接着安那·匏樂娛娜便把話頭轉到普魯士王底勇敢和剛毅，目的是要把波里士動員起來。

波里士用心地傾聽着說着話的人，在等待自己的輪子，但是在那時候他却有餘裕迴過頭去把那美貌的鶴蓮看了幾次，鶴蓮也幾次都含着微笑來迎接着這美好的年青的副官底眼睛。

談到普魯士底情形上來，安那·匏樂娛娜很自然地請波里士談說他的向格羅高的旅行，和他所見到的普魯士軍底情況。波里士用着純粹的正規的法語很不矜持地把很有趣味的一些關於軍事上的以及政治上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了他們，他是盡力地照着實事敘述，沒參加絲毫的自己的意見。有好一刻的功夫，波里士算把衆人底注意都集中了起來，安那·匏樂娛娜覺得她爲她的來賓們所準備下的珍珠，算人人都喜悅地領略了。在全座的人中，對於波里士底敘述最表示了關心的人是鶴蓮。關於他的旅行，她問了他好幾次，她對於普

軍底情況好像是特別關心的一樣。待他剛好把話說完的時候，她以她慣用的微笑來迴向着他。

“你定要到我那兒來看我，”她說着，那聲調是暗示着有些話要說，是他所不知道的，但却是絕對地緊要。“在禮拜二，八點至九點之間。他能來我是很高興的。”

波里士允許了她，正打算要和她拍談的時候，安那·匏樂娛娜把他拉到一邊去，藉口說老伯母願意聽他的話。

“你不用說是知道她的丈夫的啦？”安那·匏樂娛娜說，把眼皮垂下，呈着一種憂鬱的手式指示着鶴蓮。“唉，真是一位不幸的佳人！你在她的面前不要談到他罷；請你不要談到他。那會使她太難受的！”

7.

波里士與安那·匏樂娛娜又轉回到餘人來時，喜坡里特公爵在佔有着衆人底耳朵。坐在矮椅子上把身子屈向前去，他在說着：

“普魯士底國王！”他一說出時便發起笑來。每個人都掉去向着他。“普魯士底國王，”喜坡里特感嘆地說，

他又笑，又把身子在他那大的矮的安樂椅深處放嚴正起來。安那·匏樂娛娜爲他等了一下，但看喜坡里特的確是再沒有下文的，她又才開始那無天無日的波拿伯在坡斯坦怎樣把佛里德里克大王底寶劍偷去了。

“那佛里德里克大王底劍，我是……，”她開始說着，但是喜坡里特又用話頭來插斷了她。

“普魯士底國王……，”等衆人都掉過去要傾聽他的時候，他又道了歉不再說了。

安那·匏樂娛娜把額頭蹙着。喜坡里特底朋友摩特瑪鄭重地詰問着他。

“喂，你說的普魯士底國王到底是怎麼樣呢？”

喜坡里特笑着，就好像在害羞着自己的發笑一樣。

“不，並沒有甚麼。我只是說……”（他把在維也納聽得來的一個諧謔反復着，在那一晚上總想要把它說出。）“我只是說我們要替普魯士底國王打戰是錯了。”

（註）

波里士鄭重地微笑了一下，那一微笑是有兩層意

（註）“Faire buelque qhose pour le roi de Prusse”（爲普魯士國王做事），這是法國的一個熟語；意思是百無聊賴地徒費氣力。

義的，可以當成爲譏諷，也可以當成爲讚嘆，看人的解釋是怎樣。每個人都笑了。

“你的談諧太壞了，很是俏皮但不適當，”安那·鮑樂娛娜說，舉起她那纖細的有繡襪的指頭向他搖着。“我們不是在‘爲普魯士國王’而戰，我們是在爲正義而戰。唉，多麼壞呢，你這喜坡里特公子！”她說。

會話在整晚上沒有停息的時候，又正規地轉向到政治上的消息。夜景將闌時，話頭特別地起勁，在那時話頭是提說到了沙皇底賞賜品。

“唉，是去年呢，某甲得着一個嵌着御像的菸匣，”滿有才氣的那個人說。“何以某乙又不能得到同樣的獎品呢？”

“恕我不客氣，有御像的菸匣是一種賞品，但沒有論功行賞的意思，”一位外交家說。“寧可以說是一種贈品。”

“是有些先例的。譬如胥瓦村堡便是。”

“不會有那樣的事情，”另一個人反駁着。

“我們打賭罷。大綬章呢，情形又不同。”

當到每個人都要準備離散的時候，那晚上說話很少的鶴蓮，又提出一次請求向着波里士，是一種有愛撫

的祈求的命令，要他在禮拜二去拜訪她。

“那在我是很要緊的呢，”她含着微笑迴顧着安那·匏樂娛娜，安那·匏樂娛娜就以話頭說到了她的高貴的恩人皇太后底時候所發出的那種同樣的虔誠的微笑，對於鶴蓮底希望加以支持。好像是從波里士在那晚關於普軍所說的一些話中，鶴蓮突然地發現了有絕對的見他的必要。她似乎允許了他，待他在禮拜二來了時，要把那必要向他說出的光景。

在禮拜二底晚上波里士進了鶴蓮底華美的客廳，他的來訪之有絕對的必要處，沒有得到明白的說明。別的客人也在，伯爵夫人少有對他說話，只是在他離去時接吻她的手的時候，她呈出一種奇妙地不含微笑的面孔，不期然地向他低語着：

“明天你來吃飯……晚上呢……你非來不可……”

在停滯在比得堡的期中波里士始終在貝穌雪夫伯爵夫人家裏，成爲最親密的一種人。

戰爭爆發了，舞台愈見逼近了俄國底邊界。四方八面都可以聽見詛咒人類之敵的波拿伯的聲音；在地方上有國民兵和新軍召集了起來，由戰場上傳來着些極複雜的消息，照例是不確實，因而在解釋上也有五花八門。

自從 1805 年以來老公爵波爾孔斯奇，安德雷公爵，瑪麗亞小姐們底生活，已經大大的改變了。

在 1806 年，老公爵被任命為八大委員長之一，在當時是在全俄羅斯國中設置來募集民兵的。儘管他是衰老了，那衰老在他相信着自己的兒子是陣亡了的時候特別地令人着目，被皇帝親自任命的職分，老公爵覺得是不好拒絕的，而且這活動底新局面給予他以新鮮的勇氣和力量。他不斷地常在他指導之下的三省中巡迴着；他對於職務的忠實幾乎有點近於迂腐的程度，對於部下之嚴有點近於殘酷，而且極微末的事情他都要自行經手。

瑪麗亞小姐不再由她的父親授以幾何學底課程了，父親在家時，她只每天清早帶着奶母和尼可來小公爵（祖父是這樣叫他的孫兒的），進她父親房裏去。

嬰兒尼可來公爵，和他的奶母，和老婢沙維虛那，

是佔據着他母親住過的居室的，瑪麗亞小姐把她的時間大部分用在撫育她的小侄上，她盡心盡力地在代起着慈母底職分。

布亮奴姑娘也似乎很傾愛這個孩子，瑪麗亞小姐也時常割愛着，把撫弄她的小天使（她是這樣叫她的侄兒）底快樂，讓給自己的女友。

黎西果拉山莊的教堂底神壇旁邊，在少公爵夫人底墓上建立了一座小小的靈堂，在那靈堂中安放着一個由意大利運來的大理石的墓碑，表現着一位有翅子的天使，準備着要飛到天上的神氣。天使底上嘴唇翹着就像要笑的光景，有一天安德雷公爵和瑪麗亞小姐從那靈堂走出來時，說也奇怪，他們彼此都承認着那天使底面孔令人彷彿到少公爵夫人底面孔。但是還有更奇異的是，雖然安德雷公爵沒有向他妹子表明，是那彫刻家偶爾在那天使底面孔上所表現出的表情，安德雷公爵讀出了從他亡妻底面孔上曾經讀取過的同樣的責讓底話句：“呵，你們怎的對我做出了這樣？……”

在安德雷公爵回家來不久，老公爵把家屋底一部分分拆了給他，把波古查羅沃，離開黎西果拉山莊約三十英里的一片大領地，給予了他。一層是想逃避由黎西

果拉山莊所喚起的悲痛的記憶，二層是因為安德雷公爵煎熬不過他父親底怪癖，三層是感覺着有幽居底必要，安德雷公爵便利用着波古查羅沃，他自己定居在那兒，把自己的大部分的時間在那兒過送着。

在奧斯特里慈之戰以後，安德雷公爵堅決地決了心不願再服軍務了。戰爭開始了，大家都非去服務不可的時候，他在他父親底名下做着募集民軍的事情，藉以逃避着積極的活動。自從 1805 年底戰役以後，老公爵和他的兒子儼然是把職務掉換了。由活動受着刺戟的老公爵，希望從這次的戰爭中得到最良的效果。安德雷公爵却在戰爭上沒有關係，內心儘在失悔着自己的不活動，但從戰爭中只看着不好的形勢。

1807 年底二月 26 日，老公爵出門去巡視軍區去了。安德雷公爵住在黎西果拉山莊，凡是父親不在時他總是這樣。小尼可兒盧加最近的三天以來生着病。御着老公爵出去了的車夫，從鎮上替安德雷公爵帶了些信件回來。帶着信的僕人在書齋中沒有看見少公爵，走向瑪麗亞小姐那邊去，但他也沒在那兒。僕人被人告訴說公爵是往乳母室那邊去了。

“爵爺，你是方便的時候，培屈魯夏帶了信來，”一。

位替乳母做擻手的女僕，招呼着坐在那嬰兒底小椅上的安德雷公爵。他把眉頭蹙着，用着戰顫着的兩手從一個藥瓶中在把藥滴進盛着半分水的玻璃杯裏。

“什麼事？”他含怒地說，他把手顫了一下，偶爾多滴了些藥進杯子裏。他把藥傾在地板上，叫人再把些水來。女婢把水給了他。

室中有兩把安樂椅，一張孩子底寢台，一張桌面，一張小兒用的小桌，一把小椅子，安德雷公爵是坐在那小椅子上面的。窗戶是下着窗帷的，在桌上有一盞燭燃着，用一本鈔本做着燭罩，免得那光射到寢台上去。

“哥哥，”瑪麗亞小姐從她立着的寢台底一邊轉向她哥哥說，“等一下的怕好些呢……稍緩一點。”

“唉，我請你少說些廢話罷；你總是一個拖延，弄成了這個樣子了！”安德雷公爵憎恨地低語着，顯然是不高興他的妹子。

“哥哥，真的不要弄醒他的好些，他睡熟了，”小姐以哀懇着的聲音說。

安德雷公爵立起來，手中拿着杯子蹣跚腳走到寢台邊去。

“不叫醒他的好嗎？”他躊躇着說。

“隨你一意罷……我相信是不弄醒的好……但請你隨意罷，”瑪麗亞小姐顯然是害羞着自己的意見佔了勝利的一樣，怯怯地說。她把她哥哥底注意轉向那位低聲地在招呼着他的女婢。

他們沒就寢地守着那發着燒的嬰兒，現在是第二晚上了。因為不相信家用的醫生，在期待着派了人到鎮上去請的醫生底到來，他們時時在掉換藥方，時而是這種，時而又是那種。因為不眠弄得興奮而疲倦，他們在互相發氣，互相找尋短處，口角着。

“培屈魯夏帶着老爵爺底信來了，”女婢低語着。

安德雷公爵走出去了。

“毫無意思！”他聽了他父親底口頭的傳言，把信件和他父親底手札接收了之後，這樣發着牢騷，他走回到乳母室來。“怎麼樣？”他問着。

“沒有變動，你等一會兒罷，千切。卡爾·伊凡尼奇時常說睡眠比什麼還好，”瑪麗亞小姐低語着發着嘆息。

安德雷公爵走到嬰兒近旁去，捫觸了他。他是燒得滿厲害。

“你同你的卡爾·伊凡尼奇一同混到什麼地方去

罷！”他拿着滴了藥進去的玻璃杯，又向寢台走去。

“安德魯夏，你不要！”瑪麗亞小姐說着。

但他以含着怒氣的同時又是憎恨的表情向她掣蹙着，拿着藥杯向嬰兒屈下身去。

“但是我希望這樣，”他說。“那末，我請你把藥給他。……”

瑪麗亞小姐把她的兩個肩頭聳了一下，但是依從了他把杯子接過了手來，叫乳母，動手把藥給嬰兒吃。嬰兒哀叫起來，把喉嚨響着。安德雷公爵蹙着額，兩手把頭抱着，跑出房外去，在隣室裏的梭發上坐下。

信件依然在他的手裏。他機械地開了封，展讀起來。老公爵用他那粗大的蠻鈍的筆跡，處處又用些慣用的簡筆，在藍紙上寫着下面的文字：

“我這時候剛由一位專差接受了一個很愉快的消息，假如是不虛偽的時候。本尼格生在奕勞附近把波拿伯打敗了，似乎是一個大勝。比得堡中每個人都歡喜若狂，犒勞品不斷地向軍隊送去。他雖然是一位德國人——我可慶賀他。柯爾契沃村長，姓翰獨里柯夫的，我弄不清楚他在幹什麼事情；補充兵和糧秣直到現在都還沒送到。立刻跑到那兒去，告訴他如在一禮拜之內不

送到，我要斫他的腦袋子。我也接到培吞加寫來的信，敘述着普雷西邪·奕勞之戰，他是參加了的，——那是完全真確。假使無須出來擋路的人不出來擋路，就是日耳曼人也會把波拿伯打倒。他們說他是潰走得很厲害。記着立刻跑向柯爾契沃去，不准猶豫！”

安德雷公爵嘆了一口氣，又拆開第二封信。那是由畢里賓寫來的，很精細地寫滿了兩張信紙。他展開來沒有讀，又把他父親底信來讀了一遍，那收尾是：“記着立刻跑向柯爾契沃去，不准猶豫！”

“不，請恕我罷，不等到孩子好些時我現在是不去的，”他想着，走到門口去瞥見瑪麗亞小姐仍然立在床邊，安徐地搖着嬰兒。

“哦，他另外還寫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什麼呢？”安德雷公爵想到他父親底信底內容。“是的。我們的軍隊戰勝了波拿伯，恰恰在我沒在軍隊裏的時候。是的，是的，凡事都在作弄我……好的，也歡迎的……”他又開始讀起畢里賓寫的法文信來。他讀，一半都沒有看懂，讀着只是想暫時躲避一下他是太長久，太專執，太焦心地所記念着的一件事情。

9.

畢里賓現在在充任着大本營底外交官，雖然他寫的是法文，用着法國式的諧謔，法語底轉折，但他是純俄國式地在以毫無忌憚的自我批評和自我嘲笑，描寫着全面的戰局。畢里賓寫着他受着外交家的束縛是一種痛苦，他很高興有安德雷公爵這樣一位可以信賴的通信的朋友，對於他能夠把自己目擊着的軍中所有的情形在自己心所鬱積着的憤懣傾倒出來。信的日期比較舊，是在奕勞之戰以前。

“自從我們在奧斯特里慈的大勝以來，親愛的公爵，你是知道的，”畢里賓寫着，“我是不會離開大本營的。我對於戰爭是斷然感覺着趣味的人，那在我是恰到好處。在這三箇月中我所看見的事情是難於相信的。

“我要 *ab ovo*（却說）地寫起頭。你所知道的‘人類之敵’在攻擊着普魯士人。普魯士是我們忠實的同盟，他們在三年之間只欺騙過我們三次。我們爲他們起來了。但是遇着那人類之敵對於我們的優雅的提言毫

不加以注意，用他那不文明的野蠻的方法動手襲擊起普魯士，不讓他們有把他們開始了的觀兵式完畢的時候，便長驅直入地把他們打得粉碎，侵入了波斯丹牟底宮殿。

“‘我最誠懇地希望，’普魯士國王寫給波拿伯，‘陛下，在我的宮殿中可以受着適意的款待，我爲了那個萬一的目的是費了充分的準備。希望我是收着成效！’普魯士底將軍們在比賽着對於法國人的慫恿，一受招撫便立地降服。

“帶領着有十萬大兵的格羅高的衛戍司令，他問普魯士國王，假使他受了招撫時，他該怎麼辦。……這些都是實在的事情。

“一言以蔽之，我們只是希望着以我們的軍威使敵人生出恐怖，不料我們自己却認真地捲入了漩渦之中，而且更甚的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境上交戰‘爲着普魯士底國王。’凡事都是準備好了的，我們只是缺少一點小小的東西，便是總司令。一般以爲奧斯特里瑟之勝利，假如總司令不是那樣的年青，會是更顯著的，因而便在八十歲的老人們中物色，在普羅梭羅吾斯基與加門斯基二人之間選任了後者。將軍摸做着蘇華樂夫坐着一

乘單馬車到了我們這兒來，受着了熱狂的歡迎。

“在第四天上由比得堡來的第一次郵車到了。郵件都運到了元帥房裏，因為他是高興凡事都要自行經手的。我受着命令清查郵件，叫把寫給我們的留下來。在我清查着的時候，元帥在看守着，等着投寄給他的小包。我們檢查了——却沒有。元帥不耐煩起來，自己動手來清查，找到皇帝陛下寫給 T 伯爵，V 公爵，以及別人的信。於是他便冒起了火來。他對於每個人都不高興，把那些信件扭着，開了封，把皇上寫給別人的信來讀了。

“‘呵，我是受着這樣的看待！對我絲毫也沒信任！哦，命令人監視我一下，很好的；你們通通走開罷！’

“接着他便寫了那通有名的當日底指令給本尼格生將軍：

“‘我負了傷，不能騎馬，因此我不能夠指揮三軍。足下已將足下創敗之隊伍引至普爾都士基！這兒便毫無掩護，且缺乏燃料和糧秣，有設法救濟之必要，因此足下昨天親自對布克顯吾登伯爵說過，你是打算退到我國國境，今天就請執行。’

“‘臣連日騎馬馳逐，’他寫出呈給皇帝的奏札，‘膺

受鞍傷，令臣今後之長途，不能騎馬，更不能指揮三軍；因此臣已將指揮之權委任於年齡次於臣者之將軍，布克顯吾登伯爵，凡臣之職務及附屬事項悉委於渠，並已勸渠，如糧食缺乏時，宜退進普魯士之內地，因見食糧僅有一日之儲，而有若干團營更已告罄，如司令官沃斯特曼與舍德摩勒慈克所陳，而鄉間居民已食無餘糧。臣將居息於沃斯屈樂倫加病院以待痊癒。臣尤有當伏陳者，本軍如於現狀之野營中更羈延十四日，交春將無一人之健康者殘存矣。

“‘老臣今蒙簡拔，然無能以勝此重大光榮之任，深自慚媿，願乞骸骨。臣將棲息於病院，以待聖恩之許其歸隱，臣與爲無能爲之司令官，寧担任一司書生之職。臣之去職於軍中斷無絲毫之動搖——如一盲人之離軍隊而已。腐朽如臣者，在俄羅斯國中正以車載斗量也。’

“元帥發皇帝之氣，而罪及我輩一同，不合邏輯矣哉！

“那是第一幕。以後不用說是愈演愈奇的。元帥走了之後，本軍不知幾時與敵人接近了，弄到非開火不可。布克顯吾登以年齡底順序是總司令官，但是本尼格

生將軍却不贊成，他的意思是和敵人接近着的寧是他和他的隊伍，用日耳曼人底話來說，他是要‘靠着自己的手’捉着這個機會來打一戰的。他把戰火打了。那便是普爾初士克之戰，是認為了一場大勝的，但在我的意見看來却毫不足數。你知道，我們文官判別戰火底勝敗是有一種很怪的方法的。在戰後退了的一邊便算是打敗了，這是我們的說法，照着這樣那普爾初士克之戰是打敗了的。簡單的說，我們在戰後退了兵，但我們送了一個捷報到比得堡，本尼格生將軍不肯把指揮權讓給布克顯吾登，希望着比得堡有消息來實授他以總司令之職，以報酬他的勝利。

“在這樣的內訌中我們開始了一個奇拔的，有趣的，獨創的軍事行動。我們的目的照理說來應該是在迴避或攻擊敵人，但却專門地在迴避以年齡而論應該做總司令的布克顯吾登將軍。我們盡力地在迫求着這個目的，甚且當我們渡過一條不能徒步的河樑時我們把橋樑燒了以隔斷敵人，但在那時候的敵人，不是波拿伯，而是布克顯吾登。布克顯吾登將軍為演着這個救助我們的軍事行動的結果，有一次受着優勢的敵人攻擊，幾乎成了俘擄。布克顯吾登追着我們，我們逃走。他剛

好過得一條河，我們又過了第二條河了。後來我們的敵人布克顯吾登終竟追上了我們，攻擊我們。兩位將軍口角起來。甚至鬧到布克顯吾登提出決鬥，布尼格生發了癲癩。但是在危機一髮的時候，比得堡有飛報趕來，以普爾初士克之大捷授本尼格生為總司令，於是我們的第一敵人布克顯吾登算克服了，又才來想到第二的敵人波拿伯。

“然而正在那個時候又有攻擊我們的第三個敵人出現，那是‘忠實的正教徒，’猛烈地吼出要麵包，牛肉，餅乾，燕麥，還有其它的東西！店舖搬空了，道路不能通行。‘正教徒’們便開始掠奪起來，那厲害的程度我在向來的戰事中找不出適當的概念來比喻。幾團人底半數化成了土匪，四處去殺人放火。居民完全蹂躪了，病院充滿了病人，到處都是餓殍。大本營受着掠奪者底兩次的攻擊，元帥自己勉強找了一營人來把他們擊退了。在這兩次的攻擊中有一次我的空皮篋和廣袍被人劫去了。皇上對於各位師團長下了命令，叫把掠奪者就地正法，但我很怕定要用一半的軍隊去槍決另外的一半。”

安德雷公爵在初只是用眼睛在讀，但在不知不覺

之間他所讀着的（雖然他知道對於畢里賓究竟可以相信到怎樣的程度）愈見愈見使他感覺着趣味。他讀到這一節上來，把信箋揉成一團，拋掉了。使他生了氣的不是他所讀的內容；他是忿恨着那遠隔着的地方上的生活——自己是絲毫沒有干係——能使他那樣關心。他把眼睛閉着，用手搖着自己的額頭，就像要把他讀着所感覺到的興會通同搓掉的一樣，一面傾聽着乳兒室裏的動靜。他突然聽見門內有一種奇怪的響聲。一種恐怖來襲着他；他是怕的在他讀着信的時候，乳兒身上起了甚麼變故。他蹣着腳尖向乳兒室走去，把門打開了。

就在他進門的一瞬間，他看見乳母帶着一種驚愕的神氣在隱匿着什麼東西不讓他看見，瑪麗亞小姐已經沒在寢台旁邊了。

“哥哥，”他聽見瑪麗亞在他的背後低聲地叫，在他聽來是一種絕望的聲音。

因為是長久的失眠的憂慮，他是為一種無端的恐怖所搶捉着；他的腦中起了一個觀念，以為嬰兒是死了。凡他所見所聞的都在證實着他的恐懼之確實。

“萬事休矣，”他心裏想着，一種冷汗由前額迸了出

來。他失神地向寢台走去，相信看他會看見那寢台是空的，剛才那乳母匿掉的會是那乳兒底屍骸。他把帳子揭開，他那惚忙的受着驚愕的眼睛有一會子沒有把嬰兒找着。他最後看見了。那紅顏的乳兒打橫着攤睡在寢台上，頭睡得比枕頭還低；睡熟了，平穩地呼吸着，嘴唇在動着舐出一種聲音。

安德雷公爵一看見孩子便高興了起來，就好像已經失掉了又找着的一樣。他弓下去，照着他妹子底辦法，用嘴唇去省那孩子底熱度。柔軟的前頭是潤濕的，他用手去捫他的頭——連頭髮也是濕的：這孩子是這樣發着通身孩汗。他是沒有死；反是顯明地表示着危候已經過了，愈見在朝好處走。安德雷公爵很想抓着，把那可憐的孩子抱起來，壓在自己的心上，但他不敢那樣做。他立着俯瞰着他，看着他的頭和被條下伸出的四肢。他在自己的身旁聽見了窸窣的聲音，有一個影子似乎在帳帷的下手走來了。他沒有回顧，仍然在看着嬰兒底面孔，傾聽那勻整的呼息。那黑影子是瑪麗亞小姐，她輕細地走到了寢台來，把帳子揭起了，讓它落在自己的後面。安德雷公爵沒有回顧知道是她，把自己的手向她伸出。她握着了他的手。

“他是在發汗，”安德雷公爵說。

“我就是來告訴你的。”

嬰兒在熟睡中微微受了驚擾，微笑着，額頭在枕頭上擦。

安德雷公爵看着他的妹妹。就在那帳子下面的半暗的光中，瑪麗亞底澄明的眼睛含着喜幸的眼淚比平常更加光耀。她向她哥哥曲過去，接吻了他，她的頭觸着了帳頂。他們彼此把指頭搖着，仍然立在那帳下的薄光中，就好像不願意離開那個只籠他們三個人和全世界不生關係的小小的樂土一樣。安德雷公爵讓頭髮爲毛絲綾的帳子所擦亂着，首先離開了。

“是的，那是給我留下的唯一的一個東西，”他嘆息着說。

10.

在入了同濟宗之後不久，弼魯帶着關於在自己的領地上所應做的詳細的指導書，走向他的大多數的農民所集中着的契胡省。

到了契胡，弼魯把所有的管事都召集到他的總事

務所裏來，向他們開陳出自己的希圖和志望。他告訴他們，要取着極迅速的步驟把自己的農人們由奴隸狀態之下完全解放出來，在那期間中不可過於勞役，有乳兒的農婦不要再派出去做工，對於農民要加以扶助，做錯了事情嘗受責罰時不可加以體刑；在每處的領地上都要設立病院，宿所，和學堂。

有幾位管事（其中有幾個是目不識丁的舊時的家奴）聽得惴惴恐懼地，以為那年青的伯爵所說的話是不滿意他們的管理狀態，把錢進了腰包。有的在最初吃了一驚之後，對於弼魯底遲鈍的口舌和他所用的他們從未聽見過的新名詞，漸漸感覺着趣味。又有的在聽着他們的主人底聲音只是感受着滿足。但是有些人，總管事是包含在這裏面的，由這些說諭中已經在畫算着為達到私自的目的上怎樣去對待他們的主人。

總管事對於弼魯底提說表示着深切的同情；但是主張着在這些革新事業之外，目前混亂着的事務應該有澈底加以整理的必要。

儘管貝穌雪夫伯爵是有沒大的財產，弼魯自從承受了遺產以來，據別人說他是承繼了年額五十萬的收入，但他自己覺得比他父親在世時每年得着一萬盧布

的不見得更要充裕。在大體上他只模糊地知道有下列的概算。全領地底稅金每年交到地方銀行的是八萬盧布。莫斯科郊外的別邸，莫斯科本宅，以及他的表妹們底維持費是三萬。薪俸的支出是一萬五千，慈善事業的寄付費是同樣的金額。對於他的伯爵夫人的維持費是十五萬。有七萬是負債的利息。新教堂派建築費最近兩年支付了一萬。剩下的餘款——約略十萬——是消費了——他不知道是怎麼消費的——而且差不多每年都在逼着他負債。再者關於火災，或是荒扎，或是場廠之當修理，每年總管事都要向他報告。就這樣弼魯在最先所不能不碰着的責任，便是他最不當行的——事務之整理。

弼魯每天都和總管事一道辦事。但他感覺着他所幹的事情不能使事務進行得一分一寸。他感覺着他所幹的和事務全不相干，他的努力毫無補於實際，不能使事務進行。一方面總管事把情形說得很壞，向弼魯開示着有償還債務底必要，要靠他的農奴底勞力來進行新的企業，弼魯對這是不肯同意的。在另一方面，弼魯又促着他們進行解放底工作。對於這層總管事便議論着對於地方銀行須先行繳清延納着的稅金，因而解放事

業要立地着手是不可能的。

總管事也並沒說事情是完全的不可能；他提議出一些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的，是科斯屈羅馬省底森林之賣却，下部沃爾雅河畔之低地，克里米亞的領地等之賣却。但是舉凡這些計畫，據總管事說來，是要經過種種麻煩的手續，要要求解禁，要呈請某種的許可，以及其它，這把弼魯捲在五里霧中，只好是說：“好的，好的，就照着那樣辦。”

要使他能夠自己執行職務的那種實際的堅忍性，弼魯是絲毫也沒有的，他不喜歡做那樣的事情，只是在總管事面前呈出在做事務的樣子。管事在伯爵面前也呈出一種假面，是說他來參預這項事務，對於他的主人有很大的利益，而對於自己是有很大的麻煩。

在契胡他是有些熟人的：就是不熟的人也趕着要來成爲熟人，對於本省中的最大的地主，走進了他們的範圍內來了的年青的富豪表示一種熱誠的歡迎。在入宗會時弼魯自行承認了的那第一項弱點底誘惑，十分的有力，使他不能夠抵抗。他的生活之整整的幾天，幾禮拜，幾個月，又是忙亂着爲園遊會，晚餐，早餐，跳舞會等所充滿着，沒有絲毫的餘裕像在比得堡那樣來自

作深省。所過送的不是他所希求着的新的生活，而是和從前的舊生活一樣，只是周圍的人不同一點。

宗會底三大信條之中，每個宗徒要使自己的生活在精神生活底模範那一條，彌魯不能不承認他是絲毫也沒有辦到；七德之中有二德便完全沒有——便是敦厚與死之愛慕。不過他也在安慰着他自己，反省到他是實行着其它的信條——便是人類之改造；而具有着其它的德——便是隣人愛與寬大。

在 1807 年底春天，彌魯又放下決心折回比得堡。在歸途中他想去巡省一下他的領地，要親自去看看他所指令了的事情實行到了怎樣的程度，由上帝所託付給他的人民，他在努力圖謀他們的利便的，是在怎樣的境狀。

總管事始終把那年青伯爵底計畫幾乎是當成喪心病狂的——對於伯爵，對於管事自己，對於農民都一樣地有害無益——但也對他讓了一些步。他雖然始終在列示着農奴解放之不能實行，但在他一切的領地上籌畫着大規模的建築，以作學堂，病院，宿舍，準備供他主人底檢閱，命令各地對他不要作盛大的歡迎，他知道這是不合彌魯底脾胃的，但要用些宗教式的感恩的歡

迎會，例如用聖像與麵包和鹽之類，據他自己的觀察，一定可以討得伯爵底歡心，把他敷衍過去。

南方的春天，坐在維也納式的馬車中的安適而迅速的旅行，路上的幽寂，在弼魯身上有一種暢適的作用。他在前所不曾巡視過的領地，比別處的風光更要宜人；農民們四處都是熙熙攘攘的，都在感謝着施予於他們的恩惠。四處他都受着歡迎，那些歡迎雖然有點使弼魯惶惑，但在他的心底是愉悅着的。在某一處，農民們給他帶了麵包和鹽和比得與保羅底聖像來，請求他許可他們爲紀念他的護命聖徒們比得與保羅，爲表示對於施予他們的恩惠之愛慕與感謝，要用自費在教堂中建築一座新龕。在別一處，他是受着抱有嬰兒在手的婦女們底歡迎，她們來謝他把她們由勞苦的力役裏解放了。在第三處，他是被一位捧着十字架的神甫迎接着，周圍聚集着許多兒童，那些兒童靠着伯爵底恩惠，現在是由那神甫在教着讀書，寫字，信仰上帝的。在全部的領地上弼魯用自己的眼睛看着有用石塊砌成的硬式建築，都是一個模型，工事是在進行着的，學堂，病院，宿舍，不久便可以開辦。四處他都看見管事向他提出的報告，說服務比從前減少了，又聽着農民底代表們穿着青

色的上衣的，向他說出的動人的謝辭。

但是弼魯却不知道那替他帶了麵包和鹽來，要爲比得和保羅建築一座靈堂的地方是一個商業繁盛的村子，在聖保羅底祭日上是有市口的，還有那座靈堂是在好久以前爲那村上的富裕的農民們所築就的，那村中的農民之十分之九是在極可憐的狀態。他不知道由他的命令有乳兒的農婦雖沒有在她們主人底地土上工作，但在她們自己的小小的地皮上却工作得更加辛苦。他不知道那位捧着十字架來迎接他的神甫在強迫着農民拿出種種的布施，那些聚集在他周圍的徒子們，是由他們的父母流着眼淚交出去，又要用沒大的費用來贖回的。他不知道那些石造的建築都是由他的百姓所起的，在紙面上減少了的勞役在實際上是增加了。他不知道管事在會計簿上向他指示出的照着他的意旨人頭稅雖然減了三分之一，而勞役却比從前增加了一半。就這樣弼魯在他的領地內之巡行是很滿意的，和離開比得堡時同樣，完全充滿着博愛的心趣又要回到比得堡，寫了些熱誠的信給他的上人和宗兄，他是稱之爲大主師的。

“是怎樣的容易啦，要做這樣多的善事全不費力，”

弼魯想着，“我們要做起來真是用不着自己動手！”

他是滿高興於向他所表示出的感謝，而是慚愧於去接受。那感謝把他提醒着他是能夠爲那些單純的善良的人們做出更多的事情的。

總管事是一位極疲頑而狡滑的人，那聰明而稚氣的伯爵他是澈底了解了的，把他玩弄得就像一個玩具，看見由這些細心擺佈着的歡迎在弼魯身上所收到的效果，他愈見勇敢地論斷着農民解放是不可能，甚且無用，農民用不着解放完全是幸福的。

在自己的內心裏，弼魯是同意着管事底見解的，那些農民還要更加幸福是難於想像，並且解放了倒不知道他們會成爲甚麼。但是雖說遲疑，他仍然主張着他所想的是正確。管事應允了要盡力實現出伯爵底希望，他是看穿着關於森林和地皮底賣却以償還地方銀行底借款之件，究竟曾否盡了心力，伯爵決沒有方法來查攷，甚且也不願過問；建築落成後就空着，百姓們仍然做着勞役，上着稅，和在別的地主們之下的一樣，伯爵也斷斷然不會知道，總之他是把這些看透了。

11.

由南部的旅行在極幸福的心境中就着歸途的弼魯，實現了一個他好久以來所懷抱着的願望，去拜訪他兩年不見的朋友波爾孔斯奇。

波古查羅沃在鄉間的一段平坦的沒風致的地面上，有原野和樅樹與白樺樹底林子所掩覆着，有一部分是斫伐了的。地主底第宅在沿着官道兩側的一條直街底盡頭，前面有一個新掘的滿滿的池塘，池塘底周圍是一片嫩樹林，有幾株大松樹立在一些小樹子裏面，池塘底岸上是還沒有長草的。

第宅是構成于打穀場，農奴們底下宿處，馬房，浴室，別院，一座有半圓形的正面，還在建築中的，宏大的石造的房屋。房子周圍有一個才佈置出的庭園。圍牆門都堅牢而新色；有兩架水龍立在廠子下，有一個塗着綠色的水槽。路徑都直坦，橋梁都堅牢而有石造的欄杆。一切東西都表現着一種精心辟畫的風韻。在路上遇着的家奴，回答着伯爵住在何處的質問，指示着臨着池塘的一座新修的別院。安德雷公爵底老僕安東把弼魯

由馬車扶下了之後，說公爵在家，引他進了一間清潔的小巧的精舍。

弼魯回想到以前在比得堡看見他朋友時的那種豪華的周圍，爲這小巧的清潔的精舍之樸素吃了一驚。

他連忙走進那還未塗護，依然發散着松木香氣的，小小的客廳，滿想還要朝前走，但安東蹣跚着腳走到前頭去在門上扣着。

“什麼？”他聽着一種刺耳的不愉快的聲音。

“有一位客，”安東回答着。

“請他等着；”聽見有朝後退的椅子底聲音。

弼魯連忙走向門去，和安德雷公爵打了一個照面，公爵是愁蹙着的，比以前更帶老像了。弼魯擁抱他，把自己的眼鏡取了下來，接吻他，緊緊地把他看着。

“好呵，我沒想出你來；我很高興，”安德雷說。

弼魯沒有說話；他吃驚着看着他的朋友，不能夠把眼睛離開。安德雷公爵底變改是使他受着驚的。他的話是溫和，在脣上和臉上帶着微笑，但是在他的兩眼中有一種寂滅的消沉的神氣，看來儘管是在想表示出快活的意氣，但終不能向那眼睛中投以幸福的光耀。不僅是他的朋友更瘦，更蒼白，更有嚴烈的神氣，就是那眼中

的神情，他額上的紋路，表示着是長久把注意集中在某一件問題上的，使弼魯在未看慣時受着驚愕，受着反撥。

在久別後的重逢上，會話有一個長時間照例是不能局限在一個問題上的。他們問着彼此別後的事情，只簡單回答着，他們知道隨後是還要談及的。繼續會話又漸漸地緩慢起來，把剛才斷片地提及過的一些問題，他們過去的生活，他們將來的計畫，弼魯底旅行，和他所做的事體，戰爭，以及其它，又從新談起。弼魯在安德雷公爵底眼中所見到的那種專念的焦愁的神情，在他現在的微笑中，他帶着在傾聽着他，特別是他認真地恬活地向他談到自己的過去或將來的時候的，愈見地顯著。安德雷公爵好像很想對於他所告訴他的事情感着趣味，但他不能辦到的光景。弼魯開始感覺着在安德雷公爵面前要表說對於幸福和聖善之感激，理想，和希望，是不適當的。他把自己由宗會得的一切新的觀念，由此次的旅行又在自己的心中復活了加強了的，自己在吐露着，覺得有點害羞了。他控制着自己，怕的是太顯其幼稚。同時他又感覺着有一種不可遏抑的希望，想立刻向他的朋友表示出，他現在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弼魯，比

他從前在比得堡認識的更好了。

“我不能夠告訴你自從分別以後我所幹過的事情。我以前的舊我連自己都會認不得的。”

“是的，自從那些時分以來你是很很變了，”安德雷公爵說。

“好的，你是怎樣的呢？”弼魯問。“你的計畫是些什麼呢？”

“計畫？”安德雷公爵反語地重復着。“我的計畫？”他又重覆一遍，就像在驚異着這樣一個字底意義一樣。“唉，你看罷，我是在造房子，我準備明年和盤搬過來……”

弼魯沉默着凝視着安德雷公爵底面孔，那已經比從前老得很多了。

“不是，我是問的……”弼魯又開起口來，但是安德雷公爵擋着了。

“但是何必問到我呢……請你告訴我，把你的旅行，你在你的領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告訴我。”

弼魯又開始敘述他在自己的領地上所做的事情，却盡力地隱藏着在領地上辦着的各種改革中的自己的參預。在弼魯能夠說完之前，安德雷公爵有幾次插進話

頭來，就像弼魯所幹的是一件陳腐的舊聞；他聽着不僅不感趣味，甚至還有點害臊。

弼魯在他的朋友面前開始覺得有點難乎爲情而且着實地躊躇。他緘默着了。

“老朋友，我把實話告訴你，”安德雷公爵說，他對於他的客人顯然是艱澀而有點拘束的，“我只是在這兒過着露營生活的；我只是來看看情形。今天我要回到我妹子那兒去的。我要介紹你給她。但我想你是知道她的，”他加上一句，顯然在想慫勸着和他已經是找不出共通點來的他的客人。“我們吃了飯就動身。現在你可以來看看我的地方罷？”

兩人走出去了，盤桓着走到吃飯的時候，談着些政治上的新聞和共同的知友，就像不十分親密的通常人一樣。安德雷公爵現在談得稍稍有點熱心和興趣的唯一的事情，是他所經營着的新居和工事；但就在談到這個問題的當中，在工事的棧架上，對着弼魯敘述到自己的建築計畫的時候，安德雷公爵突然停止着了。“不過，這是毫沒趣味的，我們還是進去吃飯，準備着走罷。”

食時話頭落到弼魯底結婚上來。

“我起初聽見時是很吃了一驚的，”安德雷公爵說。

弼魯把臉紅了，平常只要一談到他的結婚上來總是這樣的，他急忙地說：“我有一天會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但是你曉得的，那是已經過去了，永遠過去了。”

“永遠？”安德雷公爵說；“沒有什麼是會永遠的。”

“但你知道麼，那通是了結了的？你聽說過那決鬥的一回事麼？”

“是的，你也弄到過不能不決鬥啦！”

“我要感謝上帝的唯一的事情是我不會把那人殺死，”弼魯說。

“爲什麼？”安德雷公爵說。“殺死一條惡狗的確是頂該做的事。”

“不然，殺死一個人是不好的，是錯誤……”

“怎的是錯誤？”安德雷公爵返問着；“錯與不錯的這個問題不是人所能決定的。人是錯誤了來，以後也一直要錯誤過去，而且說到錯與不錯的問題是錯誤得最厲害。”

“害了別人便是錯誤，”弼魯說，自從他到來之後安德雷公爵才第一次發揚起來，像要開始說出使他成爲了現在這個情形的那種原因，他感覺着快活。

“對於別人什麼是害，誰個告訴你的？”安德雷公爵

問着。

“什麼是害？什麼是害？”弼魯說；“什麼是害自己的東西，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

“是的，我們知道的，不過我們關於自己所知道的害，和我們加於別人的害不是一樣的，”安德雷公爵說，愈見愈見的熱心起來，顯然是很想把自己的新的人生觀向弼魯表明的一樣。他說起法國話來了。“ge ne connais dans la vie que deux maux bien réels（我只知道在人生中是只有兩種很真實的害處），便是後悔與疾病。只要沒有這兩種害處，那是再好也沒有的。就這樣希圖免掉這兩種害處爲我自己而生活：這便是我現在的人生觀之總和。”

“隣人愛和自我犧牲呢？”弼魯開始說。“不對，我不能贊成你！只要專意沒做壞事，自然便沒有後悔，那是很平常的。我以前是那樣生活的，我爲自己而生活了來，我把我自己的生活破壞了。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是，至少是想是（謙遜使弼魯修正了自己的口氣）爲他人生活了；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了人生之全面的幸福。不行，我是不能贊成你的，你所說的話怕你自己也是不相信的罷。”

安德雷公爵沒說話地望着弼魯，譏諷地微笑着。

“好的，你回頭會看見我的妹妹瑪麗的。你和她一定會說得上來，”他說。“你所說的在你自己或者是真理，”略略沉默了一下，他又加上一句，“但是各人的生活有各人的路數；你往常爲你自己生活了，你說你那樣幾乎破壞了你的生活，自從你知道爲他人生活以來，你才知道了幸福。我的經驗却是恰恰相反。我往常是爲名譽生活了來。（什麼是名譽？便是對於他人的愛，想爲他人做點什麼的希望，想得他人的稱讚的希望。）照那個方法我爲他人生活了來，不是幾乎，而是完全破壞了我自己的生活。自從我只爲我自己生活以來，我是更平穩得多了。”

“但你怎能夠專爲你自己去生活呢？”弼魯興奮起來問着。“你的兒子，你的妹子，你的父親怎麼辦呢？”

“唉，但那是完全和我自己一樣，並不是他人，”安德雷公爵說；“但是他人，就和你和瑪麗所說的，我們的‘隣人’，他們是錯誤和害事底偉大的源泉。我們的隣人，就是你要向他們做慈善事業的你那些契胡的農民啦。”

他用着嘲笑的挑戰底眼光望着弼魯。他很顯然是要挑發他的。

“你在講笑話，”弼魯說，愈見愈見地興奮起來。“在我的希望中（我實行得很少而且做得也很不得法），但我還是在希望做些善事，實際上多少是做了一些的，會有什麼錯誤和害處呢？我的農民百姓，那些不幸的人們，他們就像我們自己一樣，除掉遵守着一些無意義的祈禱和儀式之外，對於上帝和真理絲毫觀念也沒有地生長了起來又死亡了去，假使他們在關於來世，報應，陰功，安身立命等的慰人的教條中能得到一些指教，到底會有什麼害處呢？當他們可憐無靠地病着待死，而要給予以物質的幫助又是很容易的時候，我要為他們請醫生，立病院，修養老院，怎麼會是患害和錯誤呢？農民和有幼兒的農婦無晝無夜地都得不到休息，我給他們他以餘暇和休息，豈不是毫無疑義的明白的好處嗎……”弼魯說，說得有點氣湊而絆舌。“我是照着那樣辦了；很慚愧的是做得太少，但我總之多少是做了一些，你的話不僅不能夠動搖我是做了善事的我的信念，並且連我相信着你自己都是不能相信的這個念頭都不能動搖。重大的眼目的是，”弼魯接續着，“我明白這層——明白得很正確——便是行善之樂是人生中唯一的真實的幸福。”

“哦，假如你要把問題扯到那樣去呢，那是又當別論的，”安德雷公爵說。“我在造房子，在建設一個庭園，你呢是在建設病院。兩來都可以算是這時候的事體。但要說到什麼是正當，什麼是善——讓那通曉一切的人去判斷罷；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好罷，你是高興議論的時候，”他加上一句；“很好，讓我們來議論一下罷。”

兩人離開了食桌，走出去在兼代月台的階段上坐着。

“來，讓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安德雷公爵說。“你講到了學校，”他接下去，屈着一個指頭，“講到教導，等等，你是要想把他”（他指着一位脫了帽子從他們面前走過的農民）“從他的動物的狀態中引出來，給他以精神上的需要，但在我看來唯一可能的幸福是動物的幸福，你要替他剝奪掉。我是在羨慕他，你却要把他造成我，並不給他以我的家產。第二件你是說到減輕他的苦工。但照我的意見說來，肉體的勞動在他是必要的，是他的生存條件，就如像智的工作之於我和你的一樣。你是不能不想想的。我三點鐘的時候就寢，種種的想念浮到我心裏來，我不能夠睡熟；我輾轉反側，直到天明都不能睡熟，因為我是在想，我不能不想，就如像他不能

不犁田種地的一樣。假使他不，他會是進了酒店，或者生了病。就如像我不能夠支持他那駭人的筋力的勞動，我要做得一禮拜便會勞死的一樣，他是不能夠支持我的肉體的不勞動，他會要肥死。第三件——你是講到了什麼的？”

安德雷公爵屈着第三個指頭。

“哦，是的，病院，醫療。他害了病，要死，你替他放血，把他醫好。他成爲一個殘廢人，活着十年八年的做人底累贅。倒是死了，在他是更簡單，更安逸。替代他的已經生下了地，而且常常是很豐富的。假使你要顧惜着一位沒用的（在我是這樣想）百姓，那是又當別論，但你說你是爲愛而療治他的啦。但他是用不着你那樣的。並且，醫藥幾時醫好過人？殺人呢——倒是實在的！”他說，掣蹙着掉向一邊去了。

安德雷公爵對於自己的觀念，這在他顯然是不僅思索過一次的，給予了這樣明晰的表現，他談得快而熱心，凡是沉默了好久的人一談起了話來時總是這樣。他所表示的意見愈見悲觀，他的眼睛便愈見嚴厲。

“哦，這真是可怕，可怕！”弼魯說。“我不了解你抱着那樣的思想怎麼能夠過活。我也有時候那樣作想過；

那是才不久的事，是住在莫斯科，是在旅行底途上，但我在那時候消沉到簡直毫無生趣，一切的東西在我都是可恨的……連我自己便是最可恨的一個。那時候，我飲食也不吃，澡也不洗……你怎麼能夠過去呢？……”

“怎麼不洗澡，那太不乾淨啦，”安德雷公爵說；“倒是自己努力一下，盡可能地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適意一點啦。我是活着的，我現在成了這樣並不是我的罪過，我只盡力地不妨害他人，馬馬虎虎地活到死為止。”

“但是你抱着那樣的觀念你還有什麼意趣要生活呢？你會坐着不動，一個錢的事情都不做……”

“生活却不能讓你那樣的安閑。能夠不做事情我是滿高興的，但是請你朝這一方面看，地方上的貴族團體公然給予我以被選任為會長的光榮；我自自然是盡力地辭退了。據我所知道的，在做會長上所必要的那種八面美人的，好管閑事的俗氣，我是全沒有具備一點，他們是不知道的。其次是這兒的這座房子，我總得把它弄來使我自己可以安身的樣子。再其次還要募兵。”

“你為甚麼不進軍隊去服務？”

“自從奧斯特里慈以後啦！”安德雷公爵鬱抑地說。“我是敬謝不敏的；我自己賭過咒，永遠不再在俄國軍

隊中服務。縱使波拿伯鎮壓到了那兒的斯摩倫斯基，威脅着黎西果拉山莊，我也是不動的！就在那樣的時候我也決不在俄國軍隊裏服務。好，我剛才說到的是，”安德雷公爵又鎮靜起來，繼續着說。“現在有所謂募兵；我的父親是第三軍區底委員長，我在他的名下服務便是逃避軍務的唯一的手段。”

“那樣說你是在服務嗎？”

“是的。”他沉默了一下。

“那嗎你怎樣要服務呢？”

“我把理由告訴你罷。我的父親在他的時代是第一流的有名人。但他現在老了，他並不是怎麼苛刻，只是他的性格是極其精幹的。他是習慣於無限制的權力的，所以他很可怕，現在又由皇帝欽命爲募兵委員長了。在兩禮拜前，我假使是遲到得兩個鐘頭，他在幽黑諾沃一定是把一位錄事處了絞罪的，”安德雷公爵說，帶着一種微笑。“所以我在他的下面服務的，是因爲除我而外沒人能夠奈何我的父親，我有時候可以勸解他，免得做出隨後要使他犯悔的事情。”

“好了，你看啦！”

“我看，却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安德雷公爵接着

說。“我不是，我絲毫也沒有意思，可憐那位偷了一位民兵底靴子或甚麼的瘟錄事；其實我倒很高興看見他吊着頸子的，不過我是在替我父親設想，那又是爲的我自己。”

安德雷公爵愈加的熱心起來。當他向着弼魯想表示出他在自己的行動中對於隣人決沒有絲毫的好意的時候，他的一雙眼睛像有熱病的一樣光耀着。

“唉，你還要解放你的農奴，”他接着說；“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於你沒有好處——我揣想你沒有打過你的百姓，也沒有送過一個人到西比利亞去充軍——於你的百姓們也沒有好處。就使有一位百姓是挨過打，挨過皮鞭，充了軍，我敢說於他也沒有絲毫的損害的。在西比利亞他能夠過着同樣的畜生的生活；身上的傷痕已經好了，他是和從前一樣的康健的。倒是精神頹廢了的是有解放的必要，他是爲悔恨所吞沒，他要鎮壓那種悔恨，因爲對於周圍的人都要加以刑罰，便橫暴起來。或者你是不曾看見過，我是看見了一些善良的人，多年以來習於無限制的權力之傳統，與年俱進地剛愎起來，成爲殘忍而粗暴，自己雖然明白，而不能夠自制，終竟是愈老愈壞。”

安德雷公爵說得十分認真，使弼魯不能不想到那些觀念是由他的父親對他所暗示出的。他沒有回答他。

“所以我所悲憫的——是人的品格，是良心底安靜，是純潔，不是他們的背或他們的頭，他們的背，他們的頭，你就打了，捶了，依然還是背，還是頭。”

“不行，不行，一千個不行！我永遠不會贊成你，”弼魯說。

12.

晚上安德雷公爵和弼魯坐上馬車，趕向黎西果拉山莊。安德雷公爵看着弼魯，時而說些話來打破沉默，表明他是高興着的。

他指着原野，對弼魯說出在自己的土地底經營上在進行着種種的改良。

弼魯保守着一種抑鬱的沉默，只是用些簡單的話來回答着，顯然是陷在了自己的思索裏。

弼魯認明安德雷公爵是不幸福的，他是迷惘着的，他沒見到真正的光，覺得應該幫助他，啓發他，把他提起來。但他一打算要說出自己所想說的話時，他預料到

安德雷公爵要用一個字，一句話來，便會把自己的教條通通打碎；他怕說話，怕把自己所最崇拜最愛惜的東西露在了可能底嘲笑底前面。

“不行，是甚麼使你作那樣的想法的？”弼魯突然地說，把頭低着；就像要角觸的牛一樣；“甚麼使你作那樣的想法的？你不該作那樣的想法。”

“那樣的想，想甚麼？”安德雷公爵驚異地問着。

“人生觀啦。人底天職啦。那是不能那樣的。我在前是慣愛那樣作想，我現在是得到救濟，你知道我是被甚麼救濟了的？——同濟宗啦。不，你不要笑。同濟宗不是一種宗教上的宗派，也不單是儀式上的教門，如我往常所揣想的那樣；同濟宗是人類之最優秀的，最高的永遠的方面之唯一的表現。”

他開始向安德雷公爵，就他所能了解的，把同濟宗說明起來。

他說同濟宗是基督教底教義，而離開了政治的與宗教的羈絆的；是平等，胞與，博愛底教義。

“我們的宗會是具備着人生之真意義的唯一的東西；其餘的都是夢幻，”弼魯說。“好朋友，你要曉得，在這個宗會之外，一切都是充滿着虛偽和詐騙的，你說像

你一樣聰明而善良的人只有用心着不妨害別人地渡過一生，我是能夠同意的，但請你把我們的基本信條作為你自己的罷，你進我們的宗會來，把你自己委任給我們，讓我們領導你，你便會立地感覺着你自己是，就如像我感覺着的一樣，一個宏大的眼不能見的連鎖之一部分，那連鎖之起原是遠隱在天上，”弼魯說，一直看着前面。

安德雷公爵沉默着傾聽着弼魯，由於車輪底噪音有幾次沒有聽清楚，他請弼魯把聽脫了的又重說一遍。由安德雷公爵兩眼中所發着的那種特異的光輝，由他的沉默看來，弼魯知道自已的話是沒有空說，知道安德雷公爵不會插斷他的話頭，也不會笑他。

他們走到了一條河邊上來，因冰解而汎濶着，非用渡船渡過不可。他們上了渡船過渡，馬車和馬在岸上等着。安德雷公爵把手拐撐在欄杆上，沉默着看着在夕陽中掩映着的流水。

“哦，你以為是怎樣呢？”弼魯問他。“為什麼不說話？”

“我以為怎麼樣？我已經聽了你說的。那都很正確，”安德雷公爵說。“不過你說，請進我們的宗會，我們

要向你表明出人生之目的和人之本分，以及支配着宇宙的法則。但是所謂我們是誰？——人嗎？那全盤的事情你們怎的知道了？你們所看見的東西，我一個人沒有看見的，是什麼原故？你們在地上看見善與真之王國，我却沒有看見。”

弼魯插斷着他。“你相信來世嗎？”他問。

“來世？”安德雷公爵重說一遍。

但是弼魯沒有把回答底餘裕給他，把這個重說作爲了否認的回答，因爲安德雷公爵以前的無神論的態度他是知道的，所以愈見容易這樣作想。

“你說你不能在地上看見善與真底王國。我也還沒有看見，並且假如一個人把我們的生活看成爲萬事底終點，那是不能看見的。在地上，在這兒的這地上”（弼魯指示着開曠的原野）“是沒有真實存在——一切都是欺騙和惡孽。但是在這世界中，這全世界中，是有真底王國，我們現在雖是地上的兒童，但永遠地是全宇宙底兒童。在我的性靈中我沒有感覺着我是宏大的。調和的全體之一部分嗎？我沒有感覺着在那廣大的無數的森羅萬象中，上帝，或者就稱爲最高的力量也可以，是在那兒表現着的，我是構成着從下等動物至高等動物的

一粒，一個階段嗎？假使我看見，我明白地看見了那個從植物昇到人來的梯子，我怎的會想像到那梯子會同我一道斷折，而不更往前繼續呢？和宇宙中萬物都不消滅的一樣，我感覺着我也是不能消滅的，我將來永不會消滅，以前也從不曾消滅。我感覺着在我的旁邊，在我的頭上，有無數的精靈，在他們的世界中是有真實的。”

“唔，那是赫爾德(註)底理論，”安德雷公爵說。“但是呢，小朋友，那是不能夠使我相信的；使我相信的是生和死。使我相信的是看見一個人，於我是親愛的，和我有緊密的關係的，對於他我們是做錯了，希望改正過來”(安德雷公爵底聲音顫動着，他掉開了)，“而突然之間那個人才受着苦痛，撐紮，而停止了存在。……是什麼道理？說不出道理的不會有！我相信是有點道理。……那便是使我相信着，使我相信了的東西，”安德雷公爵說。

“就是那樣的，就是那樣的，”弼魯說；“這不正是我所說的話嗎？”

“不然。我只是說要使一個人相信有來世，不是靠着議論，但是一個人手挽手地挽着另一個人，突然那另

(註)Herder (1744—1803)德國有名的文學家兼哲學家。

一個人滑到一處無何有鄉去了，你是被留下來面對着那個深淵，凝視進那裏面。我是凝視着那兒的。……”

“對了，就是在這一點！你既是曉得有一處，有一個人。那一處便是來世；那一個人便是上帝。”

安德雷公爵沒有回答。馬車和馬已經老早運過了河來，又已經轡上了，太陽已半沉在地平線後，晚霧覆在渡頭的水塘上；但是弼魯和安德雷，使從僕，車夫，船家都驚愕着的，是依然立在渡船裏面，依然在談話。

“既有上帝，有來世，那嗎就有真，有善；人底最高的幸福便是在努力着去獲得他們。我們非活不可，非愛不可，非信不可，”弼魯說，“我們不是單在今天生在這一片的土塊上，我們以往和將來是悠久地生活在那兒的萬象裏”（他指着天空）。

安德雷公爵立着把手拐靠在渡船底欄杆上，在他傾聽着弼魯時，眼睛凝視着反映着紅霞的碧流。

弼魯把話頭停止着了。有完全的靜寂。渡船已經到了渡頭好久了，只有流水底退潮帶着微弱的聲息舐着船底。那丁東的水聲在安德雷公爵聽來就像在和弼魯底話相應着說：“那是真理，你信罷。”

安德雷公爵嘆了一口氣，眼中含着亮晶晶的，孩提

般的，柔和的神情瞥着弼魯底面孔——那面孔泛紅着感着勝利，不過仍然是腴怯地意識着自己的朋友底優越性的。

“是的，只要實際是那樣啦！”他說。“讓我們去罷，上車去的好，”安德雷公爵加上一句，他走出了渡船的時候，他抬頭望着弼魯指着的天空，自奧斯特里慈以來他第一次才看見那崇高的，永遠的天空，就像他睡在奧斯特里慈的戰場上所看見過的那樣，潛伏了好久的有甚麼東西，比他心裏所有的更要好的甚麼東西，突然之間在他性靈中挾着愉快的年青的感覺蘇醒了轉來。等安德雷公爵一回到日常的生活狀態時，那感情又立地消滅了，但他知道那種感情——雖然他不知道如何去發展它——仍然是在他的心裏。

弼魯底來訪對於安德雷公爵是一項劃時期的事件，自從那時以後，雖然他的外面的生活沒有變遷，在他的內部的世界是開始着一種新的生活。

13.

安德雷公爵和弼魯趕到黎西果拉莊底正門前的時

候，天已經黑了。他們趕進莊裏時，安德雷公爵帶着微笑把弼魯底注意引向在裏門旁近所起着一種動亂。一位駝背的老婦人，在背上揹着口袋，一位有長頭髮的矮人，穿着黑袍，一看見了馬車趕來，便跑回門口去。在他們的後面有兩個婦人跑出，這四個人，帶着惶恐的面容一面迴望着馬車，跑進裏門裏去了。

“那些是瑪霞底神仕者呢，”安德雷公爵說。“他們是把我們當成了我的父親。這是瑪霞不服從父親的一件事體。父親叫家裏人要把這些行者趕掉，瑪霞却歡迎他們。”

“但是神仕者是些什麼？”弼魯問。

安德雷公爵沒有答應他的餘裕。僕人們走上來迎接他們，他問老公爵是在那兒，是不立地便可望回來。老公爵是還在鎮上，每時每刻都在期待着到的。

安德雷公爵把弼魯引到了自己的一套房間裏去，那在他父親底第邸中時常是爲他收拾得很整齊的，他自己走向乳兒室去了。

“讓我們到妹妹那兒去，”他停一會轉來，向弼魯說；“我還沒看見她，她現在是藏着的，和她的神仕者同坐在一道。我們去湊她；她會害臊的，你可以看見神仕

者。C'est curieux, Ma parole (這是很有趣的，我敢說)。”

“甚麼是神仕者？”弼魯又問。

“你可以看見的。”

瑪麗亞小姐的確是亂了算，當他們進來的時候她的臉紅一塊白一塊地。在她那閑雅的居室中，有燈台點在聖像龕子前面，一位童子有長鼻子和長頭髮的，穿着僧衣，在水壺後面，傍着她坐在梭發上。在旁邊的一張矮椅中坐着一位縐紋滿面的，骨瘦如柴的老婦人，在她那幼稚般的臉上帶着柔和的表情。

“安德雷，你怎的不通知我一下？”她微微有點譴責地說，立在她的行者們面前，就像母鷄立在她的鷄雛們面前一樣。

“你來得真好，我很高興看見你，”她對弼魯說，當他接吻她的手的時候。她是在小孩子的時候認識他的，又知道他是安德雷底朋友，他的不幸的結婚，還有是他那親切的，簡純的面孔，特別地引起了她對於他的好感。她用她那美的澄明的眼睛望着他，似乎在對他說：“我很喜歡你，但請你不要笑我的朋友們。”

在最初的幾句寒暄之後，他們坐下了。

“哦，你是伊凡奴胥加，”安德雷公爵指示着那位年青的行者，含着微笑說。

“安德柳霞！”瑪麗亞哀願地叫着。

“Il faut pue vous sachiez, pue c'est une femme (你要曉得他是一位女子呢),”安德雷用法國話對弼魯說。

“Andre, au nom de Dieu!(安德雷，請你看在上帝名下),”瑪麗亞小姐又說。

照那情形看來，安德雷公爵對於行者們的嘲笑，瑪麗亞小姐底對於他們的無益的袒護，是他們長久以來成了習慣的，對於這個問題上所固定了的態度。

“Mais, ma bonne amie (但是呢，好姑娘),” 安德雷公爵說，“你倒是應該向我感謝的，因為我是在把你對於這位年青人的親密的關係向弼魯說明着的啦。”

“Vraiment?(真的?)”弼魯說，帶着好奇和認真(這層在瑪麗亞小姐是特別感謝着他的)的樣子看着伊凡奴胥加底面孔，伊凡奴胥加見到自己是成爲了衆人的話柄，用他那狡滑的眼睛向大家看了一下。

瑪麗亞小姐爲她的神仕者要感受着狼狽，是絲毫也不必的。她們是神氣泰然。那老婦人把眼睛埋着，但

只側着眼睛偷看兩位新來的人，把茶杯翻過來伏在茶槃上，把嚼殘了的糖塊放在旁邊，神彩自若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等待着送第二杯茶來。伊凡奴胥加由茶槃中喝着茶，用他那狡滑的，女性的眼睛從眉梗下面望着那兩位年青的男子。

“你也是住在那兒的，是契胡？”安德雷公爵問那老婦人。

“是的，好先生，”那老婦人回答着，表示出她是一位饒舌家；“在聖誕晚上我在聖徒處受着神聖的聖餐。這個呢，好先生，是從柯里亞金來的，那兒有很大的靈驗顯現了。”

“伊凡奴胥加是同你一道的啦？”

“我是一個人來的，施主，”伊凡奴胥加勉強地字着男性的低音說。“我是在幽火諾佛才和培拉格幽胥加一道的……”

培拉格幽胥加插斷了她的同伴；她是顯然着急着要把自己的見聞說出的。“在柯里亞金呢，好先生，有很大的靈驗顯示了。”

“什麼呢，新出世的聖骨？”安德雷公爵問着。

“好了，安德雷”，瑪麗亞小姐說。“你沒講那樣的話

了，培拉格幽胥加。”

“沒……不的，小姐，爲什麼不告訴他？我喜歡他。他是一位好紳士，上帝底選良，他是我的施主；我記得的，他給過我十盧布。當其我在契胡的時候，基柳霞，那位瘋行者，他告訴我——他真正是一位仕神的人，冬天夏天都是赤腳——爲什麼你不到你該走的地方，他說；你到柯里亞金去罷，那兒有一個驚人的聖像，聖母瑪麗顯現了呢。聽了這些話我就告別了道友走去……”

大家都緘默着，只有這位女行者以她那抑揚的聲音談說着，規整地一呼一吸。“我到了，好先生，隣里告訴我：有一個宏大的靈驗顯現了，從那聖母底兩頰滴出了聖膏……”

“哦，好了，好了；你可以隨後告訴我”，瑪麗亞小姐說，臉上泛紅着。

“讓我問她一句”，弼魯說。“你親自看見了嗎？”他問。

“我親自拜觀了的呢，好先生。臉上一面的紅光，就像天上的光一樣，從聖母底兩頰就像這樣的滴，這樣的滴……”

“唉，但那一定是玩的手法”，弼魯在注意着聽了那

老婦人之後，素樸地說。

“哦，先生，你說那兒的話！”培拉格幽胥加帶着恐怖的說，回向着瑪麗亞小姐求援。

“他們在騙人的”，弼魯又說一遍。

“呵，救世主耶穌基督！”女行者畫着十字說。“哦，你沒那樣說，先生。有一位將軍也是那樣的不相信，他說‘是和尙在騙人’，等他一說了那句話，他便成了瞎子。他做了一個夢，夢見*培淺爾斯基寺底聖母來告訴他：‘你相信我，我要把你醫好。’於是他便哀求衆人：‘把我帶到聖母那裏去，把我帶到聖母那裏去。’我所告訴你的是千真萬實的事體，是我親眼看見的。他們把他，他儘管是瞎着眼睛的，帶到聖母面前；他走上前去，跪下，說：‘聖母娘娘，我皈依你，請你醫好我’，他說‘我把莎皇所賜我的都奉獻給你。’我親眼看見——有一顆星在裏面的。好——他恢復了他的視力！那樣說是一種罪孽呢。上帝會懲罰你的”，她警告地向着弼魯說。

“什麼？星在聖像裏嗎？”弼魯問。

“他們沒有把聖母封成將軍嗎？”**安德雷公爵微

* 契胡的名寺。

** 勳章俄國語亦稱爲“星。”

笑着說。

培拉格幽胥加突然變青了，兩手拍起來。

“先生，先生，你要受天譴的，你是有兒子的人！”她叫着，突然由蒼白又轉成暗紅。“先生，你說的是啥，上帝寬宥你。”她畫着十字。“主喲，你寬宥他。姑娘，這成什麼事呢？……”她回向着瑪麗亞小姐。她站起來了，快要哭的神氣收拾着自己的法寶。在能夠說出這樣的話的一家人家受着施舍，她顯然受着驚愕，也在羞愧的樣子，又在愁着她隨後是不會得到這家人家底施舍的。

“你們這樣做爲的什麼？”瑪麗亞小姐說。“你們爲什麼到我這兒來？……”

“沒，我剛才只是在作笑談的，培拉格幽胥加”，弼魯說。“Princesse, ma parole, je n'ai pas voulu l'offenser. (小姐，我決不是有心衝犯她的)我說那話，並沒有存心。不要介意，我是在作笑談”，他說，悞怯地微笑着，想緩和一下自己的失格。“都是我的不是；但他是無心的，他是在講笑話。”

培拉格幽胥加礙難相信地停留着，但是弼魯底面容帶着很真誠的後悔，安德雷公爵很和氣地由培拉格幽胥加看到弼魯，看見她漸漸地平復了。

14.

女行者把氣平了下來，又打開了話匣子，向他談起了奄菲樂惠神甫底很長的故事，那神甫過着很神聖的一種生活，連他的兩手都放着香氣，又說到在她最近向契胡巡禮的時候，她所認識的有幾位僧侶把打開墓窟的鑰匙給了她，他帶着一些乾麵包在那墓窟中和聖徒們過了兩天兩夜。

“我在一位聖徒前祈禱了，唱了聖歌，又到別位聖徒面前去。我睡熟了，我又去接吻那聖骨；娘娘，真是安穩，真是受惠呢，簡直是不高興再回到世界上來的光景。”

弼魯留心地鄭重地傾聽了她。安德雷公爵走出室外去了。讓神仕者喝着她們的茶，瑪麗亞小姐跟着他同弼魯進客廳去。

“你很親切”，她對他說。

“呵，我實在沒有存心傷害她的感情的；那些感情我是很明白的，我也很尊重。”

瑪麗亞小姐溫和地看着他，優婉地微笑着。

“我是很早就認識你，你是曉得的，我喜歡你就給一位兄長一樣”，她說。“你覺得安德雷是怎樣？”她急忙地問，不讓他有時候來回答她有情誼的話。“他使我不放心。他的健康比在冬天的時候好些了，但在春天傷痕又翻了，醫生說他該去受適當的治療。在精神上我也在替他擔心。他沒有絲毫像我們女人一樣的性格，受着悲痛也沒有哭的時候。他自己在心裏忍着。今天他是很活潑有精神的。但那是因爲你來了的原故；他不常常是這樣的。假如你能夠勸解他到外邊去一下也好。他該得活動一下，這種靜的，沒變化的生活於他是不好的。別的人沒注意，但我是看到的。”

在九點過鐘的時候，僕人向大門衝去，聽見了老公爵底馬車回來了的声音。

安德雷公爵和弼魯也走向大門去了。

“那是誰？”老公爵一下車，看見了弼魯便問。

“呵，很快活的，和我親吻！”他聽明了年青的稀客是誰，便這樣說。

老公爵很喜興，對於弼魯很是慇懃。

在餐事之前，安德雷公爵折回到他的父親底書齋，看見老公爵在和弼魯熱辯。弼魯主張着有一個時候會

來，在那時不會再有戰爭。老公爵在取笑着他，但是是
很高興的。

“把血從人底血管中放出來，用水來把血管充滿，
那便會再沒有戰爭。老媽子底譚話啦，老媽子底譚話
啦”，他說着，但是仍然慫慫地拍着弼魯底肩頭，走向桌
旁去，安德雷公爵坐在那兒在看着老公爵由鎮上帶來的
文件，顯然沒有意思來參預他們的談話。老公爵走到
他面前，和他談起了事務上的話來。

“貴族團長樂士妥夫伯爵，他的兵額連一半也沒有
送來。到了鎮上來，想請我吃頓飯——我給了他滿好一
頓回敬！……這兒的，你看。……喏，孩子”，老公爵對他的
兒子說，拍着弼魯底肩頭，“你的朋友是一位好家伙；
我喜歡他！他把我弄熟了。別的人講道理，講得人不高
興聽，他講的沒道理，但講得我這樣的一位老人滿有
趣。好，你去罷”，他說；“我或許會來同你晚餐。我們又
可以再談的。我那位蠢女，瑪麗亞，請你和她做做朋
友啦”，他從門口向弼魯叫着。

弼魯這一次到黎西果拉莊來，才完全領略了安德
雷公爵對於他的友誼底動人處。這動人處不僅表示在
他和他的友人本身的關係裏，並也表示在和他的全家

族的關係裏。雖然他在前並不認識他們，但弼魯立地便感覺着和那乾燥的老公爵與同那親切的胆怯的瑪麗亞小姐，是多年的舊友一樣。他們都愛他。不僅瑪麗亞小姐爲他對於女行者們的親切已經是贏得了的，用最光彩的表情望着他，連那尼可來小公爵，老公爵是這樣稱呼那一歲的嬰兒的，都向弼魯微笑，讓他抱。米海爾·伊凡尼奇和布亮奴姑娘都含着微笑看着他，當他對老公爵說着話的時候。

老公爵來就晚餐；那顯然是爲弼魯而來的。他在弼魯滯留在黎西果拉莊的兩天中，和他很親熱，又請他再來，和他一道。

弼魯走後，全家的人遇着時都批評起他來，就如一位新客走後家人們愛批評的一樣，但很難得的是大家除稱讚他而外，沒人說他的壞處。

15.

這一次由休假回營，樂士妥夫才第一次感覺着，認識着，德尼索夫和他全團的人和他自己的關係是怎樣的緊切。

樂士妥夫到了團上時，他經驗着一種情趣和他在走攏莫斯科家裏時所感受過的相彷彿。他看見了他團上的第一個把軍服底釦子沒扣攏的輕騎兵的時候，他認出了紅頭髮的德門淺夫，看見了拴在樁上的棗泥馬底行列的時候，勞魯緒加快活地向着自己的主人叫着“伯爵來了！”已經睡在了床上的德尼索夫，亂髮蓬蓬地從土濠裏跑出來，擁抱着他，軍官們都聚集起來歡迎這位新來者的時候——樂士妥夫感受着和他母親擁抱他時，他的父親和姊妹們擁抱着他時的同樣的情趣，歡喜底眼淚流向喉管，使他說不出話來。團部也是一座家庭，一座和父母底家庭一樣始終是可愛而可貴的家庭。

向團長報了到之後，奉命回到自己的連上，或是當值，或是出去徵發糧秣，凡團上種種微細的事情都關心中，覺得自己是剝奪了自由，釘在了一個狹隘的，不變的框子裏，他得到了平安和放心底那種同樣的感情，得到了這兒是故鄉，這兒是適得其所的那種同樣的意識，就如他曾經在他父親底屋頂下所得着的那樣。自由的天地中，在那兒他不知道自己的適當的地位，在自由的選擇上每每弄錯的，那所有的一切混亂在這兒是絲毫也沒有。這兒沒有松尼雅，和她是該還是不該表示

情素的松尼雅。這兒沒有從一處到別處的可能。這兒沒有要用無數的方法來消費的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兒沒有那些親也不親疏也不疏的無數的人堆子。這兒沒有那些模稜的不定的和他父親的銀錢關係；沒有輸給了多羅柯夫那一筆鉅款底記憶。

在這兒團上，萬事都明白而簡單。全世界是分成兩個不相等的部分：一個，我們的鮑樂格拉德團，另一個——其餘的一切。同那大部分的其餘的一切，是沒有關係的。在團上凡事都是熟悉的：這個人是中尉，那個人是上尉；這個人是一個好家伙，那個人壞；但是最重要的，是每個都是同志。酒保不報誑賬，薪水每四個月來一回。沒有思索或選擇底必要；一個人只消不要做毀壞鮑樂格拉德團底名譽，機會到時，更做些明白的斬切的派定了的任務；那便事事如意。

又來歸屬於團部生活之一切的條件下，樂士妥夫有了一種快樂和安息底情趣，就如像一位倦了的人睡着休息時所感覺着的一樣。在這次戰役上的團部生活對於樂士妥夫的解救更大，因為在他輸給多羅柯夫以後（爲這事情家裏雖然盡力安慰他，但他自己是不能忘記的），他已經決了心不再蹈從前的覆轍，但要做些善

業，做一員徹底忠實的軍人，以補正自己的過錯，就是說要做一位好人，那在世間上是很困難的事體，但在團上是可以辦到的。

樂士妥夫決心要在五年底期間把賭債償還他的父母。以前是每年領受家款一萬盧布；現在他是決定心腸只取兩千，餘款便作為對於他父母的債務底償還。

在接連的退却，前進，在布爾初士克與卜羅奔西邪·愛勞的會戰之後，我軍集中在巴爾吞胥坦。他們在等待着沙皇底到來和新會戰底開始。

鮑樂格拉德團是在1805年底戰役上參加過的那種軍隊，留在俄國的後方作了完全的人數補充，在這次戰役底最初的活動上沒有趕到。沒有參加布爾初士克和卜羅奔西邪·愛勞之戰，在戰役底後半加上了戰線，編屬在卜拉妥夫枝隊。

卜拉妥夫枝隊和主軍是獨立行動着的。鮑樂格拉德輕騎兵有好幾次參加過和敵人底小衝突，捕獲過一些俘虜，在有一個機會上甚且把烏丁諾元帥底馬車都捕獲了。在四月間有好幾個禮拜鮑樂格拉德輕騎兵是駐劄在一座完全荒廢了，逃空了的德意志人底村落旁

近，從那兒沒有移動。

是解凍的，泥濘的，寒冷的時候，冰在河川上解開了，路徑爛到不能通行；有好幾天弄到馬無秣秣，人無糧食。看到糧秣運輸底杜絕，士兵便在四處荒廢了的村落裏去想找尋馬鈴薯，但是就是這樣的東西找着的也很少。

一切東西都吃盡了，地方上的居民都逃走了；剩下的是比乞丐還要不如的人，從他們那兒是取不出什麼來的；甚至連不大講人情的士兵們都每每要把自己最後的東西給與他們。

鮑羅格拉德團在軍事行動上只損掉了兩位負傷的人，但爲饑餓和疾病却將近損失了一半。一進病院便只有死，以致患着熱病的，由惡食而生出浮腫的士兵們與其進病院，寧肯拖着那無力的四肢在軍隊上服務。春天到了，士兵們找着了一種由地上生出的野草，就像龍鬚菜，他們不知道是因何緣故稱之爲“瑪麗甘根”，他們到四處的原野裏去找尋那瑪麗甘根（其實是很苦的）。他們用刺刀掘來吃，儘管那有毒的根是禁止着食用的。在春天有種新的疾病又在士兵中猖獗起來，兩手，兩足，和臉，都起浮腫，醫生是歸之於甘根底中毒。但是儘

管嚴禁，德尼索夫底一連人特別吃了很多的瑪麗甘根，因為他們兩禮拜以來已經把最後的硬餅乾一點一點的拿出來，每個人只給半磅，最到剩下的馬鈴薯有的是迸着芽，有的是凍了。

軍馬在最近兩個禮拜來也是在吃着人家屋頂上的茅草；都是瘦得很厲害，皮上東一團西一團地還覆蓋着瘦瘦的去冬的舊毛。

儘管是那樣的慘狀，士兵和官佐們仍然嬉嬉地和他們平常一樣。現在雖然是帶着蒼白的浮腫的面孔，穿着破襤的軍服，輕騎兵們依然和平常一樣整列着應卯，出外去收集糧秣，洗刷軍馬，打擦軍器，從屋頂上抽出稻草下來代替糧秣，圍集在軍鍋周圍吃食，肚子連沒吃飽便離開軍鍋，取笑着他們的惡食和他們的饑餓。在沒有勤務的休息時間中，士兵們依然是照常升着營火，在營火之前打着赤膊取煖，吸菸，把那發着芽的，凍了的馬鈴薯檢來燒着，聚談着坡屈牟金和蘇華樂夫底軍談，或是“騙子阿略胥加”，和“僧侶底傭工·米苛爾加”底民間傳說。

官佐們照常是三三兩兩地住在無頂的，破落的房子裏。上級的軍官們在繁忙着想把稻草和馬鈴薯弄到

手，便是在焦愁着全軍底給養，下級的軍官們却照常是打牌的打牌（錢是很多的，雖然是沒有東西吃），或者是玩些更無心的勝負，如像投環與九柱戲之類，來消遣時日。關於戰爭底全局的進行是沒人談到的，半是因為沒有真確的消息，半是因為有一種朦朧的感覺，覺得戰局是不很順利的。

樂士妥夫照常和德尼索夫同住，他們之間的交情自從告假以來是更加親密了。德尼索夫決不談到樂士妥夫家底什麼，但是他以長官對於自己的下屬是很有情誼的。樂士妥夫感覺着這位年紀較長的輕騎兵對於拿特霞的失戀是有些助長了他們的交誼。無疑地德尼索夫是在關照着樂士妥夫，總是在護惜着他免得暴露於危險，在行動後他看見了他平安地轉來了，是很顯然地感着喜悅的。在有一次到荒廢了的村落去徵求糧秣，樂士妥夫找着了一位老波蘭人和帶着乳兒的他的女兒。他們是沒有衣，沒有食的；他們已經沒有力量走路，也沒有方法離開。樂士妥夫把他們帶回營來，使他們駐在自己的住處，維持了他們幾個禮拜，等那老人恢復了起來。樂士妥夫底同僚中的一個人談到了女人來的時候，開始把這件事情來嘲笑他，說他是最狡滑的

家伙，說他應該也不要害臊，該把他打救了的美貌的波蘭女子介紹給他的同僚。樂士妥夫把這個笑談認爲了侮辱，冒起了火來，對於那位軍官說了些很不愉快的話，由德尼索夫盡力的排解才免掉了決鬥。軍官走後，關於樂士妥夫和那波蘭婦人的關係絲毫也不知道的德尼索夫，開始斥責他的浮燥，樂士妥夫對他說：“隨你高興說甚麼都好。……她就像我的一位姊妹一樣，我不能夠告訴你那是使我怎樣的難過……因爲……唉，正因爲……”

德尼索夫拍了他的肩頭一下，開始在室中急促地盤旋起來，沒看着樂士妥夫，他在興奮了時常常是這樣的。

“你們樂士妥夫一家人都是一些傻子”，他說，樂士妥夫看見有眼淚在德尼索夫底眼裏。

16.

在四月間，軍隊由沙皇到來底消息激越了起來。樂士妥夫在巴爾吞胥坦的沙皇閱兵式上沒有得到參加；鮑羅格拉德輕騎兵在擔任着前方勤務，離巴爾吞胥坦

很遠。

他們在露營。德尼索夫和樂士妥夫住在士兵們替他們掘成的土窖裏，上面覆着樹枝和野草。這土窖是照着在軍隊中才流行了起來的方案造成的。起初是掘一條濠溝，寬三尺五寸，深四尺六寸，長八尺。在濠溝的一端砌成階段，這便形成着進口。濠溝本身便是居室，走運的軍官如像連長之類，在那裏面的底端有一張木板放在木樁上——這便是桌面。在濠壁兩側去土二尺三寸，這是做爲兩尊牀和梭發。屋頂蓋上時在正中處可以直立起來，在床上只要把身子接近桌面，也可以坐。

總是愛奢華的德尼索夫，因爲他連上的士兵們喜歡他，在屋頂底部部有一枚木板釘上，在板上嵌着雖然是破了的玻璃。天氣很冷時，士兵們要從他們的營火堆中撿些紅火頭來放在一張打彎了的鐵板裏，替他運到階段近處（德尼索夫是稱呼這一部分爲會客室），這使室中很暖和，使那些軍官們，總有不少的人是聚集在德尼索夫和樂士妥夫這兒的，竟把軍服脫掉，只是穿着一件襯衫。

四月中輪到樂士妥夫當值。清早八點鐘，在一夜沒睡之後回到宿處來，他叫人去取火，把露濕的隨身衣換

了，作了朝禱，飲了些茶，把身子烤暖一下，把自己的角落裏和桌上的東西收拾好，帶着舒暢的，溫暖的面孔，只穿着一件襯衫，便仰臥下去，把兩手操在自己的頭下。他在追索着適意的冥想，想到他最近的偵察有功要進陞一級的事情上，他在期待着德尼索夫進來。他想和他說話。

在土窖後面聽見了德尼索夫底炒豆子般的咆哮，顯然是在大發雷霆。樂士妥夫移到窗邊去，看他是在向誰生氣，他看見了那班長的突普清可。

“我告訴過你叫他們不要吃那種根子——叫他媽個瑪麗甚麼的！”德尼索夫咆哮着。“嚶，我親自看見，拉查爾祁克在從草坭裏掘。”

“我是下了命令的，連長；他們總不聽”，班長回答。

樂士妥夫又睡在床上去了，滿足地想着，“讓他去管他的事情罷；他在鬧着的，我的事情是做完了的，我是睡在這兒——真是愜意！”通過濠壁他可以聽見現在是除班長之外又有一個人說話。勞魯緒加，德尼索夫底狡滑的精幹的從卒，在向他報告，在出去徵發的路上，他看見有載着牛和餅乾的車輛。

又聽見德尼索夫從遠處叫出來，他的命令是：“嚶

馬！第二排！”

“他們要跑向那兒去呢？”樂士妥夫心裏想着。

五分鐘後德尼索夫走進窖來，拉着泥腳便上床去，奮憤地點燃自己的菸斗，把所有的東西抖得茜翻，帶上皮鞭和軍刀，向窖外走去。樂士妥夫問他往那兒去，他含怒地含糊地回答着說他有點事情去看。

“請上帝儘管裁判我，皇帝陛下也好！”德尼索夫走出去時，這樣說。在外面樂士妥夫聽見有幾匹馬底馬蹄聲在泥濘中馳騁着。樂士妥夫沒有關心着德尼索夫底去向。在自己的角落裏躺緩和着，睡熟了，直到向晚的時候，他才走出窖來。德尼索夫還沒有回來。天氣是晴朗的；在第二個土窖旁邊有兩個軍官在玩投環戲，發着笑找了一根乾柴頭來釘在軟泥土上做樁。樂士妥夫去和他們參加在一道。在遊戲底途中，軍官們看見有輜重車向他們趕來，有十五個輕騎兵騎在瘦馬上在後面押着。由輕騎兵押着的輜重車趕攏拴馬樁，一羣的輕騎兵把他們包圍了起來。

“喂，你看！德尼索夫天天在吵”，樂士妥夫說？；糧草終竟來了。”

“刮刮價啦！”軍官們說。“士兵們怕還不喜歡！”

比輕騎兵們稍後一點騎着德尼索夫，被兩位步兵的士官隨伴着，他在和他們講着話。樂士妥夫走去迎接他們。

“我警告你，上尉”，一位步兵士官在說，是瘦削小巧的一個人，顯然是生着氣的。

“唔，我說過，我是不給你的”，德尼索夫回答。

“你回頭要負責任的，上尉。太橫暴了——劫奪本軍底輜重！我們的弟兄有兩天沒糧食了。”

“我的已經餓了兩個禮拜”，德尼索夫回答。

“那是強盜行爲；你是要負責的，老兄！”步兵士官把聲音放大起來，重說一篇。

“你們爲啥要糾纏着我？唉？”德尼索夫突然地冒起火來，大叫着。“負責任的是我，不是你們；你們頂好閉着口，沒討不乾淨。走你們的路去罷！”他向那兩位軍官叫着。

“好的！”矮小的軍官回答，絲毫沒有躊躇，也沒有移動。“那是強盜行爲，我這樣告訴你……”

“給我滾蛋罷，沒想沒命活。”德尼索夫向那兩位軍官面前移動。

“好的，好的”，軍官威脅着說；他把馬頭一掉，在鞍

上縱了一下，跑去了。

“騎在牆上的狗仔，騎在牆上的活狗仔！”德尼索夫在後面罵着他——這是騎兵用來罵騎在馬上的步兵的話；又騎向樂士妥夫面前去，大笑起來。

“把這輜重奪了來，用武力從那步兵奪了來！”他說。“哼，我好使我的弟兄通同餓死嗎？”

由輕騎兵奪了來的食品是註定了輦向步兵團的，但從勞魯緒加口中知道了那輜重是沒兵掩護的，德尼索夫和他的輕騎兵使用武力去把它搶了來。餅乾自由地取了出來交給士兵們；甚且還分到了別的營連。

第二天團長遣人來請德尼索夫，把自己的手指張開着罩在自己的眼上，他對他說：“這件事情我是這樣看的；唉，我什麼也沒看見，我是不舉動的；不過我勸你騎到司令部去，到那兒的軍需處去把事情疏通一下，能夠的時候好寫一張領了那些東西的收條。要不然，步兵團是提出了糧食請求書的，會鬧出亂子來，結果不很愉快。”

德尼索夫由團長那兒一直跑到司令部，滿有誠意地依從着他的勸告。

在晚上他回到地窖來，呈出一個神情，樂士妥夫

在他朋友身上是從不曾看見過的。德尼索夫不能講話，只是張着口喘氣。樂士妥夫問他有什麼不好，他只能以微弱的嗶聲氣吐出一些不連貫的咒罵和恫喝。

看見德尼索夫底狀態受了驚愕，樂士妥夫勸他把衣服解了，飲了些水，叫人去找醫生。

“他們說我是強盜要處以軍法——哦！再把水來！——讓他們去裁判我；我呵，我隨時都要打那些騙子，我要奏請皇上。——拿些冰來”，他接着說。

團部的軍醫說有放血底必要。滿滿一盞黑血從德尼索夫底毛茸茸的手上放了出來，接着他才勉強恢復了起來說出自己所遇着的事情。

“我到了那兒”，德尼索夫說。“喂，長官是在那兒？”我這樣問。他們指給了我。‘你好不停一下？’我是有事情來的，我跑了三十俄里路來，我沒有時候等；請爲我通告。’很好，那強盜頭子便出來了：他也公然想到配給我一番教訓。‘這是強盜行爲，’他說。‘強盜不是搶東西來給養自己的士兵的人，是肥私囊的人’，我回答着他。‘你好不沒說話？’很好。‘到糧秣處去寫張收條’，他說，‘事情是有專屬的。’我走到糧秣處去。我走進去。坐在桌上的……是誰？哼，你想！……誰是在想把我們弄成

餓拳？”德尼索夫咆哮着，把他那放了血的一隻手底拳頭在桌上很猛烈地打了一下，把桌面幾乎打翻了，玻璃盃跳了起來。“是契里亞甯！……‘什麼，是你要餓死我們嗎？’我說，我便給了他一拳，剛好打中，我又給了他一拳，就這樣……‘呵！……你這家伙……’我扭着他拌。但我是給了他一陣好打，我敢說”，德尼索夫叫着，他的白色的牙齒在一種憎恨底猶笑中從他黑鬍鬚下面露了出來。“假使沒人來拉着我，我是把他打死了的。”

“但你現在爲什麼要吼呢；你安靜些罷”，樂士妥夫說；“又在流血了。停一下，非加繃帶不可的。”

德尼索夫被人綁好了繃帶，睡在床上。第二天他醒來的時候，精神很好。

但在中午時分團部底副官帶着一個莊重的憂鬱的面孔走到德尼索夫和樂士妥夫住着的土窩來，愁蹙地把一通正式的公文交給他們，是由團長下給連長的，那裏面的是關於昨天的事件的查問。副官告訴他們事情似乎弄得很嚴重；軍法會議已經成立了；又說目前在軍隊中關於掠奪和暴行的處分是很嚴重的，假使是僅僅弄到免職，都要算是很好的運氣。

事件由受害者所提出的是，德尼索夫少校在掠奪

了輜重之後，並未受何等的召喚在泥醉的狀態中到糧秣處長處，罵處長是強盜，要想毆打他。當他被人引出後，他衝到事務所去，攻打了兩位官佐，把一位的手腕打斷了。

對於樂士妥夫底更詳細的追問，德尼索夫笑着說，的確好像是另外還有一個人再場的，但那都是無聊的事體；任何法庭他都是不怕的，又說那些亡八假如定要陷害他，他要報復，使他們一下不會忘記。

德尼索夫說到這全部事件上來就像不足掛齒的一樣。但是樂士妥夫也很知道他的爲人的，他在心裏（雖然不說出口來）是害怕着軍法會議的，凡是結果要鬧得不好的事情，他總是有點擔心。每天都有公文到來了，又有軍法會議送來的傳單，德尼索夫接受着一道命令，教把他的一連人交給次席的將校指揮，在五月一號到師部去出頭，受在糧秣處暴行的審問。在前一天卜拉妥夫領了兩團哥薩克兵和兩連輕騎兵作了一次敵情偵察。德尼索夫照例炫耀着自己的胆氣，騎在隊伍底前頭。由法蘭西的狙擊兵射來的一個流彈打中了他，中在大腿底皮肉部。這樣一點輕傷在平常的德尼索夫或許是不會離開隊伍的，但他現在樂得有這樣一個口實免

得到師部去出頭，他進病院裏去了。

17.

六月間有佛里杜郎德之會戰，在這次的會戰上鮑羅格拉德輕騎兵沒有參加。接着是一個停戰的時期。樂士妥夫痛心於朋友底不在，並且自從離開以後便沒得到消息，他很關心着他的傷痕，和他所受的委曲，他利用着停戰期便告了假到病院去看德尼索夫。

病院是在一處小小的普魯士的鎮上，那個鄉鎮已經受了俄國兵和法國兵底兩次的蹂躪。在夏季的時分，鄉下照例是很有風趣的，但這個小鄉鎮却呈着一個慘淡的對照，鎮上是些破屋頽垣，骯髒的街道和襤褸的居民，四處徘徊着的病兵和醉兵。

病院是石造的房子，頹牆倒在庭園裏，窗欄和玻璃處處是打破了的。有幾位兵士綁着繃帶，帶着蒼白的浮腫的面孔，在那庭園中的陽光中有的坐着，有的在走着。

樂士妥夫一走進了大門，他便意識到病院底臭味和自己周圍的腐化着的膿肉。在階段上他遇着一位俄

國軍醫，口裏含着一隻雪茄。軍醫後面跟着一位熟練的助手。

“我的身子不能分成幾下的”，軍醫在說；“晚上到馬克爾·亞歷克舍維奇那裏來，我會在那兒。”助手又問了一些話。“唔！你盡力的做罷！縱橫不是一樣嗎？”

醫生看見了走上階段來的樂士妥夫。

“尊駕，你到這兒來做啥的？”醫生說。“你到這兒來做啥？你沒有吃着鉛彈，你是想害塞扶斯嗎？這兒是傳染病院啦，老兄！”

“怎麼的？”樂士妥夫問。

“塞扶斯啦，老兄。誰要進去就只有死。現在是只有我兩個人了，瑪契夫和我”（他指着那位助手）“還在這兒立在腳上。我們醫生有五個人是已經死在這兒了。只要有一位新的醫生來，他做不上一個禮拜”，醫生說得顯然很得意。“他們去請普魯士醫生，但我們的同盟不高興這一道。”

樂士妥夫說明他要會輕騎兵底德尼索夫少校，他是帶了傷睡在這兒的。

“我不知道，我不能夠告訴你啦，老兄。你想一下罷，我一個人要管三個病院——病人是有四百人以上

啦。普魯士的慈善太太們給我們送了些咖啡和紗布來——每個月送來兩磅——倒是件好事體，不然我們是丟了的。”他笑了。“四百人呢，老兄；而且還連接不斷的送新的病人來。是四百人呢，不是嗎？唉？”他掉過去問那助手。

那助手帶着一個很疲倦的樣子。他顯然是在望着這位饒舌的醫生趕快走，等得有點着急的神情。

“德尼索夫少佐”，樂士妥夫又說一遍；“他是在摩里吞受了傷的。

“我相信他是死了。唉，馬契夫？”醫生隨隨便便地問着助手。

然而助手沒有保證他的話。

“他是高長的紅頭髮的人嗎？”醫生問。

樂士妥夫把德尼索夫底面容說了一遍。

“他是到過這兒的，他是”，醫生說，帶着一種高興的神氣。“他必定是死了，不過我可以查一下。我有表的。你有表嗎，馬契夫？”

“表是在瑪克爾·亞歷克舍維奇那里”，助手說。“但是到官佐室那邊去罷，你可以自己去查看”，他迴向着樂士妥夫，加上一句。

“呵，你頂好不啦，老兄！”醫生說，“不然，你自己會滯在這兒的。”但是樂士妥夫鞠了一下躬從醫生面前走開了，他請助手把路指示給他。

“當心啦，你以後不要咒我啦！”醫生從階段下邊叫着。

樂士妥夫和助手走進迴廊。在那黑暗的廊道中，病院底臭味真是厲害，使樂士妥夫不得不捏着鼻子，時時遲頓一下又提起精神再走。一道門在右邊開開了，跳出了一位帶着拐杖的又瘦又黃的人來，打着光腳片，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衣。那人靠在門柱上，帶着發亮的焦急的眼光，望着走來的兩個人。樂士妥夫向那門裏面看了一眼，看見一些病者傷者睡在地板上，稻草上，和大衣上。

“可以進去看的嗎？”樂士妥夫問。

“要看什麼？”助手說。

但是正因為助手沒意思讓他進去，樂士妥夫偏硬着走進病兵室。在廊道上稍稍習慣了的那臭味，在這兒是越法厲害。這兒的臭味又不同；臭得更刺人；你可以嗅出這兒便是那臭味底來源。

在一條長房間裏，大的窗子上有陽光照着，病兵和傷兵頭抵着牆排成兩列地睡着，在中央剩下一條通道。

其中的大多數是不省人事的，沒有留意有外人底進來。那些人事清醒的便立起來，或是抬起他們那瘦削的黃面孔，都緊緊地盯着樂士妥夫，帶着求救，詛咒，羨慕他人底健康的那同樣的表情。樂士妥夫走到室底正中，望進開着窗子的隣接的房間，在兩邊都看着同樣的東西。

他靜靜地立着，沉默着向周圍看。他從沒有期望着要來看見這樣的光景。正當着他的前面，橫在那中央的通道上，在廠地板上睡着一位病人，或許是一位哥薩克，因為他的頭髮是剪成一個圓圈子頂在頂上的。這位哥薩克是仰睡着的，他的巨大的兩手兩足橫撐着。面孔帶着紫紅色，眼睛完全落了窠，只可看見白眼仁，在他那依然還是紅色的腳上和手上，靜脈管就像一條二條的繩子。他把頭向地板碰，口裏在說些甚麼，反復地說着。樂士妥夫傾聽了他所說的，辨別了他所反復着的話頭。那話是“口渴——口渴——口渴！”樂士妥夫迴顧着，想找一個人可以把這人睡還原位，給他一點水的。

“這兒是誰在照管病人的？”他問助手。在那時候一位由輜重兵出身的病院的雜役，從隣室走來，取着正式的步武，走到樂士妥夫底面前立正。

“官長，敬禮！”士兵叫着，把眼睛向樂士妥夫圓睜

着，顯然是把他誤認成了一位主管的上司。

“把他移開，把些水給他”，樂士妥夫指示着哥薩克說。

“是，官長”，士兵得意地回答着，把眼睛比剛才更翻得起勁，立正着，但沒有動手。

“不行，這兒是沒用處的”，樂士妥夫想着，把眼睛埋下；他打算走了，但他注意到有一個有含蓄的視線從右邊來望着他，他掉過去看。將近在一隻角落裏，在一件大衣上，坐着一位年長的兵士，帶着一個嚴厲的黃面孔，瘦得就像一架骨頭，一嘴白鬍子沒有剃。那老兵旁邊的一個人正在向他耳語，指示着樂士妥夫。樂士妥夫看見那老人是想向他請求些甚麼。他走攏去，看見那老人只有一隻脚曲在下邊，另一隻是在膝頭以上切斷了的。在那老人底另一邊，稍稍和他隔開一些的地方，睡着一位年青的士兵，頭是仰朝着上邊的，一動也沒動，一個蜡一樣的死人面孔，鼻子塌平着，一臉都是屍斑，眼睛是眨着的。樂士妥夫看見了那塌鼻兵士，身上起了一股寒慄。

“嗯，那人似乎是……”，他對助手說。

“我已經求了又求的啦，官長”，那老兵說得下耙發

着抖。“他是今天清早死了的。我們是人，並不是狗……”

“我立刻就辦；他們會來拿去，會來把他拿開”，助手連忙地說。“走罷，官長。”

“好的，讓我們出去”，樂士妥夫慫促地說；把眼睛埋着，身子縮着，想不受注意地從那盯着他的含着譴責和健羨的眼睛底行列中通過，他走出室外去了。

18.

助手沿着廊道走去，把樂士妥夫引到官長室，是把間壁的三道門打開了的三間房間。在這些房間中有床；官長們有的坐着，有的睡在床上。有的穿着病院的寬袍在室中盤旋。在官長室第一位會着樂士妥夫的人是一位瘦削而矮小的人，失掉了一隻手膊。他戴着寢帽，穿着病院的寬袍在第一室中盤旋着，齒間銜着一枝短短的菸管。樂士妥夫留神地看着他，想記起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

“呵，沒想出我們又可以會面啦”，那矮小的人說。“我是都辛，在靈格拉本之後你記得我把你帶着走過麼？他們稍稍把我難為了一下啦，你看……”他微笑着

說，把他寬袍底空袖子給他看。“你是要找德尼索夫——一位住在這兒的同居者？”他說，聽了樂士妥夫要找尋誰人之後。“他是在這兒的，是在這兒的”，他把他引進第二室，從那室中漏出幾位人底笑聲。

“他們怎能在這兒安住得下喲，公然還在笑？”樂士妥夫想着，依然還感覺着在士兵室中那樣沉瀾着的死屍般的臭味，依然在自己的周圍看見那左右兩側底健美眼睛，和那位眼睛眨着的年青的兵士底面孔。

德尼索夫用被條把頭蒙着，還睡在床上，雖然是已經正午了。

“哦，樂士妥夫！你好嗎，你好嗎？”他叫着，仍然是在團連上的同樣的聲音。但是樂士妥夫含着哀感地，見到在他這種照常的磊落與豪邁之後，有種新的，暗淡的，隱恨的感情，在德尼索夫底語調和面容上露出。

他的傷痕，儘管是輕微，雖自受傷以來已經六個禮拜，依然還沒有好。他的臉和病院裏的一切面孔一樣，同樣的浮腫而蒼白。但那還未足使樂士妥夫驚異：使他驚異的是德尼索夫似乎並不高興見他，他的微笑是勉強的。德尼索夫沒有問及隊伍底話，也沒有問到戰局底進行。樂士妥夫談及時，他也沒注意聽。

樂士妥夫甚至看到凡是關於團上的事情，以及關於病院的牆壁以外的別的自由的生活，德尼索夫都不高興。他似乎在努力着要忘記那舊的生活，只是在他在糧秣處鬧事的一件上感覺着趣味。樂士妥夫問到那事情底進行如何，他爽快地從自己的枕頭下抽出了一通由委員會送來的公文，和他的答辯底草案。一談到他的答辯上來，他逐漸地熱心起來，特別叫樂士妥夫注意到他加於他的對頭上的辛辣的罵倒。德尼索夫底病院中的同伴們，因為從外邊的自由的世界有新來的人，都來圍着了他的，看見德尼索夫讀起自己的答辯來，便漸漸的散開了。從他們的面容看來，樂士妥夫看出了這些紳士們對於這一部故事是不僅聽過一次，都已經生了厭的。只有他的最近的隣席，一位肥實的槍騎兵，坐在自己的寢台上，憂鬱地蹙着，吸着菸管，還有矮小的獨手都辛也在諦聽，不贊成地搖着頭。在誦讀底途中，槍騎兵擋着了德尼索夫。

“我的意見是”，他掉向着樂士妥夫說，“他只好是去懇求皇上底特赦。聽說這一回的論功行賞是很大的，的確是會容赦的。”

“請皇上赦我？”德尼索夫的聲音很想是把他從前

的元氣和精神都灌在裏面，但是只帶着無力的憤喘底聲響。“爲什麼呢？假使我是一位強盜，我要求人開恩；唉，我倒是要去證明別人是強盜的。讓他們裁判我，我是不怕誰的；我是忠實地爲莎皇爲我們的國家盡了力，我不是強盜！奪了我的官職，再……聽罷，我要直辟地告訴他們，我這樣寫給他們：‘假如我是偷了官物……’”

“寫是寫得好，那是不成問題”，都辛說。“但是問題不在那兒呢，凡西里·杜米屈里奇”，他也向着樂士妥夫，“總是非枉曲一下不可的，凡西里呢總不高興。理事告訴過你，事情對你是很嚴重的。”

“好啦，就讓它嚴重”，德尼索夫說。

“理事替你寫了一通陳情書”，都辛接着說，“你應該署了名，請這位朋友替你發出去。他”（他指示着樂士妥夫）“在司令部裏一定也有熟人的。比這更好的機會是沒有的啦。”

“但我是說過的，那種卑屈的事情我不幹”，德尼索夫插着說，又讀起自己的答辯來，

樂士妥夫沒有勇氣想去勸解德尼索夫，雖然他本能地直覺着都辛和另一位官長所提出的方法是最爲安全。假如他能夠對於德尼索夫加以一臂之助，他會感覺

着幸福，但是他是知道德尼索夫底剛愎的意志和鯁直的燥進的脾氣的。

德尼索夫底罵人的答辯繼續了一點鐘以上才讀完了，樂士妥夫沒有說甚麼，以最沉悶的心境在又聚攏來了德尼索夫底同伴中，把那天底餘時過送了。他把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了他們，又傾聽着別的幾個人所談的故事。德尼索夫在那全下半年都維持着一種沉悶的緘默。

到晚上來樂士妥夫要告辭的時候，他問德尼索夫有沒下托的事情。

“好的，請等一下”，德尼索夫說。他向軍官們迴顧，從自己的枕下把紙頭取了出來，他走到窗邊去有墨水壺放着的地方，坐下去寫起來。

“把腦壳去碰石頭，似乎沒有好處”，他說，從窗邊走來，送了一封大信統給樂士妥夫。那是理事替他寫好的上給皇帝的陳情書。在那書中沒有說糧秣處底短處，只是一味地陳情。

“請送上去罷，好像……”

他沒有把話說完，微笑着一種勉強的病的微笑。

19.

回到了團部把德尼索夫底事件底情形向團長報告了之後，樂士妥夫帶着上皇帝的陳情書騎着馬向迭爾西堤。

六月13號，法俄兩國底皇帝會於迭爾西堤。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請求他所服事着的長官，把他編入駐迭爾西堤的扈從裏。

“我是想看那位偉人”，他說，意思是指的拿破崙，他向來和別人一樣是時常提到波拿伯的。

“你是在說布沃拿拍嗎？”那位將軍微笑着對他說。

波里士探伺着那將軍，立地看出了那是故意取笑的試驗。

“公爵，我是說的皇帝拿破崙”，他回答着。

將軍含着微笑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

“你是會有出息的”，他說，便把他帶着同路。

兩位皇帝會見的那一天上，波里士是在尼門河畔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看見了飾着花文字的船筏，看見在對岸從法國的警衛前通過的拿破崙底進行，看見了

在尼門河畔的旅邸中坐着等待拿破崙到來的亞歷山得皇帝底凝思着的面孔。他看見兩位皇帝進了波艇，拿破崙先到了筏上，很快地前進着，會着亞歷山得，把手送給他；接着兩位皇帝是隱進水閣裏去了。

自從他進了這些上層的社會來，波里士養成了一種習慣，去注意觀察在自己周圍所起的事情，都一切把它記錄下來。在兩位皇帝在迭爾西堤底相會上，他探問了扈從拿破崙的那些人物底名姓，探問了他們所穿的軍服，留意地傾聽着大員們底說話。兩位皇上一進了水閣，他看了錶，等亞歷山得出來時，他也沒忘記再把錶看一次。會見繼續了一點五十三分鐘；那天晚上他在其它的他覺得是有歷史的重要性的，事件中把這件也記了下來。皇帝底扈從爲數既不多，凡是注重陞進的人，在兩帝相會時能同到迭爾西堤的這一層，是一項很重大的事件，而波里士，當他一得到了這個特權，他便感覺着他的地位從此以後是完全獲得了。他不僅出了名，而且成了一位被人注視的常見的人物。有兩個機會他被派遣着到皇帝面前去，就那樣皇帝親自也知道了他，近臣們也不再像從前一樣，把他當成一個新人而疎遠他了，而且假使他是不在，對於他的缺席甚至要感覺着

驚異。

波里士是和另一位副官，波蘭的伯爵幾林斯基同住着的。幾林斯基，是一位在巴黎受過教育的波蘭人，是很有錢的人物，極端的崇拜法蘭西人，他們住在迭爾西堤的時期中差不多每天，都有法國底親衛軍和法國司令部底軍官們同幾林斯基和波里士會食晚餐和早餐。

六月24日，波里士所同住的幾林斯基開設一次晚餐會招待他法國的知友們。在這次晚餐上出席的有拿破崙底副官中之一人——高貴的顯客——幾位法國親衛軍底軍官，一位法蘭西的舊家貴族的青年，拿破崙的從者。就在這天晚上，樂士妥夫乘着夜陰可以不被人注意地，穿着文官的服裝到迭爾西堤來，走到幾林斯基與波里士底宿舍。

關於拿破崙和法蘭西人底那種感情底革命——要把他們從敵人轉換成友人——像在大本營和波里士心中所起着的那樣，在樂士妥夫與同全軍隊的人是遠遠地還沒有成熟。在軍隊中對於波拿伯和法國人仍然是懷抱着那種憎恨，侮蔑，和恐怖的混淆着的感情。最近才不久樂士妥夫和卜拉妥夫哥薩克的一位軍官議論過

這個問題，假使拿破崙是被俘擄着了，他是該受一個皇帝底待遇，還是一位犯人底待遇。又在剛才不一會子，樂士妥夫在路上遇着一位負了傷的法國上校，他堅持着對他說在一位正式的皇帝和一位篡賊波拿伯之間是沒有平和可以締結的。

因為這樣，在波里士底宿舍中見看法蘭西的軍官，穿着他從搜騎兵線上用着完全不同的眼光所見慣了的軍服，那使樂士妥夫覺得很奇異。他一看見了法國軍官，他在看見仇敵時所常常經驗着的那種戰鬪心，敵愾心，便立地來襲着他。他靜靜地立在門口，用俄國話來問杜魯伯慈珂意是否住在這兒。波里士聽見了在門道上有奇異的聲音，走去會他。他一看見了是樂士妥夫的時候，在第一瞬間他的面孔上便浮着爲難的神氣。

“呵，是你，你來得很好，很好”，他說，微笑着，向他走去。然而樂士妥夫已經覺察到了他那第一感觸。

“我似乎來得太不湊巧”，他說；“我是不會來的，不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冷淡地說……

“不是，我看你離開了團部，我是吃了一驚。——我停一會就會來的”，他應着一種呼喚他的聲音說。

“我來得真是不湊巧”，樂士妥夫又說一遍。

爲難底表情現在由波里士底面孔上消逝了；顯然是想到了辦法，並且決了心來執行，他用極沉着的態度把他的兩手捉着，引他進隣室去。波里士底眼睛沉靜地不動聲色地看着樂士妥夫，似乎是被了一層什麼東西罩着的一樣，就像有一堵屏風——世俗生活底藍眼鏡——障在了眼上。在樂士妥夫是那樣的感着的。

“哦，請你不要說那樣無聊的話，你來得那不湊巧”，波里士說。波里士把他引進了餐事已經準備好了的室裏去，把他介紹給他的客人們，說出了他的名字，並且說明了他不是文官，只是輕騎兵底一位軍官，他的舊友。

“伯爵幾林斯基，伯爵某某，上尉某某”，他唱着客人們的姓名。樂士妥夫對於法國人把眉頭蹙着，不甚情願地點着頭，便緘默着了。

幾林斯基顯然是不喜歡接受這位不相識的俄國人的外來者參加他們的團體，他沒向樂士妥夫說話。波里士把那由新來者所生出的拘執裝着不覺察的一樣，以同樣適意的沉着和同樣有罩子的眼神，他剛才用來歡迎着樂士妥夫的那樣，努力着想使會話圓活。法國軍官中有一個人以法國人所特有的慇懃向着樂士妥夫，看他固執着沒說話，便問他到迭爾西堤來或者是要見皇

帝。

“不是，我是有事體來的”，樂士妥夫簡單地回答着。

樂士妥夫看見了波里士底面孔上有不滿意的神色，他自己大不高興起來，凡是人一不高興，照例總是覺得每個人都在以含着敵意的眼光看着自己，覺得自己成了衆人的障礙。事實上他的確是在障礙着衆人，他是在從新整作起來的滿堂的會話中唯一向隅的一個人。他到底爲甚麼坐在這兒？每個客人底眼睛向着他的都在這樣問。他立起來，向波里士走去。

“我是攪擾着了你們”，他低聲地對他說；“讓我對你把我的事情談談，我要走了。”

“哦，不，絕沒那樣”，波里士說。“但假如你是疲倦了，可以到我房裏去睡着休息一下。”

“好的，的確是……”

兩人走進做着波里士底寢室的小房間裏去。樂士妥夫沒有坐下，便開始忿忿地談起來，就像波里士是有甚麼得罪了他的一樣。他把德尼索夫底事情告訴他，求他可不由他所奉仕着的將軍求皇上對於德尼索夫開恩，把陳情書替他送上去。兩人單獨地聚在一道，樂士妥夫第一次才顯明地覺察到自己一看見波里士底眼睛

便有點爲難。波里士把一隻腳絞着另一隻腳，用左手撫摩着右手底纖指，傾聽着樂士妥夫，就像一位將軍在聽着屬員作報告的光景，一時看着一邊，一時又用着上罩的眼神直看着樂士妥夫。他始終是這樣，樂士妥夫覺得難堪，把眼睛埋着。

“那種事情我是聽見說過的，我知道皇上對於這樣的事件是很嚴。我覺得不使陛下知道的倒還要好些。據我看來，倒寧好是去向師團長陳情的。……不過一般的說來，我相信……”

“那嗎你是不高興擱忙的，你這樣明說罷！”樂士妥夫幾乎在叫，沒有看着波里士。

波里士發着微笑。

“恰恰相反，我是願盡我的力量，不過我想……”

在那時候他們聽見幾林斯基底聲音，在房門口叫着波里士。

“好的，你去，你去……”樂士妥夫說，拒絕了用晚餐，一個人留在了那間小室裏，他盤旋了好一會，傾聽着隣室中的滿開心地談着的法國話。

20.

樂士妥夫到迭爾西堤的一天，要爲德尼索夫請願是最不適當的一天。他穿的是燕尾服，到迭爾西堤來又未得長官底許可，他自己自然是不好去找那天的當值的將官，波里士呢，即使願意，在樂士妥夫到的第二天也不好就給他辦理。在那天，六月 27 號，和約底準備條件批准了。兩國皇帝交換勳章：亞歷山得受着都奴章，拿破崙受着聖安德雷第一級，並且那天是宴會日，法蘭西底警衛營招待普烈沃布拉成斯基營。兩位皇帝是要出席的。

樂士妥夫和波里士同住著，覺得很不方便，很不安然，在波里士晚餐後走來窺伺他時，他假裝着睡熟了，第二天他一早起來便跑出去了，免得和他見面。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禮帽的尼可來在鎮中盤旋着，凝視着法國人和他們的軍服，瞻望着街坊和法俄兩帝駐蹕着的第宅。在市場上他看見有席面安設着，在準備酒宴；在街坊上他看見縱橫地張掛着俄法兩國底國旗，裝飾着大的花文字 * A 和 N。在各家底窗戶上也有國旗和花文

字。

“波里士是沒有意思擱着我的，我是不好去求他。問題是不用提起了”，尼可來思索着；“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都成了過去，但是我替德尼索夫沒有把能事盡到，我是不離開這兒的，總要把陳情書上給皇帝。上給皇帝？……皇帝是在這兒的！”樂士妥夫思索着，他無意識地又走回到了亞歷山得所駐着的第宅。

轡好的鞍馬停在大門口，侍從已經齊集着，看那情形是皇上已經快要出來了。

“說不定我可以看見他”，樂士妥夫想着。“假如我要能夠直接把這封信呈送給他，把一切的話告訴給他……我穿着燕尾服，他們不會逮捕我嗎？不可能的。是非是在那一邊，皇帝是會知道的。他凡事都知道，凡事都了解。誰能比他更正直，更宏大呢？再者，就算在這兒他們要逮捕我，又何足重輕呢？”他想着，看見一位軍官走進那第宅去。“怎的，他們在自由出入。哦！那都是全無意識的。我要進去把這封信親自送給皇帝；杜魯伯慈珂意把我逼到了這步田地的，讓他好難過。”

突然之間，樂士妥夫以他從未經驗過的決心，向衣

* Alexander 與 Napoleon 底首字。

包中把陳情書搜省了一下，一直走進皇帝駐蹕着的第宅裏。

“不，這一次我是不把機會失掉的，不像在奧斯特里慈的那回一樣”，他想着，期待着即時便可以會着皇帝，這樣一想覺得有一股熱血潮上了自己的心來。“我要跪在他的面前哀懇他。他會把我扶起來，聽我說話，還會感謝我。‘朕能行善，朕心良慰，而能糾正不善，朕心尤慰’——”樂士妥夫幻想着皇帝會對他說的話。他登上門階，不管別人在以探詢的眼睛望着自己。

進了門有寬大的樓梯引上樓去；右手有一道掩閉着的門。下面在樓梯下，又有一道門通向下室。

“你要找誰？”有一個人問他。

“要交一封信，一通陳情書，呈送給陛下的”，尼可來說，聲音有點顫。

“一封陳情書——請交給值日官，走這條路；請”（他指示着下邊的門）。“不過是不會接受的。”

“聽了這樣冷淡的話，樂士妥夫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驚愕了一下；他以爲隨時都可以會着皇帝的那個想頭是那樣虛幻，因而也是那樣可怕的，使他竟想要逃走；但有一位內侍遇着了，替他把值日官底房門打開

了，樂士妥夫走了進去。

一位矮胖的，三十來往的人，穿着白褲子，長統皮靴，在當時正在流行着的夏布襯衫，立在那房間裏面。一位從僕在背後替他扣上那頗可漂亮的，新的，繡花的吊帶，那不知怎的吸引了樂士妥夫底注意。這位肥滿的人在和隣室的人談着甚麼。

“Bien faite et la feaute du diable”（身調滿好，更加之以年青而美貌），他在說，但一看見樂士妥夫便住了口，蹙着額頭。

“有啥事體？一封陳情書？……”

“Qu est-ce que c'est？”（啥事體？）隣室的一個人問。

“Encore un petitionnaire”（又是一位陳情的人），卸着吊帶的胖子說。

“叫他回頭再來罷。皇上立刻便要出駕了；我們是要走的。”

“隨後來，隨後來，明天啦。今天太遲了……”

樂士妥夫一轉身打算走了，吊帶的胖子止着他。

“是誰的陳情書？你是誰？”

“是德尼索夫少佐的”，樂士妥夫回答。

“你是誰？——是一位軍官嗎？”

“中尉，樂士妥夫伯爵。”

“真正胆大！你用正式的方法提出罷。你請出去，出去……”他開始穿起了從僕送給他的制服。

樂士妥夫又走回到前廊，這回看見了有很多穿着盛裝的文官和將軍，他不得不從他們的當中通過。

詛咒着自己的蠢動，一想到隨時都可以遇着皇帝，在皇帝面前會丟臉受人逮捕，自己快要斷氣的樣子，現在滿認明白了自己的行動之狂妄，一面後悔着，樂士妥夫埋着眼睛，通過那些華服的衆星，從那第邸走出去，在那時有一種相熟的聲音招呼着他，一隻手捉着了了他。

“喂，小兄弟，你穿着燕尾服在這兒做什麼？”一種宏大的聲音問他。

那是在這次的戰役上特別受了皇上底眷顧的騎兵大將，是樂士妥夫所隸屬着的前任的師團長。

樂士妥夫開首慌張着自己告罪，但看到大將底好脾味的帶着諧謔的面孔，他又移向一邊去，以興奮着的聲調把全部的事情陳述了，求他給與他所知道的德尼索夫一臂之助。

將軍聽着樂士妥夫的話，把頭鄭重地搖着。

“我很同情，很同情那位有精神的漢子；把陳情書給我罷。”

樂士妥夫剛好把陳情書交給他，把德尼索夫底事情說完，有急遽的拍車底聲音從階段上響了下來，將軍離開了他，向階段走去。皇帝底扈從們跑下階段來，去就他們的馬。服事皇帝底御馬的校人，還是奧斯特里慈戰後的那一個人，把御馬牽了來，階段上聽見了輕微的腳步聲，那聲音是誰的樂士妥夫立地便知道了。忘記了被人認出的危險，樂士妥夫和着一些好奇的村民走向階段前去；在兩年之後他又看見他所崇拜的人物：那同一的面容，同一的視線，同一的步調，同一的威嚴與仁慈之調和。……忠誠底念頭又在樂士妥夫底心中以以前同樣的力量覺醒了起來。皇上是穿着卜烈沃布拉成斯基團底軍服，是白鹿皮的褲子，長統皮靴，佩帶着樂士妥夫所不會看見過的勳章（那便是法國的都奴章）。皇帝走出來，現在階墀上，帽子挾在肘下，在帶着手套。

他立着向周圍四望，似乎要把自己的視線向周圍洒出光明。對於將官中的某一人他說了幾句話。他也認出了樂士妥夫底師團底前司令官，向他微笑，招他到自

己身邊。

一切的侍從都朝後退，樂士妥夫看見將軍向着皇帝說了好一陣的話。

皇帝對他說了幾句，向着御馬走去。侍從們和樂士妥夫雜在裏面的街上的觀光者又向皇帝擠攏去。皇帝靜立着把手放在馬鞍上，轉過來向着騎兵大將，高聲地故意使衆人都可以聽見的一樣說：

“我不能夠，將軍，我不能夠，因為國法比我的力量更大”，他把腳放在踏鐙上了。

將軍恭敬地低着頭；皇帝跨上了馬鞍，向街道上驅馳去。

樂士妥夫熱狂起來，跟着羣衆在他後面跑。

21.

皇帝向那兒騎去的廣場中，立着兩營人，互相面對着，右邊是卜烈沃布拉成斯基團底一營，左邊是戴着熊皮冠的法蘭西的警衛營。

皇帝騎到舉槍行禮的兩營之一翼的時候，正對着的一翼上也另有一羣人馬跑動，在那人馬前頭樂士妥

夫認出了拿破崙。那個身影不會是別個人的。他在放廠跑，戴着小小的帽子，肩頭上掛着聖安德雷大綬章，在白坎肩上穿着藍色的軍服。他騎着一頭極純粹的灰色的亞刺伯駿馬，披着猩紅的繡着金線的鞍衣。騎着向亞歷山得跑來，舉起了帽子，在那運動上，樂士妥夫以他騎兵底眼光，不能不看到拿破崙底馬騎得很不安穩。

兩營人同聲叫着烏啦，vive l'Empereur！（皇帝萬歲）。拿破崙向亞歷山得說了些甚麼。兩位皇帝下馬來，彼此把手握着。拿破崙底面孔帶上一層勉強的不愉快的微笑。亞歷山得以誠懇的表情對他說了些甚麼。

要使羣衆往後退的，法蘭西憲兵儘管蹴着馬來干涉，樂士妥夫注視着兩位皇帝底一舉一動，決不把眼睛掉開。使他有點出乎意外而且奇怪的事情是亞歷山得把波拿伯當成平等的看待，波拿伯在他的態度上對於俄國沙皇也似乎很不拘謹，好像和一位帝王有平等而親密的關係，在他是自然而習慣了的事體一樣。

亞歷山得與拿破崙，帶着一長串的隨員，向卜烈沃布拉成斯基營底右翼走去，向前面的羣衆逼近起來。羣衆不期然地竟和兩位皇帝逼得很近，樂士妥夫是站在最前頭的，他開始害怕起來，怕被人看出。

“陛下，我希望把我的大勳章給與你最勇敢的兵士”，一種尖銳的明白聲音說，完全是一個字都正確地響亮着的。

那是矮小的波拿伯在說，抬起頭來望着亞歷山得底眼睛。亞歷山得留心地在傾聽着他所說的，屈着頭慫慫地微笑着。

“給那在這次的戰役上最勇敢地奮鬪過的兵士”，拿破崙加上一句，每個字都加強着語氣，帶着一種自信和沉着的神氣，從樂士妥夫底面前掉過去，掠視着整列在他前面的俄國兵底行列，都還舉着槍，不動地凝視着他們的皇帝的。

“陛下可以許可我去徵求營長底意見嗎？”亞歷山得說，他放快幾步向着營長珂慈樂斯基公爵走去。波拿伯在那時把他的小的白手上的手套脫掉，扯壞了，拋去了。一位副官從後面衝上去，把它檢了起來。

“給與誰？”皇帝亞歷山得低聲地用俄國話來問珂慈樂斯基。

“隨陛下底命令。”

皇帝蹙額着，帶着一種不高興的神氣，向周圍四顧着，說：“唉，我們是要給他一個回話的。”

珂慈樂斯基用着堅決的神氣向周圍一瞥，連樂士妥夫也包含在那一瞥裏面。

“該不會是我！”樂士妥夫想着。

“拉查烈夫！”上校蹙着眉頭叫；在行伍中射擊得最有名的兵士拉查烈夫，糾糾地走出列子來。

“你要到那兒去？立着沒動！”有聲音向拉查烈夫耳語，他是不知道往那兒去才好。

拉查烈夫停了一下，斜視着他的營長，他的面孔在戰顫着，大凡一位士兵呼到了行列前的每每是那樣。

拿破崙微微把頭向後一偏，他那小的肥手略略動了一下，就像要求索甚麼東西一樣。他的侍從人員們，在這一瞬間都曉得要的是甚麼，都忙亂了一下；大家低語着在傳遞着一種東西，一位侍者——樂士妥夫昨晚在波里士宿舍裏看見過的那個人——跑上前去，恭敬地屈向那伸出的手上，瞬刻不停地，放了一個有紅綬的勳章在那手裏。拿破崙，沒有看它，把兩個指頭捏着了；勳章便捏在指間。

拿破崙向拉查烈夫走去，拉查烈夫圓睜眼睛靜立着，仍然不轉瞬地只看着自己的皇帝。拿破崙回顧皇帝亞歷山得，好像表示着他現在所做的是爲的同盟起見。

小的白手，握着勳章的，剛好觸着了兵士拉查烈夫底衣釦。拿破崙就好像是知道要使一位士兵幸福，光榮，優異於世界上任何人，只消要他的，要他拿破崙底手捫觸一下便夠的樣子。拿破崙只把那勳章放在拉查烈夫底胸上，放下手轉向亞歷山得去，就好像他是知道那勳章在拉查烈夫胸上一定是掛穩了的一樣。勳章也的確是掛穩了。

忠義的手們，俄羅斯的與法蘭西的，同一瞬間已準備了去支持着它，把它固定在他的軍服上。

拉查烈夫朦朧地看見了一位小人有白手的，對於他做了些甚麼，他仍然硬直地立着，舉着槍，又直視着亞歷山得底面孔，就好像他是在問他：“他還是該這樣立着嗎，或是高興叫他轉去，或是可要他做些什麼？”但沒有命令給他，他在同樣的不動的姿勢中保持了好一會。

兩位皇帝騎上馬，走了。卜烈沃布拉成斯基營散開來，和法蘭西的警衛軍滲雜着，坐就替他準備下的席。

拉查烈夫是被安置名譽席上的。法國的和俄國的軍官擁抱他，祝賀他，同他握手。軍官和通常人羣聚起來只為要看拉查烈夫。廣場中席面底四周有不斷的法

語和俄語底哄笑聲。有兩位軍官吃得一臉通紅，從樂士妥夫身旁走過，看來是很高興，很幸福。

“老弟，今天的宴席你說怎樣？全套是銀家具啦”，其中一個人談着。“看見了拉查烈夫？”

“看見。”

“他們說卜烈沃普拉成斯基營明天要回請啦。”

“唉，我說，拉查烈夫真是走運氣！一輩子有一千二百佛朗的年金啦。”

“弟兄們，看這帽子罷！”一位卜烈沃普拉成斯基兵叫着，把一頂法國兵底皮帽子戴上。

“刮刮價，頭等的！”

“你們曉得口令麼？”一位警衛軍底軍官對另一位說。大前天是‘Napol’eon, France, bravoure’（拿破崙，法蘭西，勇敢）；今天是‘Alexandre, Russie, grandeur’（亞歷山得，俄羅斯，偉大）。第一天是我們的皇帝下口令，第二天是拿破崙。明天皇帝要送聖佐治勳章給法國警衛軍底最勇敢的兵士。是沒有辦法的！不能不還禮啦。”

波里士和他的朋友幾林斯基也來看宴會來了。在歸途中波里士看見了樂士妥夫，他是立在一家屋角上

的。

“樂士妥夫！你怎樣？我們今天還沒見面啦”，他說，禁止不住去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看到樂士妥夫底面孔是異常的沉悶和不快。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的”，樂士妥夫回答着。

“你要到我那里去？”

“到的。”

樂士妥夫在那屋角上立了好一會，從遠處望着那宴席。他的腦中是在鬧着一種異常的混亂，他從那兒得不出一個結論來。但想到了把表情改變了的德尼索夫，想到了他的挫折，那為污穢和惡疾所充塞着的斷手斷足的病院底光景。病院的死屍臭就像在自己的周圍起來了的一樣，他向周圍四顧，看那臭味是從那兒來的。接着他想到了那自我滿足的波拿伯，有那一雙白手的——現在被亞歷山得皇帝以誠懇和敬意對待着。那些斷了的脚和手，那些被殺了的人，到底為的甚麼？接着他又想到受了賞賜的拉查烈夫，和受罰而不能容赦的德尼索夫。他沉在這樣奇離的一些想念中，他自己都覺得恐怖。

饑餓和卜烈沃布拉成斯基宴席底香味把他從這樣

的情趣救了起來；他在走之前不得不找點東西來吃。他走到一家他今天清早所看見過的旅館去。在旅館裏面他找着了一羣人，有好些軍官和他同樣是改了文官裝束來的，他勉強才找着了座位。他的師團上有兩位軍官和他一桌。會話自然是說到媾和條約上來。兩位軍官，樂士妥夫底兩位同僚，和軍隊中大部分的人一樣，是不滿意這在佛里杜朗德一役後所締結的和約的。他們說他們可以再支持一下，便會使拿破崙沒落；又說他的軍隊已經沒有食糧，也沒有彈藥了。

尼可來緘默着吃喝，喝得很猛。他自己喝完了兩瓶葡萄酒。在他心中作用着的內在的酵素依然在苦擾着他，得不到解決。沒頭於自己的想念裏，他是害怕着的，但他沒法排解。突然之間，聽着有一位軍官說出一看見法國人便要惡心的話，樂士妥夫猛烈地咆哮起來，那是全無動機的，因而便大大地使那兩位將校吃驚。

“甚麼會頂好，你們怎能夠批判！”他叫着，把一個面孔突然之間漲得緋紅。“你們怎能批評皇上底舉動？你們有什麼權利來批評皇上？皇上底目的或行爲我們是不能夠了解的！”

“但我並沒有說過皇上一句話”，軍官辯護着說，樂

士妥夫底生氣他除喝醉了酒之外是不能解釋的。

但是樂士妥夫沒聽他的。

“我們不是外交官，我們是兵士，只是兵士”，他接着說。“命令我們去死——我門就死。假使我們受處罰，那總是我們有過錯；不能讓我們去批評。假使皇帝陛下高興要認波拿伯爲皇帝，要和他聯盟，那總會是沒有錯誤的事情。假使我們凡事都要來批評，來討論，那便再沒有神聖的東西存在了。像那樣的時候，我們會說，世間上沒有神，什麼也沒有”，樂士妥夫叫着，把他的拳頭在桌上打起來。他的話在他的同僚們看來，完全是沒有條理，但在他自己是循着自己的思路來的。“我們的職務是盡我們的責任，把敵人打成粉碎，不要想；那就是全部”，他叫着。

“還有是喝酒”，軍官底一位這樣說，並沒有意思和他爭論。

“是的，還有是喝酒”，尼可來承應着。“嚇，來呵！再來一瓶！”他咆哮着。

第六編

1.

1808年亞歷山得皇帝赴奕爾虎特，爲與拿破崙皇帝作第二次的會見；在比得堡最高級的社交界中有很多的話頭談到這次會見底重大的意義。

在1809年這世界上的兩位梭威稜，拿破崙和亞歷山得是這樣被稱呼着的，他們的交誼達到了頂點，甚至在那年拿破崙對奧大利宣戰的時候，有俄國的一個軍團通過國境和舊敵波拿伯協力，去攻擊舊時的同盟，奧國皇帝；在最高級的社交界中甚且談到拿破崙與亞歷山得皇帝底御妹之一人有結婚底可能。但是，在這種外交事件之外，俄國底朝野上下在那時候的注意是以特殊的趣味被吸收到在國務底全局面上所實施着的內政

的改革。

然而生活，人的實際生活，與康健和疾病、勤勞和安逸、休戚相關的，與思想、科學、文藝、音樂、戀愛、友好、憎恨、激情、相關的，依然是照樣地進行着，和拿破崙·波拿伯之政策上的合縱連衡，和一切可能的改革，均不相干照。

安得雷公爵不間斷地在鄉間住了兩年。

弼魯想在自己的領地上施行，時時由這一種又改變到那一種而終歸於失敗了的那種種的計劃——那種種的計劃沒有對誰聲張，也沒有費多大的努力，由安德雷公爵底手裏通同實現了出來。弼魯所缺乏着的性質，那種實際上的堅忍性，他是充分地具備着的，沒有怎樣吃力，便使事務推進了起來。

在他的領地上，有一處有三百名的農奴已經解放成了自由的耕作者（這是俄國的農奴解放底先河），在別一處徵發的苦工改變成了租傭制。在波古樣羅沃有一位熟練的助產婦由他的費用聘請了來替農婦們收生，有一位牧師領受着一定的薪俸在教導農民和家奴們底兒女寫讀。

安德雷公爵把他一半的時間，是費在黎西果拉山莊，和他的父親與同尚在鞠育中的兒子同住。另一半時期便消費在他波古槎羅沃的道院，他的父親是這樣稱呼着他的領地的。對於外界的事件儘管像他對弼魯所表示過的那樣的漠不關心，但其實他是勤黽地追跟着的，他購閱着很多的書報，使他自己驚異的，是新從比得堡，那生活之漩渦中，來訪問他或他父親的人們，他看見那些人們在明悉國內和國外的政治情形上還遠不如他，雖然他從不曾離開過鄉下。

在關照自己的領地，和極其廣泛的一般的讀書之外，安德雷公爵這時候正勤黽地在從事着最近的兩大敗戰之批判的研究，和關於陸軍教練與編製之改良提案之述作。

在1809年底春天，安德雷公爵去巡視立亞山領土，是在他的保管之下的他兒子底田產。

他坐在馬車中受着春日的陽光暄暖着，看着最初迸出的春草，新發的白樺葉，在天空底澄碧中浮泛着的最初的白色的春雲團塊。他沒有想什麼，但只是向周圍觀望，輕快地，無念無想地。

他們渡過了在一年以前和弼魯談過話的那個渡

頭。他們趕過了一處泥污的村落，一些打穀場，種着蔬菜的園圃；在橋畔還留着殘雪的小徑上下了坡，又沿着
一處被雨水鏤刻着的泥途上了坎，通過了些處處有轉
綠了的矮林點綴着的割刈了的田地；最後是趕進了夾
列在道路兩旁的一座白樺的森林。森林中是有些熱意
了，風是絲毫感受不着的。全身已經衣被着粘韌的綠
葉的白樺，毫不動閃，在去年的落葉下掩覆着的紫色的
野花和新草現出了他們的綠色來。在白樺林中東一處
西一處的矮小的樅樹，由它們那枯燥的不變的綠色帶
來了一種不快意的殘冬底記憶。馬們一進了森林便嘶
叫起來，汗水已經著目了。

從僕的培沃屈爾對車夫說了些甚麼；車夫點了頭。
但是車夫底同情在培沃屈爾顯然是未能滿足的。他掉
過頭去對着車箱中的自己的主人。

“爵爺，真是軟和呢！”他含着敬意地，微笑着說。

“唔？”

“軟和呢，爵爺。”

“他是啥意思呢？”安德雷公爵默念着。“哦，大約是
說的這天氣”，他想着，向左右顧盼。“是的，一切的東西
都已經轉青了……真是好快！這白樺，這野生的櫻桃

樹，這榛子樹，在漸漸抽芽了。……但是我沒有看見懈樹啦。是的，這兒是有一株，是懈樹！”

在樹林邊上立着一株懈樹。在年齡上或許比那構成着森林幹部的白樺們要老十倍，粗也有十倍的粗，高也比任誰那一株的白樺樹要高兩倍。那是一株巨大的懈樹，怕有一人底兩圍，有些斷折了的枝頭，是好久以前便斷折了的，有扯掉了樹皮的地方，臃結着一些古老的傷皮。把他那巨大的，無衣被的，怪特的手和爪不對稱地伸張着，在那含着微笑的白樺中就像立着一位年老的，含怒的，頑固的怪物。只有少數看來像是死了的，當青的樅樹，在森林中點綴着，而這株懈樹，不高興屈服於春天底蠱惑，不願看見春天，也不願意看見太陽。

“春天，戀愛，幸福！”那株懈樹似乎在說。“這萬年不改的，呆笨的，毫無意義的騙局，你們這些家伙爲甚總要上當？萬年不改的老調門，萬年不改的騙局！有嗆個春天，有嗆個陽光，有嗆個幸福。你看那兒立着的那株拳屈的，死了一樣的樅樹，永遠是那個樣子，我呢立在這兒伸張着一些斷了的受了傷的指頭，聽便它們是從我的背上，還是從我的肚皮旁邊生出。任隨它們生長着，我始終是立着不動，你們的希望和上當我是絲毫也

不相信的。”

安德雷公爵向周圍看了幾次，看着那株槲樹，就像要從那樹上看出些什麼來的一樣。在那槲樹下也有野花和野草，但它在它們之中始終是愁蹙地，硬直地，乖僻地，頑梗地立着。

“是的，他是不錯，一千遍的不錯，那槲樹老先生”，安德雷公爵想着。“別的年青的寶貝們，他們儘可以又從新去上當，可我們是知道什麼是生活的——我們的一生是已經過了！”

一串很新穎的觀念，絕望的而又帶淒涼的甘味，在安德雷公爵底性靈中，關聯着那株槲樹激發了出來。在這次的旅途中，他把自己的全生涯又從新地思索了一遍，達到這種同樣地失望而平穩的結論，便是一生之中不再有所企圖，他是當得不做甚麼壞事，不愁甚麼，不想甚麼，以過送着自己的殘生的。

2.

安德雷公爵關於他兒子底立亞山領地底管理用務上，有去面會地方上的貴族會長的必要。這會長是伊里

雅·安得來維奇·樂士妥夫伯爵，在五月中旬安德雷公爵去拜訪他。

現在已是春季中的天熱時期。森林已經是綠陰深濃的時候。塵煙濛濛的而又感受熱意，令人見水便有思浴的念頭。

安德雷公爵坐着馬車在領向樂天村的樂士妥夫家的大道上趕着，沉悶地在籌思着見了會長關於事務上當說些甚麼話。在右側的一些樹木後面他聽見一些姑娘們底愉快的叫聲，看見了一羣姑娘在他趕着馬車的大道上橫走過。在其餘的衆人之前，有一位黑頭髮的，很瘦削的，真是很瘦削的，黑眼睛的姑娘，向着馬車跑來，那姑娘是穿着黃色的布衣的。在她的頭上結着白色的手巾，從那下面散放出一些鬆髮。這姑娘是在叫着些甚麼，但一看見了生人，她便笑着跑轉去了，連沒瞥他一眼。

安德雷公爵不知怎的突然地感覺着一種苦悶。天時是那樣的可愛，太陽是那樣的晴朗，周圍的一切物象是那樣的欣幸，那位瘦削的可愛的姑娘心目中沒有他的存在，也連不想知道他的存在，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那無疑地是愚昧的——但是愉悅的，幸福的，和自

已遠隔的生活中，滿足着，欣幸着。她爲啥那樣高興呢？她在想些甚麼呢？不會是想到軍式教練；不會是想到立亞山底租傭制底整理。“她在想着甚麼？她爲甚那樣幸福呢？”安德雷公爵不禁好奇地這樣想着。

伊里雅·安得來維奇伯爵1809年是居住在樂天村裏的，恰和他在前幾個年頭的生活那樣；那就是說，他差不多把全地方上的人都在招待着，時而是打獵，時而是看戲，時而是燕席，時而是音樂會。他得到安德雷公爵底來訪是滿高興的，就和他平常遇看了任何新客的那樣，並且幾乎出於強迫地留着了他過夜。

安德雷被上了年紀的主人和主婦以及來賓中比較有地位的人們款待着，過送了無聊的一天，因爲要慶賀快到的命名日，伯爵家中的賓客是充滿了的。在那應酬之中，波爾孔斯奇把拏特霞看了好幾次，看她在一羣較爲年青的伴侶中始終是笑着滿高興的，他每次都向着自己發問：“她在想甚麼？她爲甚麼那樣的高興？”

晚間，一個人在新到的地方，有好長一會不能睡熟。他讀了一陣書，把蠟燭吹熄了，回頭又把它點燃起來。寢室中很悶熱的，因爲窗戶內面都有甲搭掩蔽着。他在懷恨着那蠢老頭子（他在內心中這樣稱呼着樂士

安夫伯爵)，說是必要的文件還沒有從鎮上到齊，定要把他留着的，他也在懷恨着自己，公然停留下了。

安德雷公爵起牀來，走到窗邊去想把窗戶打開。待他一把那甲搭拉開時，月光洒進了室裏，就好像在窗外等了好一陣在等待着這個機會的一樣。他把窗扇打開了。夜色是新鮮，明朗而沉靜。恰當着窗戶底前面立着一排剪了枝頭的樹子，一面是黑色，一面放着銀輝。樹下有暢茂的，帶露的，叢簇地生長着的甚麼植物，枝枝葉葉在這一處那一處地和銀輝相接觸。更遠一點，在黑色的樹列之外，有甚麼建築底屋頂在閃着露光；右邊有高大的多葉的樹子，樹幹和樹枝燦爛地呈着白色，在那樹頂上有一輪將滿的明月，浮在那澄明的，星稀的春空。安德雷公爵把手拐靠在窗上，他的眼睛望着那天宇。

他的寢室是在二樓；在他頭上三樓上的人也是還沒睡的。他聽見有姑娘們底說話聲在自己的頭上。

“只再來這一次啦”，一位姑娘底聲音說，安德雷公爵立地辨出了那是誰的聲音。

“你到底要幾時才睡呢？”另一種聲音問着。

“我不睡，我睡不熟；有啥方法呢？來罷，再來一

次……”

兩位女性的聲音唱着一種音樂的辭句，是甚麼歌詞底落尾。

“哦，真是滿好！好了，現在去睡罷，在這兒告一個終結了。”

“你去睡罷，但我不能夠”，第一種的聲音回答着，愈見走近了窗邊。她顯然是一直把頭伸到了窗外的，因為他能夠聽出她的衣裳底窸窣聲，甚至連她的呼吸。一切都沉默着，像化了石般地寂靜，和那明月與月光與陰影一樣。安德雷公爵不敢動一下，因為怕由他的不期然的存在驚動了樓上的人。

“松尼雅！松尼雅！”他又聽見那第一種聲音。“哦，你怎麼能夠睡喲！你看真是好啦！哦，真是滿好！你起來罷，松尼雅！”她說，在她的聲音中幾乎含着眼淚。“這樣好的夜景你是從不曾看見過的，是從來沒有過的呢。”

松尼雅說了些拒絕的回答。

“不，你看怎樣好的月亮呀！……哦，是怎樣的可愛呀！你到這兒來罷。好姐姐，乖乖，你到這兒來罷。喏，你看啦？只要這樣坐在這兒抱着膝頭——你看——這樣抱着膝頭——用力地儘管抱得緊緊的——放胆一跳，

便會飛去的啦。……喏，你看，就這樣！”

“當心些，你別要落下去了。”

他聽見一些爭執底響聲，松尼雅底聲音帶着不平的調子：“喏，已經一點過鐘了呢。”

“啊，你總是要掃我的興。好的，你請去睡罷，你請去睡。”

一切又沉默了；但是安德雷公爵知道她是仍然坐在那兒的。他時而聽見有些微動的響聲，時而又聽見在嘆息。

“哦，我的天！真是啥意思呢？”她突然叫着。“一定要睡，那就睡罷！”她撥東一聲把窗戶關了。

“我的存在是毫沒有用處的！”安德雷公爵聽着她說話的時候，不知怎的在滿心希望着她說到自己的名下來，他這樣想着。“並且她又那樣！就好像故意做出的一樣！”他想着。突然間在他的精神中激起了這樣一種和自己的生活底全基調相矛盾的，一些年青的希望和想念之完全出乎意外的交流，使他不能夠明悉自己的心境，惚忙地睡熟去了。

3.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向伯爵一人告了別，便就了歸路，沒有等到女眷們底出來。

已經是六月初旬了，安德雷公爵在他的歸途上又趕進了那座白樺林子，那兒有一株古老臃腫的懈樹對於他是給予過那樣奇異而難忘的一種印象的。馬鈴底響聲比在六禮拜以前在這林子中響得更不能透徹了。一切都充實地長成了，蓊鬱而陰閉着。在林子中點綴着的年青的樅樹們，沒有損壞那全般的美景，却是依照着同樣的格調，由它們那年青的針葉底羽翎抽出了嫩綠來。

整天價都是炎熱；有暴風雨將來的形勢，但只有微微的細雨洒落在路塵和滋潤的樹葉上。森林底左邊是黑暗的，伏在陰影裏。右邊閃着雨滴，在太陽光中輝耀着，微弱地在風中波動。萬彙都達到了華盛的時候，黃鶯兒嘯動着歌喉。時而在近處，時而又在遠處。

“是的，是在這兒，在這森林裏面，我看見過那株懈樹，我和它是表過同情的”，安德雷公爵想着。“但是它

在那兒呢？”他看着路底左旁時他又在想，自己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正在欣賞着他所在找尋着的懈樹。完全變了形的老懈樹垂着滋潤的濃綠的天幕，微微地搖動着，在斜暉中顫漾。掙曲的指頭，臃腫的疥結，老人性的憂鬱和懷疑——什麼也看不見了。從那沒有枝條的，粗糙的經過了百年星霜的柯皮中，有葉子迸出，那樣的滋潤，那樣的嬌嫩，令人難以相信那樣上了年紀的家伙能夠產生出它們。

“是的，那就是那根樹子”，安德雷公爵想着，突然之間來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歡悅與再生底春日的情懷。他的生涯中最美滿的一切時期突然又在他的記憶中甦醒了轉來。奧斯特里慈的崇高的天空，他的夫人底含着責譴的死面，渡船上的弼魯，為夜景之美所陶醉了的姑娘，和那天晚上和那輪明月——那突然之間一齊都衝向了他的心頭。

“不，人生在三十一歲上是還沒有過去的”，安德雷公爵突然地確切不易地這樣斷論着。“我這內部所有的一切讓我一個人知道是不夠的，應該要每個人都也知道；弼魯和那位想向天空中飛去的姑娘，都該知道；每個人都該知道我的生活不好讓為着我自己過送；他們

不得和我的生活全無關係地生活着，我的生活應該要反射到他們一切的生活裏面，他們應該要和我共同生活！”

在旅行後回了家，安德雷公爵決心着在秋間到比得堡去，開始在索想着對於這項決心的種種的理由。爲要說明他想到比得堡去，甚且再就職務，有整個一長串的動人的合理的理由可以俯拾即是。對於實際生活的參預要想懷疑，在他現在已經是不能了解了，就像在一個月以前要使他生出離開鄉下的念頭在他是不能了解的一樣。他所有的一切生活上的經驗，假如不應用到實際上來，不再去參加實際的生活，是會虛費而歸於烏有，在他是很明白的。他現在的確是難以了解，爲甚麼在那樣貧弱的理論基礎上，他能夠那樣的決定着，以爲是在由生活上受着了種種教訓之後，再要相信有貢獻於社會底可能，和享受幸福與愛情底可能，是會使自己卑下的。理智現在是對於反對的一方面給與全部的支持了。

在向立亞山的旅行之後，安德雷公爵對於鄉村生活開始厭倦起來；他以前的探討對於他也沒趣味了，在

他獨坐在書齋中的時候，時時立起身來，向穿衣鏡前走去，儘望着自己的面孔。回頭他又轉到麗莎底照片前面，她的鬚髮打着希臘式的結子，喜悅地溫婉地由那金色的相匣框中望着他。她現在沒有向他說出那些可怕的話語了；她是關心地含笑地望着他。安德雷公爵把自己的兩手操在背後，在室中要走來走去的走好一會，時而蹙着額，時而泛着微笑，在他心中懷蓄着那些違反理性的觀念，那些不能夠以言語傳出，而是祕密着如像一種罪惡一樣的——那些觀念是關聯着弼魯，名譽，窗頭的姑娘，懈樹，女性底美，把他生活底全流改變了的愛慕。假如在這樣的時候有人進了他的書齋，他會特別地硬直，令人不愉快地愛講道理。

“哥哥”，瑪麗亞小姐會在這樣的時候走進來說，“尼可魯胥加今天是不好出去散步的；天氣很冷。”

“假使是天氣熱呢”，安德雷公爵在這樣的機會上會特別乾燥地回答他的妹子，“那他會只穿着一件汗衫出去；但因天氣冷，你該得讓他穿暖和些，有好些衣裳便是爲那樣的目的縫就的。那正是因爲怕受寒氣，而又不肯讓需要新鮮空氣的孩子留在家裏”，他會要這樣說，說得怪是饒舌，就像因爲有那祕密的不合邏輯的成

分在自己心中作用着，他要責罰什麼人的一樣。

在這樣的機會上，瑪利亞小姐會要想到多用腦筋的結果是怎樣使人乾燥化了。

4.

安德雷公爵以1809年的八月到了比得堡。那時候正是年青的斯塔朗斯基*底名譽和他以沒大的精力施行着的改革，達到了最高潮的時期。就在那一個月，沙皇從他的馬車上墜了車，傷了腳，在**培特活府離宮靜養了三個禮拜，每天都接見着斯塔朗斯基，不接見別人。有兩道把社會騷動了的有名的勅令是在那個時期上準備着的，一道是廢止宮中官位之授與，一道是制定五等官與八等官之試驗制度。但是在這些改革之外，有一項政治上的通盤的計畫，要把俄國的政治組織，上而國務院下而村會堂，全部的司法行政財政等，通同改變的計畫是在討論着的。在這時候亞歷山得皇帝自即位以來所懷抱着的那種空漠的自由的理想是具體化而

*Speransky伯爵(1772—1839)

**Peterhof芬蘭灣岸之地名，有離宮別苑。

見諸實行了。那些理想他在前是仗着查安里慈基，諾沃斯爾察夫，柯秋貝，和斯屈羅甘諾夫諸人，他愛戲稱爲他的“Comité du salut publique”（公衆救濟委員會）者之力而策進着的。現在呢，這些人在文政方面換成了斯培朗斯基，在軍事方面換成了*阿拉克謙夫。

安德雷公爵一到了比得堡之後，他以官廷侍從底資格，上了朝廷參列了謁見式。沙皇在兩次機會上遇着他，連沒有向他說一聲話的意思。安德雷公爵早就揣想到他是不合沙皇底脾胃；沙皇不高興他的面孔和他的全品格。在沙皇給與他的那種冷淡的拒絕的警視中，安德雷公爵更證實了自己的這個揣測。廷臣們底解釋是，沙皇對於波爾孔斯奇的冷淡是因爲他自1805年來退隱了的原故。

“我自己是明白，一個人底喜歡不喜歡我們沒有方法去左右”，安德雷公爵想着，“因此我也不要妄想把我關於軍事教練的意見書親自呈給皇上了，但是事實是自會說話的。”

他對他的父執輩的一位老元帥提到過自己的意見書上來。那元帥定了時刻接見他，待他很誠懇，允許了

* Araktcheev伯爵(1769—1834)以殘忍愚昧著名。

要替他呈遞給沙皇。

過了幾天之後，安德雷公爵接到了一張通知，是陸軍總長阿拉克謙夫伯爵底傳見。

在指定的那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安德雷公爵入了阿拉克謙夫伯爵底接見室。

安德雷公爵不認識阿拉克謙夫，也從不曾看見過他，但是凡是關於他所得到的傳聞，對於那位人物使他是難於尊敬。

“他是陸軍總長，是沙皇所信賴的一個人，對於他個人底品格沒有關心的必要；他受了委任審查我的意見書，能夠採用與否自然是全權都在他的手裏”，安德雷公爵作想，當他在阿拉克謙夫伯爵底廳事中和許多重要與不重要的人們在等待着的時候。

在他的奉職期間中——大部分是以副官底資格——安德雷公爵訪問過好些大人物底廳事，那種廳事中的種種有特徵的派頭他立地便可以辨別。阿拉克謙夫伯爵底廳事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在等待着輪班傳見的無足重輕的人們底面孔上泛着一種卑躬屈節與唯命是聽底感情；比較高級的那些人底面孔，念到自己

和自己的位置和自己所等待着謁見的人，都帶着一種普遍的不舒服底表情，藏在故爲平靜與滑稽底面具下面。其中有的沉思着在盤旋；別的又在笑，在打私話，安德雷公爵聽到了 Sila 安德雷依奇底混名（Sila 是猛力或橫暴底意思），又聽到“大人要使你**知道好歹**”的話，是關涉着阿拉克謙夫的。一位將軍（是職位很高的人），等得太久了，在**大大的不高興**，坐着翹起二郎腿，自行蔑視地發着微笑。

但是只要房門一推開了，大家的面孔上又立地只浮泛着一種表情——恐怖。

安德雷公爵請求副官，再把自己的姓名傳達一遍上去，但他接受着一個嘲笑的凝視，說是時刻到了便要輪到他名下來。在有幾個人由副官引進又引出了總長室之後，一位軍官被招到了那可恐怖的門口，那軍官底卑屈和瑟縮的面貌使安德雷公爵吃了一驚。那軍官底接見費的時間頗長。突然之間有大聲底咆哮從那門口聽出，那軍官帶着一個蒼白的面孔和戰顫着的嘴唇，走出，抱着頭把廳事通過了。在那人之後，安德雷公爵被導引到門口去，副官低聲地對他說：“到右手邊窗子旁邊去。”

安德雷公爵走進了一座質素的清潔的書齋，看見桌旁坐着一位四十歲的人，有長的腰身，長而短髮的頭，深的皺紋，八字眉蹙在棕碧的沉鈍的眼上，紅的鷹嘴鼻。阿拉克謙夫掉過頭來向着他，沒有看他一眼。

“你的陳情是什麼？”阿拉克謙夫問着。

“我是沒有什麼陳情的，閣下”，安德雷公爵和婉地回答。

阿拉克謙夫底眼睛掉向着他。

“請坐罷”，阿拉克謙夫說。“是波爾孔斯奇公爵？”

“我是沒有什麼陳情的，只是沙皇陛下把我所呈出的意見書賜交了閣下——”

“很好的，老兄；你的意見書我已經拜讀了”，阿拉克謙夫遮擋着他，只客氣地說了開首的幾句話，又把眼睛掉開了，愈見愈見落到不高興的鄙棄的語調來。“你提出的是新的陸軍條規啦？條規已經是很多的；連舊的都沒有去執行。現在是每個人都可以畫畫條規的；因為寫文章是比做事情容易。”

“我由皇上底意旨來承問閣下對於我的意見書作如何處理的”，安德雷公爵有禮節地說。

“對於你的意見書我已經提出了一個辦法，我移交

了委員會。我是不贊成的”，阿拉克謙夫說，站起來從寫字台上取了一張紙片來。

“這個你看罷”，他把紙片遞給安德雷公爵。

那紙片是打橫地寫着的，沒有點句，也沒有用大寫，只是雜湊着一些字句：

“浮泛堆砌出自法蘭西軍令集之模擬而無必要地與規範教程立異”

“那意見書是移交了那一個委員會的呢？”安德雷公爵問着。

“移交了軍制委員會啦，我並且推荐了你為委員之一人。只是沒有薪水的。”

安德雷公爵微笑着。

“我是不求薪水的。”

“一位不支薪的委員啦”，阿拉克謙夫又說一遍。
“我們再見罷。喂！傳！第二個人是誰？”他叫着，向安德雷公爵鞠了一躬。

5.

在等待着委員任命底通知期中，安德雷公爵去溫

識一些舊交，特別是就他所知道的那些有力的人物，因而是能夠爲自己盡力的。他現在在比得堡經驗着了一種類似在戰鬥之前夜所感受着的那種情趣，他被不安的好奇心惱亂着，不可抗地被吸引到那些更高一層的範圍，有一種的將來在那兒準備着，是幾百萬人底生命所懸繫着的。由年長一輩的人之憤怒，由局外人底好奇心，由當事者底持重，由每一個人底惚忙而焦燥的神氣，由委員和委員會之多數——他每天都要聽着有一些新的委員會成立——他現在感覺着，在1809年的那一年，就在比得堡中是有這麼一種廣大的政治上的鬥爭醞釀着的，指揮官是他所不認識的一位神祕的人物，而同時是被認爲天才的一個人——斯培朗斯基。

他所泛泛地知道的這種改革運動，和那運動底張本人斯培朗斯基，開始使他感覺着很濃厚的趣味，使他自己所提出的軍政改革案在自己的心中很快地便落到第二次的位置上去了。

安德雷公爵恰好是處着最適當的地位，足以接受當時比得堡底最上層的極多樣的範圍之歡迎。改進派熱誠地歡迎他，第一層因爲他有聰明而博識之定評，第二層因爲他由自己的農奴底解放已經得到了是一位自

由主義者底名聲。憤懣着的老年人底一部分也歡迎他，因為他是老公爵底兒子，揣想他對於他們的反對改革是表同情的。女性的世界，所謂社交界，由衷地接受着他，因為他是一位有門閥財產的鰥夫，幾乎是一位新出世的人物，環繞着以傳奇底背光，是他那九死一生的遭難和他年青的夫人之悲劇的死亡。再則凡是以前認識他的一些人，他們公共的品評是，說他在最近的五年來，改變得比從前更好，比從前更溫和，更成重了；說他丟掉了從前的矜持，驕傲，和俏皮，而獲得了與年俱進的鎮靜。人們談論着他，對他感覺着趣味，想和他會面。

在和阿拉克謙夫伯爵會面之後的第二天，安德雷公爵赴了柯秋貝伯爵家底晚集。他對柯秋貝伯爵談到了和Sila 安得來維奇底會面。（柯秋貝談到阿拉克謙夫是用着這個綽號的，聲調中含蓄有一種漠然的嘲笑，像安德雷公爵在陸軍總長底廳事中所注意到的那樣。）

“老兄，就在這件事情上你還是不能不仰仗米海羅維奇（斯培朗斯基）的。他是萬事當行的。我對他提說一下罷。他今晚答應了要來的……”

“但是談到軍制上斯培朗斯基有啥本領呢？”安德雷公爵問着。

柯秋貝搖着頭，微笑着，就像在驚異着波爾孔斯奇底單純一樣。

“我們前幾天對他談起過你來”，柯秋貝接着說；“談到了你的自由的耕作者……”

“哦，那就是你嗎，公爵，那把農奴解放了的？”一位伽特林女帝時代的老紳士含着輕蔑地對波爾孔斯奇說。

“因為領地小全沒有收入的”，波爾孔斯奇回答着，想緩和一下自己的行爲對於那老人所生出的影響，免得無意謂地觸犯了他。

“你是怕嫌落了後的罷”，那老紳士望着柯秋貝說。

“有一件事情我可不明白”，老紳士接着說。“假使讓他們自由了起來，到底誰個來耕地呢？通過法律是很容易的，推行起來是很困難。現在也依然是這個樣子；我問你呢，伯爵，假使人人都須得受攷試，到底誰個會來做官呢？”

“大約是那些通過了攷試的人來做罷”，柯秋貝回答着，交叉着腳在向周圍四望。

“在我的部裏有一位普里安尼契尼柯夫，是一位好人物，一位能員，但他已經六十歲了；他要受起攷試來

怎樣呢？……”

“是的，那真是一個難問題呢，念到教育是沒有那樣普及，不過……”

柯秋貝伯爵沒有把自己的話說完；他立起身來，攜着了安德雷公爵底手，走去迎接着一位高長的，髮作亞麻色的，半禿的四十歲來往的人，那人剛好走了進來。他有一個長而開朗的前額，長長的面孔奇異地，分外地白；他穿着一件青色的燕尾服，有一個十字架掛在頸上，一顆寶星在他的胸部底左側。那便是斯培朗斯基。安德雷公爵立地便把他認出了，有一種寒慄在自己身中通過，就像一個人臨到重要的關頭時所起的那樣。那寒慄是出於敬意，出於羨慕，出於期待，他是不明白的。

斯培朗斯基底全身有一種特有的格調，使他立地便顯得和別人不同。在安德雷公爵所交遊的範圍中之任何人身上，他從不曾看見過在這位人物底重拙的舉動中所表示着的那樣的沉靜和自信。無論在任何人他不曾看見過有這樣堅決而又柔和的一瞥，像現在在那雙半閉着的滋潤的眼睛中所有的那樣；從不曾看見過在那毫無意義的微笑中這樣的有定奪。他從不曾聽見過一種聲音有這樣的巧致，平靜而柔和；但是使他最受

着銘感的是那面孔底優婉的白色，更是那一隻的手，那是頗可橫闊，但是絕端地蓬腫，柔軟，而白。這樣的白和柔軟，安德雷公爵是只有在久住病院的傷兵底面孔上才看見過的。

這便是斯培朗斯基，國家底祕書官，沙皇底信臣，他陪着他到過奕爾虎特，和拿破崙見面交談過不僅一次。斯培朗斯基底眼睛沒有由一個人送到另一個人，不像普通的人初進到稠人廣衆中的那樣，他也沒有忙着想說話。他說話很慢，帶着一種一定是受人諦聽着的自信，而始終只是看見他對話着的人底面孔。

安德雷公爵對於斯培朗斯基底一言一動都特別小心地注意着。像普通一般人，特別是對於周圍愛加以嚴正的批評的人所常有的那樣，安德雷公爵一遇着一位新人，特別是像斯培朗斯基那樣他以聲名而知道的人，是常常有一種希望，想在那人中找尋出人的性質之完璧。

斯培朗斯基向柯秋貝道歉，說他在宮中羈留着了，沒有能夠早來。他沒有說是沙皇留着了他。這種謙虛也沒有逃掉安德雷公爵底眼睛。柯秋貝把安德雷公爵向他介紹的時候，斯培朗斯基徐徐地把眼睛掉過來，在面

孔上帶着有那同樣的微笑，靜默着看了他一會。

“我是很高興和你成了相識；我是久仰大名的，就和大家都久仰你的一樣”，他說。

柯秋貝把阿拉克謙夫接見波爾孔斯奇的態度說了幾句。斯塔朗斯基底微笑愈見擴大了。

“軍制委員會底主席是我的一位朋友——埃牟·馬格尼斯基”，他說，把各個單語和各節綴音，都一個一個地說出，“假如你是情願，我可以替你介紹。”（他在這兒放了一個句點）。“我相信你在他那兒能夠遇着同情和對於正當的事體擱忙的志望。”

在斯塔朗斯基底周圍立地便有人團集起來，剛才談過他的祕書普里安尼契尼柯夫的那位老紳士，也來向斯塔朗斯基質問了一下。

安德雷公爵沒有參加進會話裏去，只是留心着斯塔朗斯基底一舉一動——這位先生，才不久還是一位神學生，而現在在那雙手裏——那雙蓬腫而雪白的手裏——握着了俄羅斯底運命，波爾孔斯奇是在如此作想。安德雷受了驚異的是看見斯塔朗斯基回答那位老紳士時的那種絕端輕視的持重。他對他說話就好像從天上降下綸音的一樣。待那老紳士說得太高聲了，斯塔

朗斯基便微笑着，說他對於沙皇所視以為正當的事情不好批評利與不利。

雜在一般人中談了一會之後，斯培朗斯基立起身來，走向安德雷公爵，把他拉到室中的另一邊去。看來他自己是很想和波爾孔斯奇談話的。

“公爵，我爲那位高貴的老先生糾纏着，還沒有機會和你談說一句話”，他說，帶着一種微示輕蔑的微笑，他藉此是想表示安德雷公爵和他自己同是把他剛才對話着的人沒看在眼裏的。這使安德雷公爵快意了一下。“我是老早就知道了你的：第一層是你對於你的農奴的舉動，那是在國中開了一個先例，是很希望有很多的人來做效的；第二層是相信你對於這次的宮中官位令沒有感受着侮辱的侍從之一人，那道勅令是引起了許多的非難的。”

“是的”，安德雷公爵說，“我的父親沒有意思讓我享受那種特權；我的仕祿是由最低的階級開始。”

“你的令尊是舊時代的人，但顯然地是凌駕在我們的同時代人底水準之上，他們在反對這一次的改革，其實那只是當然而然的事情。”

“我揣想就是那樣的反對中怕多少是有點根據

的”，安德雷公爵說，對於他開始意識到的斯培朗斯基底感化力，想來反駁一下。他不高興凡事都替他打和聲；他想反對他。平常是很長於說話的安德雷公爵，在現在和斯培朗斯基談着話時，感覺着有點困難。他是太專心地在觀察着這位大人物底品格。

“在爲個人的榮耀上或者是有”，斯培朗斯基徐徐的說。

“也怕有幾分是爲的國家”，安德雷公爵說。

“是什麼意義呢？……”斯培朗斯基徐徐地說，把眼睛埋下了。

“我是崇拜孟德斯鳩的人”，安德雷公爵說。“他的學說主張君主制底原則是在名譽，我覺得是不易之論。貴族底某種權利和特權在我看來也是維繫着那種情操的方便。”

微笑從斯培朗斯基底白色的面孔上消逝了，他的面貌由於沒有微笑便呈出了威嚴。安德雷底思想大約是使他感着了趣味的。

“Si vous envisagez la question sous ce point de vue”(你假如把那問題從那樣的觀點來看)，他開始說，他在法語底發音上顯然是有些困難，但比較起他說俄

國時是更要條暢，但仍然是十分鎮靜的。他說那名譽，Phonneur，不是由於對於政務底推進上有害的特權所能維持的；那名譽，Phonneur，可以說是不做受非難的行爲底消極的觀念，或是爲要得到稱讚和獎勵的奮勉底源泉。

他的議論扼要，簡單而明瞭。“把那名譽，那奮勉底源泉，最能維持着的制度，是和偉大的拿破崙皇帝底L'egion d'honneur(名譽獎章)相類似的制度，那於政務底推進無礙而且有益，那不是一種階級的或宮中的特權。”

“我是並不反對的，不過宮中的特權也達到那種同樣的目的是無可否認的”，安德雷公爵說。“每個宮廷侍從都感覺着有維持體面的義務的。”

“但你是不想利用它的啦，公爵”，斯培朗斯基說，表示着一種微笑，那意思是他願意把這種爭執意見的議論客氣地結束了。“假如你在禮拜三肯來枉顧我，那時我會碰着馬格尼斯基，我可以告訴你些可以使你愉快的話，再則我是很高興再和你談話的。”

他把眼睛閉着，點了頭，打算悄悄地脫逃，照着法國的章法，不告而去。

6.

滯留在比得堡的最初的幾天中，安德雷公爵覺察到他在鄉村生活中所構成的思想習慣，完全由各種瑣屑的罣慮，住在比得堡中所不能不有的那些罣慮，所蒙昧了。

在晚上回到自己的住所要在自己的備忘錄上記着四五處約定了時間不能不去的訪問或者會面。生活底機械式，一天底安排，要在各處都準時出席，佔去了他的精力底一大部分。他做不出什麼事情，甚且想不出什麼事情，也沒有時候來想，但只是把他以前在鄉下所想得的事情，在口裏說，巧妙地說出而已。

他有時覺察到自己在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返復着同樣的話頭，自己很不愉快。但是他整天價都很忙，忙得沒有時候想到自己是全沒有思索。

就如在柯秋貝家裏第一次會面時的那樣，斯培朗斯基在禮拜三在自己的家中只接待着安德雷一個人，和他作了很長久很親密的談話，對他給予了很大的印象。

安德雷公爵把世間上大多數的人是看成了一錢不值的家伙的，他懷抱着這樣的一種願望，想在別的某一個人中把自己所追求着的那種的完璧之活的模範找尋出來，因此他已經在相信着在斯培朗斯基身上把這個理想，一位全智全德的人，他是找尋着了。假如斯培朗斯基和安德雷公爵是屬於同一個世界的，是受着同樣的教育同樣的道德傳統，那波爾孔斯基便立地可以探出他的性格中之軟弱的，人性的，不英雄的那些方面；但是這位人物底邏輯理論在他是奇異，就因為不能全懂便引起了他的更深的敬意。

再者，斯培朗斯基一方面是看上了安德雷公爵底才能，另一方面也是想要把他收為部下，在安德雷公爵面前發揮着他那沉着的，公平的理性；他使用着巧妙的阿諛，其中含蓄着自負的，去獻媚他，便是在暗默中承認着只有使君與孤是唯一的能夠看透世間上的俗人們之愚蠢，和自己兩人的觀念之叡哲與淵深。

在禮拜三底晚上那番長時刻的談話中，斯培朗斯基不止一次地這樣說：“在我們裏面凡事是要求其突破傳統底通套”，……或是含着微笑地：“但我們是要求狼子不挨餓而羊子不受傷。”……或則：“他們是不能夠覺

察的”……而且始終是帶着這樣的一種表情，便是說：“我們，便是你和我，我們是曉得他們是啥物什，我們是什麼人的。”

和斯培朗斯基這一番第一次的長話只是增強了安德雷公爵第一次看見他時所懷抱着的感情。他在他身上看出了一個很有智慧而又崇高而有正確的判斷力的人，那人由努力與堅忍獲得了權勢，而只是用來圖謀俄羅斯底福利的。在安德雷公爵底眼中，斯培朗斯基便是他自己所想修積到的一種人物——對於人生之一切的現象都有合理的解釋，只有合理的事物才肯認為重要，而對於萬事萬物都能應用理智底標準尺度的。凡百事理在斯培朗斯基底解釋中都呈着很簡單的形式，而很明瞭，使安德雷公爵對於他的一切的見解都不能不佩服。假如他要議論要抗辯一下的，那只是想表示自己的獨立，不是完全被斯培朗斯基底思想征服了。凡百都妥當，凡百都很當然，只是有一件東西使安德雷公爵不適意。那是斯培朗斯基底那雙冷靜的，像明鏡一樣的眼睛，那好像在拒絕着一切的東西不使侵入自己的靈魂，還有是他那肥白的手，就像普通的人愛看着握有權勢的人們底手那樣，安德雷公爵本能地在看着他

的手。那明鏡般的眼睛和那肥胖的手漠然地使安德雷公爵惱恨着。斯培朗斯基對待別人時所有的那種過分的蔑視，在辯護自己的意見時所用的那樣多方面的理論線索，也使安德雷不很愉快。他除掉比附以外，所有思維上的武器他都使用，他的辯護由一種線索向另一種線索的轉換，在安德雷公爵看來是太暴戾了。一刻時候他像一位實際家，舉起手來抨擊理想家，接着是採取諷刺的路線，辛辣地嘲笑自己的敵人，回頭又把持着嚴正的邏輯的論陣，或是向形而上學底領域中飛躍。（這最後的一種武器是他在辯論時慣愛使用的。）他把問題提到形而上學底最高的地方，通過空間，時間，與同思想底界說，把對手底理論否認了，又降到開始討論着的地平上來。

斯培朗斯基精神之主要的特徵使安德雷公爵震愕着的，是在他對於理智之力量與權威之不躊躇不遊移的確信。斯培朗斯基底腦筋中是明白地決不許有這樣的觀念——在安德雷公爵是常有的觀念——便是一個人畢竟不能夠把自己所想的全部表現出來。凡是自己所想的，所信仰着的一切，庸或是一些無謂的妄執，這種想念他是從不曾有過的。斯培朗斯基精神底那種特

徵最是使安德雷公爵感佩着的地方。

在和斯培朗斯基相識的初期中，安德雷公爵對於他懷抱着一種激情的熱狂的欽佩，和對於波拿伯所曾感受過的那樣。斯培朗斯基是僧侶底兒子的這個事實，這使世俗間的蠢人淺薄無聊地會把他鄙棄為下流的，使安德雷公爵在調理自己對於斯培朗斯基的感情上特別地細心，而無意識地是把那感情增強了的。

在波爾孔斯奇和他同過過的頭一晚上，他們談到法典編制委員會來，斯培朗斯基諷皮地對安德雷公爵敘述到那委員會設置了已經一百五十年，費了幾百萬盧布，什麼也沒做出，只是羅生康普先生在種種的法典上貼上了書籤而已。

“那就是國家費了幾百萬的國帑所幹到的事體！”他說。“我們對於參議院想賦與新的彈劾權，而法律上沒有這樣的規定。公爵，像你這樣的人，不在政府裏擔任職務，那要算是一種罪過呢。”

安德雷公爵說要任那樣的職務應該要有些法律學上的教養纔行，他是絲毫也沒有的。

“但是誰個也是沒有的，你究竟想要有什麼呢？那是一個 *Circulus viciatus* (魔法的環)，我們是該從那兒

突破的。”

在一禮拜之內安德雷公爵成爲軍制編審委員會之一員，而且——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的——他公然又被任命爲法典編制委員會底一個分科底主席。應着斯培朗斯基底依賴他擔任了當時在編纂中的民法之第一部；參照着拿破崙法典與*攸士迭良法典，從事於個人權利篇之編撰。

*五三四年羅馬皇帝攸士迭留士所制。

7,

兩年前，在1808年底初頭，弼魯從他的領地底巡視回到了比得堡，不識不知之間他已經成爲了首都底同濟宗會之主腦。他建設了施食院和公祠，募集了新的宗友，努力於各種宗會之建築，和正確的紀錄之蒐集。他花錢建設教堂，對於義捐金底不足，盡力地補充，凡是說到捐錢上來，大多數的宗友總是吝嗇而不能交齊的。由他的費用，幾乎是獨力地，在維持着由比得堡底宗會所建設的貧民院。

在那期間中他的生活又回到了老路數，委身於同樣的誘惑與同樣的放縱。他喜歡吃，喜歡喝；雖然他覺得那是不道德，是可恥的行爲，但他和在一些鱈夫子底朋儕中，不能夠拒絕那種社會所有的享樂。

然而就在他的經營與耽溺之繁劇中，在虛過了一年之後，弼魯愈見感覺着他所立足着的同濟宗會底地盤，他愈想堅確地立在上面，却愈見在自己的脚下梭開着的一樣。同時他又感覺着地盤在脚下梭開得愈遠，他自己受着宗會的束縛却愈見緊。當他入會時他是像一個人堅決地放了一隻脚在一處泥沼底平滑的面上。因為放了一隻脚下去，便陷沒了；爲要保持自己立足底堅牢，他又把第二隻脚放下去，陷沒得愈見深，陷進了泥裏，到了現在不由他願意不願意是陷到膝拐在泥沼中撐紮着了。

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不在比得堡。(他把比得堡宗會底事務完全撇開了，現在是總不離開莫斯科。)凡是宗會會友的一切的兄弟們都是弼魯在日常生活所認識的人，要在那些人中只是看成宗會上的兄弟在弼魯是有點困難的，像B公爵或D先生，在他們的私生活中看來大多數是意志薄弱的毫無價值的人物。在他們

的宗會圍腰和徽章之下他不能夠不看出他們在俗生活中所努力追求着的官服與寶星。從十名的會員中，其中有一半是和弼魯一樣的富豪，一要掛捐總只捐得二三十個盧布——而且多半是賁賍，弼魯想到了宗會底誓辭來，是說每個宗員都要爲自己的隣人捨去自己的所有的；心中不免有疑團湧起，他盡力想避掉。

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的宗友分成了四組。

在第一組中所算入的人，是不管宗會底業務，也不管公益的事宜，但只沒頭於宗會之神祕的一方面，在探求着神之三身，或物界最初之三大元素——硫磺，水銀，和鹽——或方形底意義，梭羅門殿堂之一切的圖像。弼魯尊敬這一組人，年老的一批人多半是屬於這一組的——弼魯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也算入在這裏面——但是他和他們的趣味不能相投。他的心境沒有在同濟宗會底這神祕的一面。

在第二組中弼魯是把自己和與自己相類的人包括着的，始終在動搖，在探求，但在同濟宗會中還沒有找尋到對於他們自己是直捷而完全明了的道路，不過他們還是在想找。

在第三組中他算入的弟兄是——他們要佔大多數

——在同濟宗會中沒有看見什麼，只是外面的形式和儀式，尊重着形式底勵行，而不問那內容和意義。維拉爾斯基以及宗會底總裁便是這一類的人。

第四組也包含着大多數的宗會員，就中多是新入會的一些會友。就弼魯所能觀察到的，這些人物並不信仰什麼，也並不希望什麼，來進宗會的目的只是在想和一些有錢的年青人接近，他們由夤緣或地位的關係是很有勢力的，這樣的年青人在宗會中很多。

弼魯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開始感覺着不滿足了。同濟宗會，至少是他在比得堡所知道的同濟宗會，在他看來有時只是徒有外觀。他決沒有夢想到要懷疑同濟宗會的本身，但是開始在懷疑俄國的同濟宗會是走錯了路，從本來的源頭離開得太遠。因此在那一年底年末，弼魯便到了外國去探求宗會之更高的神祕。

在1809年底夏天弼魯回到了比得堡。由俄國與外國的同濟宗會間底通信上看來，是傳說着貝蘇雪夫在國外會着了好多德高望重的人；說他精研了許多的奧妙，被昇到了更高的地位，並且帶回來了不少的東西以促進俄羅斯國內的宗會之發展。比得堡的同濟宗會員

們都跑來看他，來向他討好，都在揣想着他有什麼東西暗默地替他們準備在那兒的。

第二級宗會底特別集會發表了，在那會上彌魯該得把他從國外宗會底最高的領袖們所得來的消息傳送給比得堡的兄弟們。集會是一個大會。在照例的儀式之後，彌魯站起來，開始說話。

“親愛的兄弟們”，他開始說，泛紅着面孔有點躊躇，手中拿着演說草稿，“我們在宗會底靜謐中守衛着我們的祕密是不夠的，——我們所需要是行動……是行動。……我們是陷在惰眠裏了，我們需要行動。”

彌魯把原稿展開，開始唸起來。

“為清淨的真理之宣傳與德行之獲得”，他唸着，“我們須得化除人們底偏見，推佈適當於時代精神的原理，担任年青一代的青年們底教育，讓我們自己與最聰明的人士緊密地締結起來，勇敢地，而同時又慎重地，以征服迷信，癡神和愚昧，把信仰我們的人們由一個共同的目標連鎖起來，形成為具有力量與權威的人物。

“為獲得這個目的，我們須得保障着德業之征服惡行；我們須得企圖着使誠實的人就在這個世界中也可以得到他的永遠的報償。然而在那些偉大的志趣中我

們是很嚴重地受着現存的政治組織之障礙。在現存的政治狀態中有什麼可做呢？我們歡迎革命嗎，以暴易暴地來顛覆一切嗎？……不，我們和那個距離得很遠。一切用暴力的改革是可非難的，因為人們既依然照舊，對於惡業沒有改正分毫，因為智慧是無需暴力的。

“我們宗會之全計劃應該在訓練由同一的信念和目標所結合着的，有德行品格的人們，——所謂同一的信念和目標，便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用盡一切的手段去克服惡業與愚昧，而保護才能與德行，把墮落了的人由塵芥中拔起來，把他們轉化成我們的宗友。只有那樣我們的宗會才會得到力量，暗地把那些保護混亂者之手拴束起來，使他們不覺察地便把他們制服了。要之，我們要造成一個統一字內的政府形式，那要不破壞國內的制約而普遍於全世界；在那下面一切別種的政府可以繼續着他們的固有的傳統而施行一切，只要不阻礙我們宗會底偉大的目的，就是德業對於惡行之勝利。這個目的正是基督教義本身底目的。基督教教人們要聖善，教人們要以賢智為規範以利於己。

“在一切都沉陷於黑暗中的時候，單是傳教自然是便夠了的；真理之新穎給與了那教義以特殊的力量，但

是在現今我們却需要更有更力量的手段。現在凡是由感官所導領着的人須得在德行中尋求一種適於感官的妙味。慾望是不能根絕的；我們只須得把慾望導引到一個高尚的目的，那樣每個人在德行底範圍內會尋出滿足自己慾望的方法，我們的宗會須得提供出那種方法來。

“我們在各國一得到了少許有能力的人，他們每一個又去訓練兩個，大家都嚴密地協同着，那嗎一切的事情對於我們的宗會都會成爲可能，我們宗會在暗默中爲人類幸福上已經是貢獻了不少的。”

這一番說話不僅是給與了有力的印象，甚且在宗會中生出了激越底顫動。宗友底大多數，在這番話中看出了“明智主義”底危險的提議，使弼魯感到驚異的是被人看得異常冷淡。總裁開始提出了反對的議論；弼魯便愈見愈見熱烈地辯護着自己的意見。這樣一種議論騷然的集會，是好久以來所沒有的。宗會分裂成了兩派；一派反對弼魯，罵他是“明智主義”；另一派支持他。弼魯在這集會上才第一次感嘆到人心之無限的複雜，就是兩個人能夠同時表示同意的真理都是得不到的。

就是似乎在贊成着他的那些人都是在照着自己的

章法解釋，加了種種制限和變改，是他所不能夠同意的。弼魯所真切希望的始終是正確地照着自己的解釋傳給別人。

在集會終結時，總裁以惡意和譏刺對弼魯說到他的燥性；並且說他之好議論不單是由於道義之愛，並且出於好戰底衝動。

弼魯沒有回答他，但只簡單地問了一下，他的提議是否可以採納。他得到了否定底回答；他沒有等待種種照例的形式之告畢，便退出了宗會所，回家去了。

8.

弼魯又成爲了他所十分恐懼着的憂鬱底俘擄。在集會上演說了那一次之後有三天工夫橫陳在家中的梭發上，不會一個客，也不到那兒去。

在這時候他接到他夫人底來信，懇求他相見，敘述到自己是怎樣可憐地思慕着他，她願意把自己的全生命來奉獻。

在信底尾子上告訴他在一兩天之內便要從國外回到莫斯科。

在這封信之後接着是一位弼魯所毫不尊敬的宗友之一人闖進了他的幽居來。話頭轉到了弼魯底婚姻關係，那人以宗友相規誡的體裁，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說他對於他夫人的苛刻是錯了，說他違背了同濟宗底宗旨，對於悔了過的人不肯容恕。

同時他的岳母，瓦西黎公爵夫人，遣人送信來，求他見面，只消要兩三分鐘，要討論一件重大的事情。

弼魯看見了有一種對於他的圈套，意思是要他和他的夫人破鏡重圓，在他那時所處的心境，他倒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在他看來凡事都是無足重輕；他在生活中看不出有什麼重大的事體，在把他支配着的憂鬱底影響之下，他對於自己的自由，以至處罰他夫人的他自己的路數，都看得很淡漠。

“沒有誰是是，也沒有誰是非，自然她也是不該專受責備的”，他想着。

弼魯之所以沒有承應和他的夫人重圓，那只是由於他目前所陷入的那憂鬱的心境，使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沒有力氣去動手。假如他的夫人是到了他的面前來，他現在是也不會拒絕她。現在有種種問題把弼魯蟠踞着，他和老婆同居不同居的問題有啥要緊呢？

沒有回答他的夫人，也沒有回答他的岳母，弼魯在那天夜裏立即動了身，趕着馬車到莫斯科，去會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

以下是弼魯在日記中所記出的文字。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我現在剛好去看了我的恩人回來，我趕快要記出我所感觸的一切。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在過着貧苦的生活，三年以來患着一種劇痛的膀胱病。沒有人聽見過他呻吟過一聲，訴過一次苦。從清早直到夜深，除掉他在攝取着極簡單的食物時間之外，他都在研究着學問。他誠懇地接受着我，叫我坐在他所睡着的床邊上。我向他行着東方與耶路撒冷底騎士底禮節，他也照樣還我的禮；帶着親切的微笑問我在普魯士與蘇格蘭的宗會裏見聞了些什麼。我盡我所能的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了他，把我在宗會上提議過的一番意見又向他陳述了一遍，告訴了我的不受歡迎，以及我和宗友間的龜裂。

“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在靜思了一番之後，把他自己的意見向我開陳了出來，那立地在我全部的過去

以及在前面陳着的我的將來上投出了光明。他使我驚異的是問我記不記得宗會之三大目的——(1)神聖的祕密之傳衍與研究；(2)在能接受神祕上之自己淨化與自己改造；(3)由這樣的淨化以希圖人類之改良。他問我，在這三者之中那一種最吃緊最重大？無疑的是自己淨化與自己改造。那是我們可以始終不仰仗別人而能達到目的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同時那却是一個目的，需要我們最大的努力，所以我們假如一由傲慢而迷失了路徑，我們便把目的失掉了，或是造次地要去研究神祕，那在我們不淨的人是不配接受的，或是想求人類之改造，而我們自己却是提供着敗德和醜惡之模範。‘明智主義’不是純正的教條，只是因為太熱中於社會的改造而推行之以驕慢。

“在這個論據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非難了我的演說和我一切的行動。我是由衷地表着同意的。談到了我的家事，他告訴我：‘我對你說過，同濟宗員底第一項任務，是求自己底完成。但我們每常愛想，我們如避掉了生活中的一切的繁瑣，我們會更容易地達到這個目的。那是適得其反的呢，兄弟’，他對我說：‘只有在世俗底配慮中我們才能夠達到那三種偉大的目的——’

(1)自知，因為一個人只有由於比較纔能認識自己；(2)更大的完成，這只有由於鬥爭才能獲得；(3)主要的德行之獲得——即是愛死。只有人生之腐敗能教示我們以生活之無聊，強化我們的對於死之摯愛，死寧可說是向新的生活之再生。

“這些話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生活比照起來是更有意義的，他儘管是受着那樣肉體上的痛苦，而從不曾厭生，雖然他是愛死，儘管以他那內在的人格之純潔與超邁，要死他自己覺得都還沒有準備好。其次我的恩人對我完全說明了那宇宙創造底偉大的四邊形之意義，又指出那三與七兩數是萬物之基礎。他勸我要同比得堡的宗友們協作，一方面在宗會中只消執行二流的任務，努力把宗友們從驕慢底深淵中救出，把他們轉換到自知與自己完成底正確的道路上來。再者，對於我個人的身上，他教我第一層要始終保持着內省，為那個目的他給了我一本鈔本，就是我現在所寫着的這個，在將來要記下我一切的行動。”

“比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和我的夫人團圓了。我的岳母流着眼淚到我這

兒來，說鶴蓮到了，說她求我聽她的辯解；她是潔白的，她遭了我的棄置很是不幸，還說了好些話。我是曉得的，假如我一允許和她見面，我便不能拒絕不接受她的希望。在我的遊移不定之中，我不知道該去求誰的援助，誰的進言。假如我的恩人是在這兒，他一定會告訴我該怎麼做的。我退到我自己的居室裏，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信來展讀，追憶起我同他的談話，我從這一切達到了一個結論是：我不應該拒絕一位訴苦的人，我應該對於任何人都加以一臂之助，而且是這樣和我密接着的人，我是該負荷起我的十字架的。

“但是假如我容許她是出於道義，那至少要讓我和她的重圓只有一個精神上的結果。那樣我便決了心，我那樣給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寫了信去。我對我的夫人說，我求她把一切過往的事情都沒掛在心上，我或許對於她做了什麼錯處我求她忘記，我是沒有什麼要容恕她的。我對她告訴了這樣的話，對我是一番快樂。希望她永遠不要知道我之再見她是怎樣的痛苦！我是定居在這座大房子中的二樓上的，我是感受着更生底幸福的情趣。”

9.

在那時在宮廷和大舞蹈會上出入的上流社會，照例是分成幾種小團體的，每一種都有它的特別的格調。在那些小團體中最盛大的要算是法蘭西黨——支持着拿破崙的一黨——是魯米安察夫伯爵和*柯郎苦爾底一黨。在這一黨中鶴蓮一等到定居在比得堡的他丈夫底伯爵邸裏，便佔有了領導的地位。她接待着法國大使館底一批人，以及另一大批有機智有儀止而屬於那一個黨派的人物。

在兩位皇帝底有名的會遇時，鶴蓮正在奕爾虎特；和屬於拿破崙黨的歐洲中的一切名人訂了密切的交誼。在奕爾虎特，鶴蓮是收到了赫赫的功名的。拿破崙本人在戲場內看見她，都稱讚過她說是 C'est un superbe animal! (頂刮刮的一個貓子) 她是一位美貌而嫵雅的婦人底這種勳名並沒有使魯魯驚異，因為與年俱進地她是愈見比從前美貌了。但是使他驚異了的是在最近的兩年中，他的夫人獲得了這樣的一種名聲，說

* Caulaincourt 當時的法國大使，深受亞歷山得底寵遇。

她是 d'une femme charmante, aussi spirituelle que belle (一位絕代的佳人,美而又聰明。)

有名的都里尼公爵寫八葉的長信給她。畢里賓把自己的警句匣子寶藏起來,要在貝穌雪夫伯爵夫人面前才肯開封。能在貝穌雪夫伯爵夫人底夜會中出入,是視為聰明之證書。年青的人們在鶴蓮底晚集之前先要用一番功,以便在她的客廳中作為談話的資料,大使館底祕書們,乃至大使本人,把外交上的機密都要向她啓發,所以鶴蓮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勢力。知道她是很愚蠢的弼魯,有時在她的餐席上和晚集上聽見談到政治,文藝,哲學的時候,要起着一種焦心和驚惶底奇妙的感覺。在這些晚集上他經驗着一種情趣,就像玩戲法的人怕自己的戲法會被人看穿的那樣。但是怕因為蠢正是在主裁這樣的一種晚集上所必要的手段,也怕因為那些愛上當的人恰愛在騙局中感覺着滋味,西洋鏡是沒有拆穿的,那 d'une femme charmante et spirituelle (嬌媚而聰明的佳人)底名譽在鶴蓮是十分固定了,甚至她就要吐出最粗魯最愚蠢的話,每個人都當着天啓一樣,熱心地要從那話中找尋出她所不曾夢想到的深邃的意義。

弼魯正是這種光輝燦爛的社交婦人所必要的丈夫。他是那種無所謂的，奇怪的 grand seigneur (大老爺)，他那種丈夫並不妨害任何人，也不損傷她那客廳中的最高尚的風味，而且有他那個對照對於他夫人底嫻雅與才能呈出一個有利的背境。弼魯在最近兩年間之不斷的向超現實的趣味上之鑽研，他對於超現實以外的一切事物之由衷的厭棄，使他在那毫無趣味的他夫人底圈子中，帶着一種怎麼也不能夠假裝出的那種調子，便是毫不關心，毫不介意，而又對於衆人都一樣的親切，就因為這樣別人也不期然地生着敬意。他進他夫人底客廳就如像進戲場的一樣，和每個人都相熟，對於每個人都和藹，而同時又都冷淡。有時候有有趣的談話他也去參加，他那一來也不管照有沒有“大使館底先生”在座，便笨重地發表着自己的意見，和當場底時行的話風總是不相調和。但是那個 la femme la plus distinguée de P'etersbourg (比得堡最出衆的佳人)之惟丈夫底徽號已經是成了定論的，所以也沒有人把他的荒唐看得認真。

在每天都要在鶴蓮家裏出席的多數的年青人中，波里士·杜魯伯斯珂意是一個，他現在已經得到了很

好的位置，自從鶴蓮由奕爾虎特回來之後，他便成爲了貝蘇雪夫家底最親密的友人。鶴蓮愛稱他是 *mon page* (我的書童)，對待他就像一個孩子一樣。她給他的微笑是給與衆人一樣的微笑，但那有時候在弼魯看來有點傷味。波里士對待弼魯是帶着一種顯著的，恭敬的，淒切的虔敬。這種虔敬底陰影也使弼魯難堪。他在三年前由他夫人所給與他的侮辱是受過不少的苦痛來的，使他現在想把那種同樣的侮辱之可能避掉；他在第一點上，是認自己只是她的虛名上的丈夫，在第二點上，是要自己不疑心什麼？

“唉，她現在已經是一位 * *bas bleu* (青襪子) 了，她不會再蹈她從前的覆轍”，他自己對自己說。“世間上不會有‘青襪子’還要耽溺於柔情的”，他又對自己說一遍；他不知道是從那兒揀來的公式，他無條件地相信着。但是，說也奇怪，波里士一在他夫人底客廳中（他並且幾乎是常常在的）總要給弼魯以一種肉體上的苦痛；那就好像使他的四肢都受了束縛的一樣，擾亂了他的行動之無意識性與自由。

“真是一種奇怪的反感”，弼魯想着；“有一時我倒

* 法文女學者之別稱，頗含譏諷意，英文爲 *blue-stockings*。

是很喜歡他的人。”

在世俗底眼睛中，弼魯是一位大主子，一位頗可盲目而滑稽的，美人底丈夫；一位聰明的怪人，他對於別人沒有好處，也沒有害處，是一位脾氣好的忠厚長者。但是在這些期間中弼魯底心裏却有一項複雜的吃力的內部的發展過程在進行着，那對他啓發了很多的東西，把他引到了很多的精神上的懷疑和喜悅。

10.

他在繼續着寫他的日記，以下是他那時候所寫的文字。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時起床，讀聖經，出去服務”（弼魯依從着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勸告在担任着某種政府委員會底委員）“回家吃中飯，一個人吃（伯爵夫人有不少的客都是我所不高興的），食喝都適度，食後爲宗友寫了幾葉短文。晚上我到伯爵夫人那裏去，告訴她關於B的一個趣談，待我一想到犯不出說這樣的話時，大家都已經大

聲地發起笑來了。

“我精神平靜而幸福地就寢。偉大的我主，佑我走過你的路：(1)以寧靜與曠達克制忿怒；(2)以自制與嫌惡克制淫慾，(3)避去塵世底煩擾，但有不可避免的事務是(A)政務，(B)家務，(C)交遊，(D)會計。”

“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甚遲，醒後在床上睡了好一陣，偷惰。上帝，助我，加強我，讓我能走你的路。讀聖經，但沒有特別的感興。宗友烏魯索夫來：談了些俗事。他把沙皇底一些新計畫告訴了我。我開始批評了起來，但我想到了我的規律和我恩人底教言上來，一個忠實的同濟宗徒，在自己的助力受着需要時，要熱誠地爲國家服務，但他當到沒有受着需要時他應該冷靜地觀省。我的舌是我的敵。

“宗友G, V, 與O來訪；談到了新宗友之加入。他們叫我做理導。我覺得無能而不配。接着便談到神殿之七柱與七階之解釋，又談到七科，七德，七惡，聖靈之七錫。宗友O很雄辯。

“晚間行入宗式。建築中之新的裝飾很增進了儀式之莊嚴。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得了入宗的允許。我推

荐了他，我是他的理導。同他立在那暗室中，有一種奇妙的感情始終惱亂着我。我發覺了我的心中有恨他的心趣，那怎麼也難克服。我誠心地是想把他從惡中打救出來，把他引向真理之路，但是關於他的不好的想念總纏繞着我。他來入宗會的目的只是想和會中的人們親近而得到好處的這種想念浮上了我的心裏。他問過我好幾次，N或S是不是宗會上的人（這問題使我不能夠回答），這都不論，照我所觀察的看來，他對於我們的神聖的宗規是不能夠尊重的，他是過於希圖外我底冠冕而且以之而滿足的人，不會留意到我們的內我之改善。我沒有根據來懷疑他，但他在我看來似乎無誠意；我在暗堂中面對面地和他對立着的時候，我始終揣想着他是在冷笑着我的話頭，我真想用那對針着他的胸坎的劍尖插進他的心中。我不能夠多說話，我不能夠誠實地把我的懷疑傳給宗友們和總裁。哦，偉大的造物主，助我尋得真路，導引出這虛偽底迷宮！”

在這幾葉日記之後留着空白，其後又有紀錄：

“我和宗友V作了很長的有教益的談話，他勸我不要信奉宗友A。我雖然資格不夠，得了不少的啓迪。

*亞東奶 (Adonai) 是造世主之名。奕羅恆 (Elohim) 是統制萬彙者之名。第三個名，這個名是超絕言詮的，包含有全部之意義。和宗友 V 談話，使我增加了力量，精神刷新了起來，堅定了我在德行之路上進行着的志趣。在他的面前沒有懷疑底餘地。我明白地看出了在那俗世科學之貧弱的理論與我們的神祕的包羅萬有的教理間之差異。人的科學割裂一切以求理解，破壞一切以求解釋。在我們宗會底神祕的科學中一切便是一，一切就其集合與生命而得認識。三位一體者——萬彙之三種元素——硫磺，水銀，食鹽也。硫磺有油質的火性；與鹽集合時由其火性使鹽生出熱望，由之而攝引水銀，和水銀緊結，捉着它，集合起來形成種種的物質。水銀是超物質的，流動的，靈性的精髓——即是基督，聖靈，神。”**

“十二月三日。

醒時已遲，讀聖經，但沒受感動。隨後我下樓去，在廣廳中盤旋。我打算作冥想；但是我的想像却把四年前

* 猶太語之上帝。

** 譯者案此等妙論妄誕可笑，具照原文。

的那一件變故爲我帶了來。多羅珂夫，決鬪後在莫斯科遇着我，對我說他希望我現在是享受着完全的精神上的平靜，儘管夫人是不在。我那時沒有回答他。現在我把那會見底詳情全部迴憶了起來，在我的心中對他吐出了極辛辣的很毒的罵詈。待我一感覺到我是怒忿着的，我才自返起來，驅除掉那種想念；但是我是悔之不盡的。

“嗣後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來了，談說起種種的新聞。他一走來時我便感覺着不愉快，向他說了些甚麼，有點不中聽。他回了口。我便激烈了起來，又對他說了好些，不很舒服而且是粗暴的話。他沒有回答，待我一自覺到，我已經是遲了。我的上帝，我是完全不能夠和他應對。這又是我自己的不是。我把我自己位置在他之上，而反落在他之下，因爲他對於我的暴慢是謙抑，而我對他卻懷着侮蔑。我的上帝，容許我在他的面前我能夠更清楚地看出我自己的不是，同時也要能夠有益於他。食後我去睡覺，我明白地聽見在我的左耳邊上有一種聲音在說：‘你的日子到了。’

“我夢見我在黑暗中走，突然之間被一羣狗圍着，但是我不屈地仍朝前走；突然之間有一條小狗銜着了

我的大腿，不肯放。我打算用手來和它撐持。待我剛把它扯開，另一條更大的狗又來咬我。我把它舉起來，舉得愈高，它漲得愈大愈重。突然宗友A來了，捉着了我的手膊，把我拉着同他走開，帶我進一座建築物裏，我進去時是要渡過一道狹隘的木板。我立上那木板，木板彎了，墜了，我便要爬上一道牆，剛好可以搭上手去的那樣高。費了多大的力氣我爬上去了，我的脚懸在一邊，我的身子又懸在一邊。我回頭看，看見宗友A立在牆上，向我指示出一條寬大的樹列路與花園，在那花園中有宏大而美好的建築物。我便醒了。主喇，偉大的造物者，佑我撇掉這些狗子——我的頑惡的一些忿慾，特別是那最後的一個——那把在前的個個之一切的橫暴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扶助我走進那德之殿堂，我在睡眠中得受了一個幻影的。”

“十二月，七日。

“我夢見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坐在我的家裏，我很高興看見了他，誠懇地款待着他。但是在我的夢中，我始終不斷地在和別人饒舌，突然我想到我自己這樣是不能使他滿意的，我想去接近他，和他擁抱。但是待

我一走到他面前，我看見他的面孔變了形，更年青了，他低聲地向我說了一些，說到我們宗會底教條，但他的聲音太低了，我沒聽清楚。接着我們似乎都走出了房間，起了些奇異的事情。我們是在地板上坐着，時而又睡着。他告訴了我一些事情。但我在夢中希望對他表示我的皈依的情趣，我沒有傾聽他的說話，我開始自行描畫着我的內在的自我之情況，和加庇着我的上帝之恩惠。眼淚進了我的眼裏，我高興他看見了我的眼淚。但是他難乎爲情地瞥了一眼，跳開了，打斷了和我的對話。我便惶惑起來，問他所說的話是不是關係着我的。但他沒有回答，但向我呈示着一個親切的神情，回頭我們又突然之間是在我的寢室裏，那兒放着一架廣大的兩人床。他睡在那床邊上，我似乎充滿着想去擁抱他，也去睡下的希望。他在夢中問我。‘把真話告訴我，你的主要的物誘是什麼？你是不知道？我相信你是知道的。’在這一問上我有點惶惑，回答道怠惰是我主要的物誘。他不相信地搖着頭。我愈見惶惑了，我告訴他我雖然和我的夫人在這兒同居，我是沒有以丈夫的資格和她同居的。對於這層他回答說，我沒有權利從我的夫人名下剝奪了我的愛撫，叫我要懂得這是我的義務。

但是我回答他，我是以爲可恥，突然之間一切都消滅了。我醒來，我的心中想起了聖經上語句：‘生命乃人之光，光照於黑暗之中，黑暗不知光之意。’

“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面孔年青而有光輝。那天我接得我恩人底一封信，信中他給我寫着了我的夫婦之義務。”

“十二月九日。

“我做了一個夢，醒來我的心臟還戰慄着。我夢見我是在莫斯科的我的家裏，在那廣大的燕居室中，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由客廳中走出。我夢見我立地看見有更生底奇蹟在他身上表現了，我衝上去迎接着他。我親吻了他的面孔和他的手，在那時候他說：‘你注意到我的面孔是變了嗎？’我望着他，仍然是把他抱着的，我夢見我看到他的面孔是年青，但是他的頭上沒有頭髮，他的身裁完全變了。我夢見我對他說：‘你就突然和我相遇，我會認出你’；我說時又在想，‘我說的是真話嗎？’突然我看見他睡着就像一個死人一樣；繼後他又慢慢地向我走來，同我走進了那廣大的書齋，拿着一冊上等

紙頭的大的稿本。我夢見我說：‘是我寫的。’他把頭偏了一下來回答我。我把稿本打開，全幅都是精美的畫。在我的夢中我知道這些畫是一個靈魂和它的愛人所共同經驗着的戀愛之種種相。我看見一幅美妙的表現，一位少女穿着透明的衣裳，有透明的身子，向雲端飛翔。我似乎知道這位少女不是別的，就是舊約中之雅歌。在我的夢中，當我看着這些畫的時候，我感覺着我做錯了，沒有把眼睛從那畫上離開。

“主喲，扶助我！我的上帝，假如你是要拋棄我，那只聽憑你的意旨；但假如是由於我自己，請教導我當得如何。我由我的淫蕩而殄滅，就如像你是完全拋棄了我的一樣。”

11.

樂士妥夫家底財政狀態在鄉村中住了兩年依然是沒有改良。

尼可來·樂士妥夫雖然堅決地守着自己的決心，勤簡地在暗淡的軍隊上過着極質素的生活，而樂天村中的生活情況，乃至米廷加底辦事手腕，是只有一年一

年地使債台高積。在老伯爵名下所能有的最正確的唯一救濟是到政界上去服務，他便到了比得堡來找尋位置，而同時據他自己說，在自己睜着眼睛的時候要讓自己的姑娘們來快樂一下。

在樂士妥夫家到了比得堡之後不久，伯爾格向維拉求婚，他的請求得到了允許。樂士妥夫家在莫斯科雖是屬於最上流的社會——這個事實他們沒有留心，事實上是屬於那一個社會也用不著他們留心的——然而在比得堡他們的地位是沒有一定的。在比得堡他們是鄉下人；就是樂士妥夫家在莫斯科時不問身分如何所竭誠歡迎過的那些人，都是不肯來訪問他們的。

樂士妥夫家在比得堡也取着開放主義，就和在莫斯科時一樣；在他們的餐席上可以看見聚着許多雜色的人物——樂天村的隣人，年老而不大富裕的鄉村紳士和他們的女兒，年老的女官馬丹培龍斯基，弼魯·貝蘇雪夫，他們村中的郵政局長底兒子，那是在比得堡辦着事情的。在比得堡樂士妥夫家中時常出入的人物中，家友中之最親密的人不久便是波里士，便是弼魯，他是老伯爵在街上遇着把他拉了來的，便是伯爾格，他是整日價都滯在樂士妥夫家，奉承着長小姐的維拉，無

微不至地發揮着要準備求婚的年青人所能有的注意。

伯爾格逢人便要表示自己在奧斯特里慈受了傷的右手，全無必要地要把指揮刀握在左手邊，並不是無謂的舉動。他把這場佳話逢人便說，說得異常執扭，而帶着一種莊嚴底神氣，使每一個人都要相信着這場事件是很有價值而優越的，伯爾格為奧斯特里慈之戰受了兩種獎章。

在芬蘭戰爭中他也得到了表功的機會。他拾得了一個榴彈底破片，站在總司令近旁的一位副官因之而丟了命的，他把這個破片拿給了他的長官。又如在奧斯特里慈戰後一樣，他逢人便談說這件事情，談得很長而執扭，令人終要相信着這也是很正當的一番事情，伯爾格為芬蘭戰爭也受了兩種獎章。在1809年他是親衛軍的一位上尉，有好些勳章掛在胸上，在比得堡供俸着特別有利的位置。

雖然也有些諛皮客會嘲笑他，當伯爾格在他們面前表功的時候，然而伯爾格是一位勇敢的軍官，服務很忠實，也受長官底愛顧，是前途洋洋的有道德的一位青年。在社會上也有確定的位置，這是不能否認的。

四年前，在莫斯科劇場底包廂中遇着一位德國人

的朋友，伯爾格把維拉指給他看，用德國話對他說，Das Soll mein Weib werden（那是要做我的夫人的。）自從那時候以來，他決了心要娶她。現在在比得堡，在慎重地把樂士妥家底位置和他自己的考慮了一番之後，他決定着是時候到了，便提出請求。

伯爾格底求婚在初是不大受人歡迎的。一位無名的里沃尼亞紳士底兒子要向樂士妥家底伯爵小姐求婚，在初是覺得有點異想。但是伯爾格底主要的特徵是一種利己主義，人又樸實，又敦厚，竟使樂士妥家也不識不知地開始想到他既是那樣堅確地相信着是件好事，是件很好的事，那一定是會不壞的。再者，樂士妥家在財政狀態上正感着困難，這個事實那求婚者自然是知道的；還有主要的考慮是。維拉現在已經二十四歲了，也四處都在出場；儘管是有人品而又有才情，然而一直到現在終沒有人來求婚。求婚終竟允許了。

“你看”，伯爾格對一位同僚說，他是稱之為朋友的——只因為他知道一切的人都是有朋友——“你看，我是考慮得很周到的，假如我是沒有考慮得純熟，又或者是總不妥帖，我是不接婚的。但是現在我的爸爸和媽媽是有了養饑了，我在沃斯迭地方替他們把租地買下

了，我可以靠着我的薪俸，她的嫁奩，和我的勤勉，在比得堡過活了。我們能夠舒服地過活下去。我不是爲金錢而結婚的，我覺得那是非紳士的態度，但是女子應該帶她的一份來，男子呢帶他的一份。我有我的官職，她有她的故舊和少許財產。那在目前是有點價值的，可不是嗎？還有主要的考慮是，她是一位美貌的可尊敬的姑娘，而且她愛我。……”

伯爾格紅起臉來，微笑着。

“我也愛她，因爲她有一種性格，是有辨別而很有條理的。她有一位妹子，唉——雖然她們是同一個家庭——是完全不同的，那妹子底性格便不大中意，她絲毫也沒有理性，有的是……我不高興的。……但是我的未婚妻呢……你定請來看看我們罷；請來……”伯爾格接着說下去；他是打算說“用飯”，但一改過念頭說“用茶”，把舌頭送了一下把淡巴菟底烟子吐出了一個小圈，那在他是把一切幸福之夢想具體化了的。

由伯爾格底求婚在兩親心中所引起的躊躇底初念，接着是在那樣的機會上在家庭中照常是有的慶祝和喜幸，但那喜幸是皮相的而不是真實的。

在這場姻緣上兩老底心中有點難乎爲情而且害

羞，是實在的。那就好像他們的良心在責備他們，說他們不很愛維拉，樂得把她放手的一樣。老伯爵比任何人更要難過。他難過的原因恐怕他自己也不能說出，但他的財政上的困難是根本原因。他澈底地不明白他還有甚麼，究竟有好多的債務，維拉底嫁奩他能夠給與多少。他的每一個女兒在生下地時是規定了一份田產，有三百名的農奴附屬着的。但是那些田產之一已經賣了，別一處又抵押了，而且押期已滿又是不得不賣的，因此他要給這份田產是不可能。同時錢也是沒有的。

伯爾格已經定了婚一個月以上，在婚期之前只有一個禮拜了，但是對於嫁奩這個問題伯爵仍然決定不下來，他也沒有對他的夫人提起。有一時伯爵想把立亞山底田產給維拉，其次又想到伐賣森林，又其次是想到開發支票貫賬。

在結婚之前兩三天，伯爾格一大清早走進伯爵底書齋，帶着一種得意的微笑，恭敬地求他的岳丈讓他知道伯爵小姐維拉是有什麼配奩。伯爵爲這早就預期着的質問弄得十分著難，他只不假思索地信口說着。

“我喜歡你肯爲這件事情操心，我是高興的；你終會很滿足的……”

他拍着伯爾格底肩膀，立起來，想要把這場話切斷。但是伯爾格開暢地微笑着，說他假如不能夠確切地知道維拉有怎樣的嫁奩，至少不能夠預先領一部分時，他是只好把這場婚姻中止的。

“因為，你是明白的，伯爵，我的夫人底配奩究竟有多少我都不知道，我便要結婚，那我是未免冒失啦……”

會話由伯爵來告了終結，他很想慷慨而且免掉再作糾纏，便說着他要給他八萬盧布底支票。伯爾格溫婉地微笑着，在伯爵底肩頭上接了一吻，說他是很感謝的，但是如不預先領受三萬盧布的現金，他對於新的生活無法作準備。

“至少要二萬啦，伯爵”，他再說，“其餘是六萬的支票。”

“好的，好的，很好”，伯爵慇懃地說。“可愛的孩子，要原諒我，我給你兩萬的現金，八萬的支票啦。就那樣好了，你和我接吻。”

12.

挈特霞已經十六歲了，那是1809年，是四年前她接

吻了波里士之後，和他一同屈指計算過的一年。自從那時以來她不會看見過他一次。波里士被人提到的時代，她在松尼雅和她的母親之前總是說得泰然自若，他們之間所有過的事情通是當成爲過去了的兒戲，是值得提說，而且完全忘記了的。但是在極暗祕的她的心坎中，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繚繞着她，她對於波里士的那番舉動到底是只該當成爲一種笑談，還是當成爲一種嚴肅的，應負責任的約束。

自從波里士在1805年離開莫斯科去從軍以來，他不會看見過樂士妥家裏的人。他有幾次住在莫斯科，旅行中也從樂天村底近旁經由過，但不會訪問過樂士妥家一次。

有時挈特霞這樣想過，覺得他是不想見她，她的揣想由老年人談到他時所用的沉抑的聲調是證實了的。

“現今的世道舊友是立地被人忘記的”，伯爵夫人在人提到波里士之後愛這樣說。

安那·米海樂娛娜近來也很少來看樂士妥家裏人了。來時她對於他們的態度中有一種顯然的做作，她一有了機會便要謝天謝地的談到她兒子底大才和榮達。樂士妥家搬到了比得堡來時，波里士走來訪問

他們。

他來看他們是不無感觸的。他的關於拏特霞的追憶是波里士底最有詩意的記憶。但是同時他來訪問他們是堅決地決了心要使她和她的父母覺得拏特霞和他之間的幼時的盟誓對於她或他都是沒有束縛的力量的。他仰仗着和貝蘇雪夫伯爵夫人底親交，在社交界中佔有有光彩的地位；仰仗着他完全得到了信任的一位大人物之保護，在官場上也得到了有光輝的位置；他是正在計畫着和比得堡中最有錢的閨秀之一結婚，而那些計畫是很容易實現的。

波里士走進樂士妥家底客廳時，拏特霞是在她自己的房間裏。一聽見了他來，她紅着面孔幾乎是跑的一樣跑進了客廳，煥發着由衷以上的微笑。

波里士心目中的拏特霞是四年前他所知道的一位小姑娘，穿着短短的上衣，有黑色的眼睛在鬚髮下面輝耀着，發着孩子氣的癡笑；故爾，當到完全不同的拏特霞走了進來時，他吃了一驚，他的面孔表示着驚嘆和讚美。他的表情使拏特霞高興。

“唉，你還認得你那慣愛頑皮的小時候的同伴麼？”伯爵夫人說。波里士接吻了拏特霞底手，說他看見她的

改變吃了一驚。

“你長得真是漂亮啦！”

“理所當然的！”擎特霞底含着笑的眼睛在這樣回答。

“爸爸不長得更老了嗎？”她問。

擎特霞靜默地坐着，波里士和她母親間的談話她沒有參加。靜默地細細端詳她幼小時的求婚者的那位青年。他感覺着那執拗的含情的警視之重壓，也警視了她兩三次。

波里士底軍服，拍車，領帶，以及他的頭髮底形式，——都是很時髦而 *comme il faut* (大有講究)的。擎特霞立地看出了。他稍稍打斜地坐在伯爵夫人旁邊的安樂椅上，用右手理着左手上的極清潔而完全合式的手套。他的嘴脣特別優美地噙着，談吐着比得堡中最上流的社交界之情形；微微含着譏諷地說到莫斯科之往昔，和往昔莫斯科底舊交。擎特霞感覺到他之舉出一些最高的貴族中人，說到他在大使館底舞蹈會出席，又說到受了 *NN* 和 *SS* 底招待，都不是全然無意的。

擎特霞坐着始終沒有說話，眨着眼睛望着他。她的眼睛使波里士愈見愈見的不安而害臊。他回顧擎特霞

的回數更多，把話頭打斷了。他坐了不上十分鐘便起身告別。依然是同樣好奇的，挑戰的，而頗含譏諷的眼睛凝視着他。

在他第一次的訪問之後，波里士對自己說挈特霞仍然是和當年一樣在他是可愛的，但他不當惑溺於這種感情，因為要娶她——將近是沒財產的一個女兒——會使自己的前程破壞，沒有甚麼結婚底意圖而要恢復從前的關係又未免沒道德。波里士決心着避免同挈特霞底會面；但是儘管決心不兩天他又來了，來得更頻繁起來，並且整天都留在樂士妥夫家裏。他想着應該和挈特霞說明，告訴她一切過往的事情是該忘記的，儘管是怎樣……她是不能夠做他的夫人，因為他沒有財產，她的父母是決不會許她嫁他的。但是他總沒有機會來說，而且一提到這個問題便感覺着遲疑。他一天一天地愈見模糊起來。挈特霞——照她母親和松尼雅看來——似乎是和從前一樣，戀愛着波里士的。她爲他唱自己喜歡的歌，把自己的百折簿拿給他看，要他在上面寫字，總不讓他提到過往的事來，讓他感覺着她把目前是看得怎樣的快活；每天他都混亂着走回去，沒有說到自己想說的事情，不曉得自己在幹些什麼，自己爲什

麼來，會鬧到怎樣的結果。波里士沒去訪問鶴蓮，每天都接着她的責嚷的信，而依然整天地在樂士妥夫家過着日子。

13.

有一天晚上老伯爵夫人穿着她的寢衣，脫了假髮，從她那白布的寢帽下只露出稀少的一些頭髮出來，跪在地毯上垂着頭，一面做着晚禱，一面在嘆氣又在呻吟。她的房門隙開了，挈特霞也穿着寢衣跑進來，赤腳躡着拖鞋，她的頭髮是纏着捲髮紙的。伯爵夫人迴過頭來，蹙着額。她在返復着她最後的祈禱。“這架寢台不會成爲我的棺材麼？”她的虔誠的氣韻被破壞了。紅着臉的德促的挈特霞，看見她的母親在祈禱，便突地把自己急湊的脚步停止着。她把腰身弓下，無意識地自己吐着舌頭。看見她的母親仍然在祈禱，她踮着脚尖走到床邊；把一雙小小的腳互相擦了一下，把拖鞋脫了，跳上了那伯爵夫人在祈禱中怕會成爲自己的棺材的寢台上去。

那寢台是高而有羽毛被條的，大大小小地順次重

着五個枕頭。挈特霞滑進去了，沉進那羽毛被條裏，裹着滾在一邊去，在被條下面玩起皮來，她把身子縮着，把膝頭抱來抵着自己的下顎，又蹴出去，一面把被條藏着自己的面孔偷看她的母親發着微微可以聽見的癡笑。伯爵夫人把祈禱做完了，帶着一個莊重的面像走向牀邊，看見挈特霞在和她玩着藏花猫猫，她又微笑着她那和氣的微弱的微笑。

“喏，喏，喏！”母親說着。

“媽媽，我可以講講話嗎；唔？”挈特霞說。“喏，在這下把下面，親一次。再親一次，好了。”她抱着她母親底頸子在她的頤下她所高興的地方親了吻。在挈特霞對於她母親的舉動中這要算是太猛烈了的態度，但是她有一種天分和巧妙，無論她怎樣抱着她的母親，她有本領讓她不吃苦，不感覺着不舒服和不高興。

“好的，今晚有啥話呢？”她母親說，靠在枕上，等着又滾在一邊去了的挈特霞把被條解開睡在她母親的旁邊，把兩手伸出，裝着一種滿認真的表情。

在晚上伯爵從俱樂部回家以前，挈特霞走來看望她的母親，是母女兩人間底最大的一些快樂中之一。

“今晚有啥話啦？我也是有話對你說的……”

挈特霞把手來掩着了她母親底嘴。

“是說波里士啦……我知道的”，她認真地說；“我來也就是爲的那件事情。不要說罷；我曉得的。不，你說好！”她把手取開了。“說罷，媽媽！他是不是可愛，唉？”

“挈特霞，你已經十六歲了！在你的年齡上我是出了閣的。你說波里士可愛。他是很可愛的。我愛他就像我的兒子一樣。但是你要怎樣呢？……你在想什麼呢？你把他弄昏了，我是明白的……”

伯爵夫人說這話時，迴過頭去看她的女兒。挈特霞睡着，筆直地看着前面在床頭的一角上彫刻着的桃花心木的司芬克司，因此伯爵夫人只能夠看出她女兒底側面。她的面孔使伯爵夫人驚異了的是那很是認真而集中的表情。

挈特霞在傾聽着籌思着。

“唔，那怎麼樣呢？”她說。

“你完全把他弄昏了，你有什麼希圖呢？你要求他的什麼呢？你曉得你是不能夠嫁他的。”

“爲什麼不能夠？”挈特霞說，絲毫也沒有改變自己的姿勢。

“因爲他太年青，他又太窮，他是親戚……你自己

也並沒有認真愛他。”

“你怎麼曉得呢？”

“我曉得的。那不應該呢，乖乖。”

“但是假如我要……”擎特霞說。

“沒談丟話罷”，伯爵夫人說。

“但是假如我要……”

“擎特霞，我是認着真的……”

擎特霞沒有讓她說完；她把伯爵夫人底大手拉過去，在手背上親了吻，又在手掌上親吻，又把手翻過來在隆起的指關節上親吻，接着是節與節之間，接着又親上其次的關節，低聲地說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說罷，媽媽；你怎麼不說？說啦”，她說，迴顧着她的母親，母親慈祥地望着她的女兒，顯然是望着她把想說的話忘了的一樣。

“那是不行的，姑娘。你們是小時候就處慣了。不是人人都知道的，看見他和你這樣的親密，在來訪問我們

^{*} 西方記月大小之法，以次指之關節頭為正月大，其次之間隙為二月小，以下挨次大小，七月大當小指關節頭，八月大復迴復至次指關節頭，以下再挨次數去。



的青年們底眼中會懷疑你，而且更進一層地，是使他白吃苦。他是很有意找一位和他適當的配偶，一位有錢的姑娘，而他現在有點狂氣了。”

“有點狂氣？”拏特霞返問着。

“我要告訴你我年青時的事情。我有一位表兄……
……”

“我曉得的——基里力雅·麥特維奇啦；但他是老了。”

“他不是從來就老的。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拏特霞，我要向波里士說明。叫他不要那樣常常來……”

“爲什麼不好呢，假如他要常常來？”

“因爲我知道那是沒有結果的。”

“你怎麼知道呢？不，媽媽，你別告訴他。那樣沒意思！”拏特霞說，那聲調就像一個人被人把喜歡的東西奪去了的一樣。“唉，我是不嫁他的，假如他是高興，我也是高興，還是讓他來罷。”拏特霞望着她的母親，微笑着。“並不結婚，但只要——這樣”，她又說。

“要怎樣呢，姑娘？”

“哦，就只要這樣。我是絕對不會嫁給他的，但是……只要這樣。”

“只要這樣，只要這樣”，伯爵夫人返復着，把全身都搖動了起來，出乎意外地發出了好脾胃的老年人底大笑。

“沒笑啦，沒笑”，拏特霞叫着；“你把這床都搖動起來了。你就給我一樣呢，這樣的張霸。……沒笑啦……”她把伯爵夫人底兩隻手抓過來，在那七月的小指關節頭上親吻，又接着親下去——七月，八月——親到另一隻手。

“媽媽，他真是很在愛嗎？你覺得怎樣？從前也有人很愛過你？他是很可愛，很很可愛的！只是不十分合我的意——他太矮小，有點像壁上的一架鐘。……你怕不懂罷？……矮小的，你懂麼，灰色的，又明亮的……”

“真是亂說！”伯爵夫人說。

拏特霞接着說下去：

“你真的不懂？尼可倫加便會懂得的。……貝蘇雪夫呢——他是青色的，暗青色的，又帶紅色，他是四邊形。”

“你也在向他賣俏啦”，伯爵夫人笑着說。

“不，我聽說，他是一位同濟宗呢。他是有趣的，暗青而帶紅色；我不知道怎麼才好使你明白……”

“伯爵小姐”，她們聽見房門外有伯爵底聲音，“你還沒有睡嗎？”

孛特霞梭了起來，蹣上拖鞋，赤着足跑回自己的房裏去了。有好一會她不能夠睡覺。她始終在默想着，她所了解的一切，和她心中的一切，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的。

“松尼雅呢？”她凝想着，看着她的朋友睡熟了，她那一大團頭髮捲着就像一隻貓子一樣。“不行，她怎麼懂！她是道德家。她只愛着尼可倫加，連不肯想着別的什麼。媽媽呢，連她也是不懂的。真是奇怪，我怎這樣的聰明，……這個姑娘怎這麼可愛喲”，她接着在想，把自己當成第三人稱地說，想着有某一位頂聰明的，頂頂聰明而又頂頂美貌的男子在說着自己的一樣。……“她是什麼都齊全的，什麼什麼都齊全的”，這位男子在接着想，“異常的聰明，可愛，而又美貌，異常的美貌，端麗。她會游泳，又會騎馬，還有那聲音！——那真可以說是一種天聲！”她謳吟着齊魯畢尼底歌劇中自己所喜歡的一節歌詞，跳在床上去了，想到立刻便會睡熟不免高興地笑起來，叫杜尼亞夏來把燭滅了；在杜尼亞夏還沒離開她的寢室之前，她已經渡進另一個沉靜的更幸福的

夢底世界，那兒一切的東西都和現實中的一樣輕靈，一樣美麗，只是更要好，因為是完全不同。

第二天伯爵夫人把波里士請了來，和他談了話，從那天起他便沒再在樂士妥家出入了。

14.

十二月31日，就是新年1810年底前夜的le réveillon (除夕)，由一位大人物，在伽特林女帝時代曾顯赫一時的，開了一次跳舞會。沙皇和外交界的人通要出席。

在英吉利·河岸馬路這座有名的貴族府點着無數的燈彩。有警衛立在敷着紅呢的輝煌的大門口，不僅是警丁，就連署長都到了，到了有幾十名警官。馬車不斷地趕去，又有新來的不斷地趕來，載着穿着紅衣的從僕，和戴着羽帽的從僕。從馬車中下來的是穿着禮服，帶着寶星，結着綬帶的男賓；女賓們是穿着紗緞，披着金貂，慎重地踏在澎的一聲放下的馬車踏脚上走出，又德促而無聲地在紅呢面着的門道上走過。

幾乎每一次有新的馬車趕來，在羣衆中都有低語

聲，帽子都脫了。

“皇上嗎？……不是的，是一位大臣……公爵……大使。……你沒看駝鳥毛嗎？……”這些話聲在羣衆中可以聽見。

羣衆中有一位比別人穿得更整齊的人，似乎每個人他都認識，凡是那天底極顯赫的人他都一一地報出名來。

三分之一的來賓已經到了會，而受了招待的樂士妥家却依然還在忙着準備。

爲着那場踏舞會，在樂士妥家中真費了不少的議論和準備；很有不少的擔心是怕招待券不來，怕衣服不齊備，怕凡事都準備得不周到。

樂士妥家是由瑪利亞·伊格那契娛娜·培龍斯基陪着出席的，那是伯爵夫人底一位朋友而兼親戚，是一位瘦削的黃色的皇太后底女官，她在盡力把由鄉下來的樂士妥家導引進比得堡社交界中的上流的交際。

在十點鐘的時候，樂士妥家要趕車到達胡里契斯基公園去訪問那位女官。已到十點前五分，年青的姑娘們還沒把衣裳穿好。

拏特霞是第一次赴大跳舞會的。她那天清早在八點鐘起床，一整天都費在像有熱病般的興奮和煩忙裏。她的全精力自清早以來是集中在盡可能地要把自己，把母親，把松尼雅，都打扮得很好的這一個目標上。松尼雅和她的母親全讓她一手來打扮。伯爵夫人穿着絳色的海虎絨衣裳；兩位姑娘是雪白的紗衣罩着桃紅色的絹衫，胸上繡着玫瑰。她們的頭髮是要梳成 a la grecque (希臘式)的。

要緊的東西都準備好了。脚，手，頸子，和耳朵，都洗了，上了香水，傅了粉，爲那跳舞會底準備費了特殊的注意。鏤花的絲襪，白色的紗緞鞋上着綾結子的，都穿上了。頭也梳得快好了。松尼雅已經裝束完備，伯爵夫人也完畢了；但是忙着管照她們的拏特霞却落了後。她仍然在自己瘦削的肩頭上披着 peignoir(梳頭披肩)坐在鏡子前面。已經穿好了的松尼雅，立在居室底中央，撇着最後的飄帶，在把撇針颯的一聲撇進絹衫裏時把她小小的手指頭傷了。

“那樣撇不行的，松尼雅，那樣撇不行！”拏特霞說，把頭迴過去，把兩手按着頭髮，替她梳着頭的女僕沒有來得及放手。“飄帶不是那樣撇法；你到這兒來。”

松尼雅把腰身放下。挈特霞照着自己的章法替她撇着。

“小姐，真的，你不要動”，女僕說，握着挈特霞底頭髮。

“哦，沒法啦！緩一下子罷！松尼雅，就這樣弄，喏。”

“你快準備好了嗎？”她們聽見伯爵夫人底聲音。
“已經是十點前一分鐘了。”

“立刻就好的……媽媽，你已經停當了嗎？”

“我只消戴帽子了。”

“你不忙戴等我來看”，挈特霞叫着，“你是戴不好的！”

“但是已經十點鐘了。”

準備的是在十點半到會的，挈特霞還不能不穿衣裳，她們還不能不到達胡里契斯基公園去。

頭梳好了，挈特霞披着她母親底上衣，穿着短裙子，在下面露着自己的跳舞鞋，跑到松尼雅面前看了一遍，又跑到她母親那兒去。她把她的頭掉過來，替她把帽子撇上，惚惚地接吻了她的白髮，又跑回到替她綴短着裙子的兩位女僕面前。

現在一切的注意都是集中在挈特霞底裙子上，那

是太長了一點。兩位女僕在把裙邊替她綴短起來，德忙地動着針線。第三一位女僕含着繖針從伯爵夫人那兒跑向松尼雅來；第四一位又把全套的紗衣抱來了。

“瑪胡魯遂加，快點呢，寶貝！”

“把那個抵針給我罷，小姐。”

“你快了嗎？”伯爵在房門外說，走了進來，“這是你們要的香臭水。馬丹培龍斯基會在等得冒火的。”

“縫好了，小姐”，女僕用兩個指頭把綴短了的紗裙提起來，從那裙上吹了一下，又搖了一下，表示她明白提在自己手裏的東西是滿輕鬆而潔白的。

挈特霞開始穿起衣裳來。

“只消一分鐘了，只消一分鐘了，爸爸，你沒進來”，她對着立在門口的她的父親叫出，從那籠着她的全面孔的紗衫下面。松尼雅把門掩上了。一分鐘之後伯爵得了進門的允許。他是穿着一件青色的燕尾服，襪子和跳舞鞋，是塗着香水和頭油的。

“呵，爸爸，你真漂亮啦，滿可愛的！”挈特霞說，立在房間底中央，理着紗衫底繡襞。

“小姐，請你試試看，請你……”，一位女僕說，一面替她穿着裙子，一面把口裏的繖針用舌頭從這一個口

角攬到別一個口角。

“真不好看啦！”松尼雅叫着，聲音中含着失望，待她看見拏特霞底裙子的時候，“真不好看啦！——還是太長！”

拏特霞走了幾步離開穿衣鏡來照照自己。裙子是太長。

“正好的，馬丹，一點也不太長”，瑪胡魯遂加說，仍然跪在地板上在她小姐背後匍匐着。

“好的，太長了，我們再綴短些罷，只消要一分鐘，我們便會綴短起來”，杜尼亞夏說，是一位有決斷的性格。把針從她懷裏的手巾上取出又在地板上縫綴起來。

在那刻時候伯爵夫人戴着她的帽子，穿着海虎絨底衣裳，慚怯地放輕脚步走進室來。

“嗚！嗚！好美人！”伯爵叫着。“她看來比你們底誰還要好看！”……他想去抱她，但她泛紅着，退避了怕把衣裳弄縲。

“媽媽，你那帽子更朝一邊戴點”，拏特霞說。“我從新替你撇”，她朝前走起來。在替她綴短裙子的女僕們沒提防她那樣的往前衝動，把紗衫扯破了一角。

“哦，糟糕！怎麼的啦？不是我的不是……”

“不要緊的，我立刻綴起來那是不會現出的”，杜尼亞夏說。

“我的佳人，我的女王！”老奶媽走到房門口叫着。
“松尼遂加也好看啦；呵，都是美人！……”

在十點十五分鐘她們終竟坐上了馬車，趕着動了身。但是她們是還得趕向達胡里契斯基公園的。

馬丹培龍斯基已經收拾好了，在等待着。儘管她是年老而又醜陋，在樂士妥夫家的情形在她那裏也是一樣，不過倒沒有忙亂，因為她是老於此道的。她的上了年紀而又不美的尊容也是洗好了，上了香水，傅了粉的；她很周到地連耳朵後面都洗過，她的老婢就給樂士妥夫家底奶媽一樣，也很誠摯地稱讚了她女主人底嚴妝，當她穿着黃色的寬衣帶着女官底徽章走進客廳來的時候。

馬丹培龍斯基稱讚樂士妥夫家底穿着，她們也稱讚了她的嚴妝和她的趣味。接着是留心着她們的嚴妝和她們的衣裳，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分乘着馬車，動了身。

挈特霞整天中都沒有自由的時間，自己的面前有怎樣的事情也沒有時候來想過一次。

在溫潤的冷浸的空氣中，在搖蕩着的馬車中之狹湊和薄暗裏面，她才第一次自行描畫着在跳舞會上，在燦爛的華堂中，所等待着她的一些事象——音樂，鮮花，跳舞，沙皇，比得堡中的有光輝的年青人之全部。在她心眼前的光景是太為華麗了，使她甚且是難於相信：那和馬車中的冷浸，暗淡，狹湊，很似不相調和的一樣。

待她在紅毯上移着步武，走進了大門，脫下了皮外套，在輝耀的門道兩旁的鮮花中間，和松尼雅並着肩頭在她母親前面走着的時候，她才意識到在等待着她的一切。到那時候她才記起了在跳舞會上所應該有的舉止，用心着要取出一種莊重的風度，在她以為是適宜於一位跳舞會上的處女的風度。但是可慶幸的是她感覺着自己的眼前有一層霧子；她不能夠明瞭地看出什麼東西，她的脈搏一分鐘要跳一百次，血液騷擾着她的心臟。她所想裝出的只有使她滑稽的風度，終竟沒有成功；她只是震顫於感激地進行着，用盡全力想掩蓋着自己的狼狽。就在這種的情趣之下，她是表現得最可愛的。在她們的前前後後都走着來賓，穿着同樣的跳舞

服，用着同樣低抑的聲調接談着。門道上的穿衣鏡反射出一些淑女，穿着白色，藍色，和桃紅色的衣裳，在赤露着的臂腕上和頸上帶着鑽石和真珠。

拏特霞望着穿衣鏡，把自己和其餘的人不能夠分辨得出。一切都融匯成爲了一個燦爛的行列。在走進第一室的進口處，人聲·脚步聲·寒暄聲之有規律的囁嚅，聳了拏特霞底耳鼓；燈光和輝耀愈見使她眩惑。主人夫婦在門道上已經侍立了半點鐘了，對於每一個走來的賓客都說着同樣的話，*Charmé de vous voir*（來得真好），對着樂士妥家人和馬丹·培龍斯基也說着同樣的應酬。這兩位年青的姑娘，穿着白色的衣裳，在黑色的頭髮上帶着薔薇，呈出同樣的禮儀，但是主婦底眼睛不自覺地在拏特霞之瘦削的身裁上更停留得久一些。她看着她，向她微笑了一下，但那微笑比她對於衆人表示歡迎的微笑似乎更多含有一種什麼。主婦看着她時，或許是迴想起了自己的永遠不能復返的處女期底黃金時代，迴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跳舞會。主人也把眼睛送着拏特霞，扣問伯爵那一位姑娘是他的女兒。

“*Charmante*（滿愜意的）！”他說，吻接着自己的指尖。

跳舞室中，來賓們聚立在門道處，在等待着沙皇。伯爵夫人站在了這一羣人底第一列。挈特霞聽見並且感覺着有好些聲音在問她是誰，有無數雙的眼睛是盯在自己的身上。她明白自己對於注視她的那些人是呈出了一個好感的，這種觀感使她又鎮靜了一些。

“這兒有些和我們是一樣，有些趕不上我們”，她心裏想着。

馬丹培龍斯基在爲伯爵夫人指示出跳舞室中的最出色的一些人物。

“那位是荷蘭公使，你看啦，那位斑白的老先生”，馬丹培龍斯基說，在指示着一位老人，有銀灰色的蓬鬆的鬚髮的，有好些淑女們圍繞着他，都在笑着聽他說話。

“你看她來了，比得堡社交界中的女王，貝蘇雪夫伯爵夫人”，她又指着剛好走進來的鶴蓮說。

“真漂亮呀！她和瑪利亞·安東諾娛娜是不相上下的。你看大家是怎樣地張羅她呀，無論是年青的與年老的。她人又美貌又聰明。……一般的人都說某某大公正爲她想得發狂。你看這兩位女眷罷，雖然她們不怎麼好看，張羅她們的人更多呢。”

她指出一位從室中走過的一位婦人，跟着一位極醜陋的姑娘。

“那是百萬之家底女公子”，馬丹·培龍斯基說。“你看，跟着她的那些求婚者。……那位是貝穌雪夫伯爵夫人底哥哥，昂納多爾·枯拉庚”，她說，指着一位穿着親衛軍制服的美丰姿的軍官，那人從她們的身旁走過，昂起頭從高處越過貴婦人底頭上在望着其外的什麼。

“他很美貌，可不是嗎？他們說他是要娶那位女公子的。你的表弟，杜魯伯慈珂意，也盡力地在張羅她。他們說她有好百萬底配奩。哦，那位嗎？那是法國大使啦”，她回答着伯爵夫人底扣問，問柯蘭庫爾是誰。“你看罷，他真好像一位帝王。但是他們很講禮，法國人是很講禮的。在社交界中沒有更慇懃的人。哦，她也到了！是的，究竟是比誰也還要美貌，我們的瑪利亞·安東諾娛娜！穿得真是樸素！真是高華！”

“還有那位昂藏的帶着眼鏡的先生是一位萬國同濟宗的宗徒啦”，馬丹培龍斯基指着貝穌雪夫說。“把他放在他夫人旁邊：他真是一位丑腳呢！”

弼魯搖蕩着自己的肥胖的身軀，向左右點着頭，從

人衆中走過，無關心地忠厚地就像在市口上的人羣中走着。他從人衆中走過顯然是在找尋什麼人的光景。

拏特霞含着喜悅望着馬丹培龍斯基所稱爲丑腳的弼魯底相熟的面孔，明白了弼魯在人衆中所找尋着的是她們，特別是她自己。弼魯許過她在跳舞會上要替她找一些配手的。但是在找着了她們之前，弼魯在一位很有丰姿的，頭髮黑色的人底旁邊停止着了，那人有中等的身裁，穿着白色的軍服，立在窗邊在和一位高長的帶着好些寶星和綬帶的人在拍談着。

拏特霞立地便認識了那位白色軍服的美好的年青人；那是波爾孔斯奇，在她看來覺得是比前次更年青，更幸福，更更好了。

“我們另外又有一位認識的人呢，波爾孔斯奇啦，你看見了嗎，媽媽？”拏特霞說，指出了安德雷公爵。“你記得嗎，他在樂天村，在我們家裏住過一夜啦？”

“哦，你們認識他嗎？”馬丹·培龍斯基說。“我是看不慣他的。Il fait à présent la pluie et le beau temps(他現在是熾手可熱的啦。)他真高傲！高傲得沒有邊際！他在摩做着他的令尊！他現在是和斯培朗斯基結托着的，在編出一些改革底方案。你請看他對於婦人們的態度

是怎樣罷！她們對他說話，他各自掉在一邊”，她指着他說。“假如他對待我也要像那些女子一樣，我要使他知道好歹的。”

16.

有突然的一番激動，衆賓開始談說着，湧向前去，繼又分散開，在左右排成兩列，頓時有音樂隊底奏樂吹奏起來，沙皇應着樂音走入。沙皇後面跟着主人夫婦。沙皇底步武頗迅速，向着左右點着頭，就像要趕快突破這拘禮底最初的幾分鐘。音樂隊奏着波蘭曲，那種曲調是有名的，因為配有讚美皇帝底歌詞。歌詞底起首是：“亞歷山得，*奕里沙維特；我們的心臟歡喜欲狂。”

沙皇走進了客廳，衆賓都向門道湧去；有幾個人湧擠得太倉卒，湧去又湧回的把臉色都變了。沙皇和主婦對話着從客廳出來時，大家又趕快從門口退開。一位年青的男子，顯示得脚忙手亂地，向貴婦人們衝去，請求她們讓開。有幾位貴婦人，帶着把社交上的各種規矩都忘記了的神情，搶上前去，把自己的衣裳都繚亂了。

* Elisaveta, 皇后之名。

男賓們開始和女賓們接近起來，跳波蘭曲的人都已經配好了。

大家都一齊向後退開，沙皇微笑着，牽着女主人底手由客廳中走出，沒有和音樂合拍。跟在他後面的是主人翁和瑪利亞·安東諾娛娜·拏里遂金；其次是各國大使，各部大臣，各級將軍，那些人底姓名馬丹·培龍斯基是報告不倦的。

半數以上的女賓都有了對手，在參加着，或準備參加着波蘭曲底跳舞。拏特霞覺得自己會和她的母親與松尼雅被遺留在那少數的女賓裏面，沒受人招伴着去跳舞曲而徒作壁上觀的。她立着，她的纖細的兩手垂在兩邊，她的輪廓還不甚鮮明的胸部規整地起伏着。她凝着自己的呼息，用着炯炯的驚愕的眼睛凝視着前面，臉上的神情對於絕頂的幸福或是絕頂的悲慘有同等的準備。她於沙皇沒有感覺趣味，於馬丹·培龍斯基所指示着的一些大人物也沒有感覺趣味；她的心只是為一種想念所充滿着：“難道會沒有人肯來找我的嗎？我是不會在這頭一輪上跳舞的嗎？我是不會被這些男子們看在眼上的嗎？他們好像連沒有看我，就是在看我的時候，帶着的神情也好像是在說：‘呵，不是她，那是值不

得一看的。’不，不會有那樣的事！”她想着。“他們定然知道我是滿高興跳舞的，我跳舞得怎樣好，他們必然是很想和我跳舞。”

已經持續了好一會的波蘭曲底音調，在拏特霞耳中開始響得來就像一種憂鬱的追憶了。她想要哭起來了。馬丹·培龍斯基離開了她們。伯爵在跳舞廳底它端，伯爵夫人·松尼雅·和她立在不相識的一些人中就像立在森林裏的一樣，誰也不感趣味，誰也沒人睬睬。安德雷公爵配着一位女客從她們面前通過，顯然地沒有認出她們。美貌的昂訥多爾微笑着對他腕中的女客說了些什麼，他瞥了拏特霞一眼就像是瞥了壁頭一眼的那樣。波里士從她們面前通過了兩次，每一次都把頭掉開了。伯爾格和他的夫人是沒有跳舞的，向她們走了來。

這一家人聚會在這兒，在這跳舞廳中，對於拏特霞好像是一種恥辱，就像要談家私話沒有適當的地方偏偏要在這跳舞廳上的一樣。維拉在對着她說到自己的綠色的衣裳，她沒聽在耳裏，甚且連沒看她一眼。

沙皇在和最後的一位對手（他和三位婦人跳舞過）舞罷靜立着了，音樂停止了。一位操心的副官向樂士妥

夫家人跑來，求她們還要朝後退一下，雖然她們已經是抵着了壁頭；從音樂臺上又響起了周到的，明晰的，煽誘的，規整的瓦爾池舞曲來。沙皇帶着微笑警視着跳舞廳。過了一分鐘；還沒有一個人開始。是一位幹事長的侍從走向貝穌雪夫伯爵夫人面前請求跳舞。她微笑着把手舉起來放在了侍從底肩上，沒有看他一眼。幹事長的侍從是這一道底行家，把他的對手緊緊地擁着，悠悠然大有自信地和她開始以滑步繞着圓圈，接着在跳舞廳底角上捉着了他的配舞者底左手，把她扯了一轉；在那加快着的音樂底調子中沒有什麼可以聽見，只有侍從底敏給的脚上的拍車底規整的響聲，每三拍子迴轉一次時鶴蓮底天鵝絨的裙邊像火焰一樣飛舞。

挈特霞看着他們，看到跳這瓦爾池舞底第一節的不是她自己，帶着快要哭的神氣了。

安德雷公爵穿着騎兵上校底白色軍服，穿着長襪和跳舞鞋的，帶着熱心的快活的神氣立在圈子前面離樂士妥家人不遠。費爾和甫男爵在和他談話，談到明天便要開幕的第一次的國會。因為他和斯培朗斯基接近，又由他在法制委員會底事業中有所參預，關於那有種種歧異的風說流布着的明天的會議，所處的地位能

夠提出正確的消息。但是他沒有聽見費爾和甫對他所說的話，他在望望沙皇，又望望還沒步入圈中的那些準備跳舞的紳士們。

安德雷公爵看着一些紳士們在沙皇面前有點畏縮，一些淑女們期待着求舞者又急得要死。

弼魯走到安德雷公爵面前握着了他的手。

“你常常是跳舞的。這兒我有一位 protégéé (被保護者)，樂士妥家底小姑娘，去求她罷”，他說。

“在那兒？”波爾孔斯奇問着。“對不住”，他掉過身去對男爵說，“我們隨後到別處去再談罷，在跳舞會上該得跳舞的。”

他向着弼魯所指示着的方向前進。挈特霞底失望的淒絕的面孔呈在了安德雷公爵底眼裏。他認出了她，揣出了她的情趣，看出了她是一位新脚色，記起了她在窗上所說的話，他在面孔上呈着愉快底表情走到樂士妥伯爵夫人底面前。

“請容許我介紹我的女兒”，伯爵夫人紅着臉說。

“伯爵小姐記不記得我不知道，我很高興是已經認識她的”，安德雷公爵說，很有禮地鞠了一次躬，他那禮貌和馬丹培龍斯基說他粗魯的話是成對照的。他走到

挈特霞面前去，在把求舞的話還未說完之前，便已經把手擁着了她的腰部了。他求她舞瓦爾池。挈特霞底臉上可以流於絕望或是狂喜的那種淒愴的表情，突然地輝耀成爲了幸福的，感激的，孩子般的微笑。

“我已經等了你好一陣了”，那受了驚惶的幸福的年青姑娘把手搭在安德雷公爵底肩頭上時，從那快要迸出的眼淚中露出微笑來，在那微笑裏面好像是在對着他這樣說。他們是步進圈子裏的第二對。

安德雷公爵在他當年是頂善於跳舞的人。挈特霞也跳得高妙。她那穿着紗緞跳舞鞋的小巧的腳輕快地不羈地執行着任務，她的面孔煥發着幸福的狂歡。

她的袒着的頸子和兩手是瘦削的，比起鶴蓮底肩頭來沒有那樣的美。她的肩頭也瘦削，她的胸部還未豐滿，她的兩手太纖細。但是鶴蓮的可以說是蒙着有在她身上飽看過的幾千雙眼睛底膠漆，而挈特霞的却分明是第一次才裸露出的少女，假如不是人人都當得這樣，她一定是很會害羞的。

安德雷公爵喜歡跳舞。他是滿心想逃避那些政治上和用心思的話頭，每個人都想來誘他拍談的那種話頭，也滿心想打破因爲有沙皇在場的那種誠惶誠恐的

拘束；故爾他忙着要跳舞；選了拏特霞做對手的是因為弼魯指出了給他，也因為她是最初捉着他的眼睛的美貌的姑娘。但是他剛好把自己的手擁着了那纖細的柔軟的腰部，她的動作，她的微笑，一和他那樣的逼近，她的美之芳醇已經把他醉了。他又感覺着滿幅的生趣和青春，深深地呼吸了一次，同她舞罷靜立時，又才開始瞻望着別的舞對。

17.

在安德雷公爵之後，波里士走來求拏特霞對舞，接着是那位最先開始跳舞的侍從，接着還有好些年青的人。拏特霞泛紅着，歡喜着，把好些過多的求舞者讓給了松尼雅，那一整晚都在跳舞；沒有停止過。在那跳舞會上使別人關心着的東西，她沒留意什麼，也沒看見什麼。沙皇和法國大使談了好一陣的話，沙皇對於某一位貴婦人的態度是特別地慫慂，某某公爵和某某先生有如此這般的言說和舉動，鶴蓮收到了莫大的成功，某某對於她有深厚的注意，舉凡這些她都沒有注意。她甚且沒有看見沙皇，只是覺得在沙皇退席之後跳舞會是更

加熱鬧了。

在晚餐前最熱鬧的煞尾舞之一節中，安德雷公爵又和拏特霞跳舞。他記起了他在樂天村的樹列道上第一次看見她時的情形，她在那月夜不能睡的情形，告訴她無心地偷聽了她的話。拏特霞聽着這些追憶談把臉紅起了來，想要自己辯解，就好像安德雷公爵無心之間所偷聽了的那般情緒，自己是有點害羞的一樣。

就和凡是老於社交界的人們那樣，安德雷公爵所高興的是未染着社交界底常套的一切東西。拏特霞連同着她的驚惶，她的喜悅，她的嬌羞，甚至她的不正確的法語的發音，剛好是投其所好。他對着她說話時，態度是特別地慇懃周到。坐在她的旁邊，談着極單純極瑣碎的一些事情，安德雷公爵飽看着她那一雙明眸底輝耀和她的微笑，那微笑不是由於話材有趣，而是出於內心的喜悅。拏特霞又受着求舞時，她便微笑着立起去跳舞，安德雷公爵特別地飽看着她那羞怯的典麗。

在煞尾舞底半途，拏特霞和人舞罷喘息着回到自己的席位上來。又有人來求她對舞。她是疲倦了，在喘氣，她顯然是想要拒絕的，但她立地把手放在求舞者底肩頭，又高興地離開，向安德雷公爵微笑着。

“我是滿高興坐在你的旁邊休息的呢。我是疲倦了；但是你看，他們總要來求我，我是高興的，我喜歡，我每一個人愛，你和我都是明白的”，在那微笑中所說的是這些話，還有不盡的意思包含在裏面。待她的對舞者一離開了她時，挈特霞飛過廳事那邊去求在跳舞底一節上所必要的兩位淑女。

“假如她是先找她的表姊再找另一個人，那她便會是我的夫人”，安德雷公爵——連自己都大大地吃了一驚——無心地這樣想了一下，當他目送着她的時候。她最先是走到她表姊面前。

“百無聊的想念有時候真會竄進人底心裏！”安德雷公爵想着，“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千真萬確的，那位姑娘是那樣的可愛，那樣的特色，她在這兒跳不上一個月便會被人娶去的。……她真是這兒的尤物”，他想着，當其挈特霞坐在了他的旁邊，把胸上快要墜下來的薔薇花在插正着的時候。

在煞尾舞底終末，穿着青色燕尾服的老伯爵走到跳舞過了年青人的隊伍來。他招待安德雷公爵到他家裏去訪問他們，問他的女兒是否有趣。挈特霞沒有立地回答，她只是微笑了一下，那意思是含着責備：“你爲

什麼要問這樣的話？”

“這樣有趣的事情我自生以來從沒有經驗過！”她說，安德雷公爵看見她那瘦削的兩手很快地舉起來，像要抱她的父親，又立地驛下去了。挈特霞真是幸福，她自有生以來從不曾這樣幸福過。她是在幸福底最高峯，在那樣的時候一個人是極端的善良而仁愛，不相信世間上會有惡和不幸和憂愁之存在。

在那跳舞會上弼魯才第一次感覺着由他的夫人在最上層的社交界中所佔有的地位受了侮辱。他是沉悶着沒有精神。當他立在一堵窗邊，從他的眼鏡框上望出去，並沒看着什麼的時候，他的額上有很深的皺紋。

挈特霞在去就席時從他的旁邊走過。

弼魯底沉悶的不愉快的面孔驚動了她。她停止着，立在他的面前。她想安慰他，把自己的過餘的幸福分與給他。

“真真是有趣呢，伯爵”，她說；“可不是嗎？”

弼魯心不在焉地微笑了一下，顯然是沒有聽明白對着自己所說的話。

“是的，我很愉快”，他說。

“不曉得怎的一個人怎麼會有不滿意的事情！”拏特震想着。“特別是像貝穌雪夫那樣滿好的人。”

在拏特震底眼中，凡是在跳舞場中的人都是特別地和氣的，甜蜜的，善良的人，大家都在相親相愛；決沒有一個人會要互相侮辱的，故爾一切的人都當得是幸福。

18.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想到了跳舞會上來的時候，沒有想念得好一會。

“是的，那是一次很收到成功的跳舞會。加之……是的，那位年青的樂士妥夫姑娘真可愛。在她身上有些東西是新鮮的，獨創的，爲比得堡所沒有的。”

那便是想到昨天的跳舞會上來的他的想念底全部，在飲過早茶後他便開始辦公了。

但是由於疲乏與失眠他是不很高興辦事的，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好。他始終在批判着自己的工作——這是他的一種通習——聽到有客來訪他很是高興。

來客是畢提斯基，他是種種委員會和比得堡中各

種社交界底一員。他是新思想和斯培朗斯基底熱烈的追隨者，是比得堡中最繁忙的一位風信子，世間上有好些人選擇自己的意見就和選擇自己的衣裳一樣——趕照着時髦——但是正由於那個原故顯得是最熱烈的皈依者的，他便是那些人中之一個。

剛好才等到把帽子脫下，他連忙跑到安德雷公爵面前，立地便談論起來。他是剛好才把那天清早由沙皇所開幕的國會底顛末探聽了來，他熱心地便談論到這個題目。沙皇底演說，他說，是非常的傑構。那樣的演說只有由立憲君主才能夠說出。

“皇帝是這樣說的啦，他說議會和樞密院是國家之身分，他說政府不是建設在獨斷的權力上，而是要建立在堅確的基礎上。皇帝說財政系統是當得改革的，度支應得公開”，畢提斯基在好幾個字眼上加強地說着，把眼睛睜得滿開。“是的，今天的開會是一個劃時期的事件，在我們的歷史中劃出了一個最偉大的時期”，他結束了。

安德雷公爵聽着他談說國會開幕時底情形，那在他是以十分的熱心所期望着，是看得來很有重大意義的一件事情，他現在却在驚詫着，在這國會一開幕之

後，這件事情不僅不足以打動他，竟至毫無意義了。他帶着穩重的嘲笑傾聽着畢提斯基熱心的敘說。在他心中的觀念是極其簡單。“那於我和畢提斯基有什麼呢”，他想着，“於我們有什麼呢，皇帝在國會上無論想高興說怎樣的話？那些可以多少使我們幸福一點，妥帖一點嗎？”

這個簡單的着想突然把安德雷公爵對於進行着的種種改革之以前的趣味完全破壞了。那天安德雷公爵是要和斯培朗斯基共餐的，“和着少許的知友”，主人招待他時是這樣的說。那項晚餐，開設在他所十分讚仰着的人物之親密的家庭中，對於安德雷公爵是有意義的，特別因為他在前從不曾看見過在家庭環境中的斯培朗斯基。但他現在竟至不想去了。

然而到了約定的時間，安德雷公爵仍然走進了達胡里契斯基公園中的小小的家屋裏。這小小的家屋是斯培朗斯基底財產，與衆不同的地方是異常的清潔，令人連想到僧院底那般清潔。在嵌木地板的食堂中，到得稍晚的安德雷公爵看見斯培朗斯基底幾位親密的朋友已經在五句鐘時便聚齊了。除掉斯培朗斯基底小女兒（和她父親一樣有一個長的面孔）和家庭女教師之

外，沒有女客。來客是吉爾畏士，馬格尼慈基，斯妥里賓。安德雷公爵由門廊中早就聽見有宏朗的聲音，和斬切的哄笑——像在舞臺上的戲子所發出的那樣。有一個人——聲音很像斯培朗斯基——在斬切地發着笑聲“哈……哈……哈……。”安德雷公爵從不曾聽見過斯培朗斯基發笑，這種尖銳的脆爽的笑聲由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發出，使他生出一種奇異的銘感。

安德雷公爵走進了食堂。全體的人是立在兩窗之間的一座小桌旁邊的，桌上放着些小吃。斯培朗斯基帶着一個愉快的神氣立在桌旁，穿的是灰色的燕尾服有一個寶星，白色的坎肩和白色的高頸帶，是他在那有名的國會開會式上出席的服裝。他的來客在他的周圍繞成了一個圈子。馬格尼慈基掉向着他在敘述着一段逸話。斯培朗斯基傾聽着，對於馬格尼慈基所說的話預先便在發着笑。剛好在安德雷公爵走進食堂的時候，馬格尼慈基底話又被陷溺在笑聲裏了。斯妥里賓在嚼着一片麵包和乾酪，放着宏大的哄笑。吉爾畏士微微地嗤了幾聲，斯培朗斯基笑着他那尖銳的斬切的笑聲。

斯培朗斯基把他的柔軟的白色的手伸給安德雷公爵，仍然在笑着。

“呵，公爵，你來得真好”，他說。“停一忽兒罷……”他回向把話頭打斷了的馬格尼慈基。“我們今天是約好了的；這一次的會餐要盡興地快樂，事務上的話一句也沒談到。”他又回向講話的人，又發起笑來了。

懷着一種驚異和幻滅底哀感，安德雷公爵聽着他的笑聲，看着斯培朗斯基底發笑。那在安德雷公爵看來，好像不是斯培朗斯基，而是另外的某一位人。舉凡在斯培朗斯基身上顯示得神祕而動人的地方在安德雷公爵底眼中突然變成了滑稽而失掉了魅力。

用餐時會話決沒有停止過一刻時候，內容就好像是一部笑談集。馬格尼慈基剛好把自己的逸話說完，另一個人又連忙地要談說出更滑稽的什麼了。那些逸話大部分是屬於官場中的某某顯官的，不則便是官場自身。在這個圈子中這些顯官底極端的無聊似乎是十分明白地決定了的，對待他們的唯一可能的態度是只有開心的調笑之一種。

斯培朗斯基把今天清早的議會上一位聾政治家底逸話告訴了他們，說是每逢扣問着他的意見，他都答道同意。吉爾良士談說一件審查會底情形，那審查會底特色是一切的審查員對於所審查的東西都不懂。斯安里

賓口吃着也參加進會話來，開始談到舊制度下的官權底濫用，帶着一種激越的調子，頗有使談話取出一種嚴肅的轉換之危險。吉爾畏士又講起趣談來，談話又恢復到了剛才的快活。

斯培朗斯基在自己的公餘之暇喜歡休息，喜歡和自己的幾位朋友們閑談取樂，是很明顯的；他的朋友們也都了解得他這種趣味，有意在使他和他們自己得到快活。但是這種的快活在安德雷公爵是無聊而可厭。斯培朗斯基底高聲不愉快地打動着他，他那連續不斷的有些故意做作的笑聲不知怎的對於安德雷公爵總是有點刺耳。安德雷公爵沒有笑，害怕着他自己會被這一批人覺得難耐。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對於大家的快活之沒表同情。他們看來都是快活得忘乎其形的。

幾次他想要參加進話頭，但從他口中說出的話幾次都像水上的泡通木一樣，他不能夠和他們講起笑談來。在他們所說的話中並沒有錯處也沒有不合條理的地方；都是很機敏，很滑稽，但是有一種東西——正是使笑談有味的一種東西——是缺乏着的，他們甚至連這種東西底缺乏都沒有覺察到。

食後斯培朗斯基底女兒和她的女先生離了席。斯

培朗斯基把他的白手撫摩他的女兒，和她親了吻。就是那種姿勢，在安德雷公爵看來都覺得不自然。

男子們照着英國式的辦法，留在席上喝葡萄酒。話頭跳到拿破崙底西班牙遠征，大家都一致地稱讚着，安德雷公爵獨於反對他們。但是在這般談論底中途，斯培朗斯基顯然是想掉換話題，含着微笑開始談出了一個不相關聯的逸話。大家沉默了幾分鐘。

在桌上坐了一會，斯培朗斯基把酒瓶塞了說道，“如今的好酒價錢是很貴的！”說着把酒瓶交給了侍僕便立起身來。大家都立起來了，同樣喧囂地談說着，走進客廳。斯培朗斯基由一位專差接到了兩封信。他拿着走進他的書齋去了。待他一走開，大家的高興便沉抑了下來，來客們開始低聲地談論着。

“好，這一次是朗誦了！”斯培朗斯基從書齋中走出來說。“真是了不起的才情！”他對安德雷公爵說着。馬格尼慈基立地取着一種姿勢，開始朗誦出法蘭西文的滑稽詩，是他自己做來取笑一些名士的。他的朗誦幾次被喝彩打斷了。在朗誦完畢時，安德雷公爵走到斯培朗斯基身邊去告別。

“爲甚這麼快呢？”斯培朗斯基說。

“我約定了要去赴一處晚集……”

他們沒有再說話了。安德雷公爵壁面對着那雙明鏡般的，不可侵犯的眼睛，他自己覺得可笑，怎的會從斯培朗斯基，會從與他關聯着的自己的一切工作中有所期待，自己怪異着怎的會把斯培朗斯基所幹的事情看得有些價值。那種規整的毫無樂趣的笑聲，在安德雷公爵離開了斯培朗斯基之後，在他的耳中還響了好一會。

回到寓所安德雷公爵開始觀省着最近四個月以來的自己在比得堡中的生活，就好像是有點新異的一樣。他想到他所舉出的成績，和他所探訪過的人物，他所提出的軍制改革案，那可被了採擇以作參攷，但是是置諸高閣的，因為有另外一種極可憐的提案已經編制出呈上沙皇去了。他想到委員會底集會，伯爾格是其中的一員。他想到在那些集會上聚精會神地拖拖搢搢地所討論着的總是一些關於集會上的種種形式上的問題，一說到本質的問題上來總是力求其簡略的。他想到他自己的改編法制上的工作，慎重地把羅馬的和法蘭西的法典翻譯成俄文的工作，自己覺得有點慚愧起來。接着他便活生生地想像着波古查羅沃，他住在鄉下時的

追求，他的向立亞山的巡視；他想到他的農人，想到村老的杜隆；把他目前所條分縷析着的法制中的個人權利應用到他們身上來，他奇怪着他自己怎麼能夠這樣的悠閑來幹着這樣百無聊賴的工作。

19.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去訪問了好幾家他以前沒有訪問過的人家，其中有樂士妥家，他去重溫他們舞蹈會上的交誼。照禮本是有去訪問樂士妥家的必要的，在這些禮節底顧慮之外，安德雷公爵想去看看那位特色的，矯健的姑娘在家庭中的情形，那在他是留有那樣一種快活的記憶的。

拏特霞是第一個走來迎接着他的人。她是穿着青色的日常裝束，她穿着那樣的裝束使安德雷公爵感覺着比穿着舞裝的還要美麗。她和她的一家人接受着安德雷公爵就像是一位舊友一樣，很隨便而很慇懃。全家的人，在前安德雷公爵是評隲得那樣嚴格的，現在看起來都是可愛的，單純的，親切的人物。老伯爵底周到與和氣，在比得堡中特別是難能而可貴的，使安德雷公爵

不好拒絕着不留吃晚餐。

“是的，都是和氣的，滿好的人”，波爾孔斯奇想着。
“自然他們並不了解拏特霞所有的是怎樣的美點；但他們都是好人，對於那位可愛的姑娘底，那樣充滿着生命的，動人的詩的姿態是絕好的背境。”

安德雷公爵在拏特霞身上看出了一種特殊的世界，和他是完全遠隔，而充溢着爲他所未知曾道的愉悅，那個奇異的世界，就在樂天村底樹列路上，在那月夜的窗頭，是已經翻弄過他的。現在那不再翻弄他了，那在他好像不再是生疎的世界；而他自己寧是踏進了那個世界裏，在那裏面找到了新的喜悅。

食後拏特霞應着安德雷公爵底請求去彈鋼琴，開始唱起歌來。安德雷公爵立在窗邊和女眷們談着話，一面傾聽着她。在有一句話底當中，安德雷公爵把頭話停止着了，突然覺得有眼淚梗着自己底咽喉，這在他自己是從不曾夢想到的。他看着拏特霞唱，好像有甚麼新異的幸福的東西激動了自己的性靈。他是幸福，而同時又是悲哀。他的確是沒有來由可哭的，然而他快要哭了出來。爲的什麼呢？爲的他過往的戀愛？爲的那位小巧的公爵夫人？爲的他已失了的幻想？……爲的他對於將

來的希望？……是，而同時也否。使他快要哭出來的重要原因，是那種可怕的對照之突然的活現的自覺，便是在他自己心中所存在着的某種極端偉大的而又無限的東西，與他自己本來就是連她也是的，那種有限的實質的物什之間的對照。這個對照，在拏特霞唱着歌的時候，使他傷心，也使他快樂。

拏特霞一把歌唱完了，她走到他面前來，問他喜不喜歡她的聲音。她問着，待一說出了口之後便紅起了臉來，覺得自己是不該這樣的發問。他微笑着看着她，他說他喜歡她的唱歌，就如像喜歡她的所行所為的一切。

安德雷公爵離開樂士妥家時，已經是很晚了。他照例去就寢，但立刻看出他是不能睡的。他點燃了燭，坐在床上；又把燭滅了，又睡下去，不能睡眠絲毫也不感覺着痛苦：他在自己的深心中感覺着一種新的喜悅，就如像他從窒息的一室中走進了開曠的世界一樣。他和那位樂士妥家底小姑娘發生了戀愛，他是從不曾想像到的。他並沒有想着她。只是一把她提想起來，生涯之全部便呈現在新的光裏。

“我在掙持什麼呢？生命，全部的生命，以滿幅的快樂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在這狹隘的，鋼閉

的圈子中蹣跚呢？”他對他自己說。到這時他方才第一次規畫着他的將來底種種幸福的計畫，規畫了好一陣。他決心着他應該留心到他兒子底教育，要找一位教師來，把那孩子託付給他。其次他想到要卸却軍職，要到外國去，遊歷英格蘭，瑞士，意大利。“在我還感覺着這樣地年富力強的時候，我要充分利用我的自由”，他自己告訴自己。“弼魯說得不錯，一個人要想幸福，當得相信着幸福之可能，我現在要相信了。我們且讓死者去把死者埋葬着；但我們還是活着的時候，我們要活着，而且幸福地活着”，他心裏這樣想。

20.

有一天清早亞多爾夫·伯爾格上校來訪問弼魯，弼魯和他只是如像認識莫斯科和比得堡中的每個人的那樣並沒有深交的。他穿着一件嶄新的軍服，傅了粉的鬚髮聳在前額，摹倣的是沙皇亞歷山得·鮑樂維奇。

“我剛纔去訪問了伯爵夫人，不幸的是我的請求沒有得到許可。伯爵，我希望你是會使我幸福的”，他說，含着微笑。

“你有什麼見教呢，上校？我是定要盡力的……”

“伯爵，我現在呢完全是定居在我的新屋子裏面了”，伯爾特對他說明，含着十分的自信，以為一聽見這樣的話，誰也是會喜歡的；“所以我希望邀請我的朋友和我夫人底朋友來作一次小小的晚集。（他微笑得更加趁心。）我是打算請伯爵夫人和你賞賞光，到我們舍下喝杯茶，再……用一下晚餐。”

只是伯爵夫人鶴蓮娜·瓦西黎奕娛娜，覺得和伯爾格那樣的人往來是低了身分，桀傲到連這樣的一番招待都拒絕了。伯爾格明白地敍說他為什麼要邀請少數優越的人到自己的新居；為什麼他高興這樣做；為什麼像打牌吃嗑一類的壞事他不肯花錢，而在接交上等的人却是不怕破費；說得十分的坦白，使弼魯不能夠拒絕，答應了出席。

“只是不要太遲了啦，伯爵，假如我敢冒險的請求你。八點前十分鐘呢，我冒險的請求你。我們要玩玩波斯通牌啦。我們的將軍是要來的；他對我很親切。我們準備了小小的一席晚餐呢，伯爵，所以我要求你賞光。”

反乎通常的習慣（他是照例遲到的），弼魯沒到八點前十分鐘，在八點前十五分鐘的時候，便到了伯爾格

家裏。

伯爾格夫婦爲他們的小集是籌備得很周到的，已經是完全停當了在等待着他們的來客。

伯爾格，和他的夫人坐在新的，清潔的，明朗的書齋裏，有小型的胸像和圖畫和新的家具裝飾着。伯爾格穿着新的軍服，緊緊地扣着，坐在他夫人底旁邊，在對她敘說一位人是常常能夠而且應該和在上位的人結交的——因爲只有那樣講起交際來才有意義。

“你可以長些見識，有事情也可以拜託。你看我罷，你看我從低級的職務是怎樣陞進了的（伯爾格回憶自己的生活，沒依年齡，而是依着陞進的）。我的同僚依然是無名小卒，而我已經是團長了。我得到做了你的丈夫底幸福”（他立起來親吻維拉底手，但是順便是把捲起來了的絨毯底一角理順了）。“這些我是怎樣得到手的呢？主要的是我知道怎樣去選擇朋友。一個人在執行自己的職務上，當得聚精會神而有規律，那自然是不用說的。”

伯爾格微笑着，覺得自己是優越於一位孱弱無力的女子，他把話頭停止着，想到他的這位可愛的夫人，究竟不外是一位孱弱的婦女，她永遠不會了解得一位

男子底攪幹——*ein Mann zu sein。維拉也在微笑着，同時是有她自己的優越感，她覺得她的良人是專一而精幹，然而和一般的男子一樣，對於人生的理解是錯誤了的。伯爾格，根據着對於他夫人底判斷，把一切的女性都看得孱弱而愚蠢。維拉，根據着對於她丈夫一個人底判斷，由她丈夫所得來的觀察一般化起來，以為一切的男子都覺得只有自己有常識，而同時是什麼也不懂，只是傲慢而自私自利。

伯爾格立起來了，慎重地擁抱他的夫人免得把那鏤花的領披攪縐了，那是他費了一筆大錢買來的，他剛剛在她的嘴唇尖子上親吻了一下。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們不可以太快的便有生育”，他說，由於一種聯想作用連他自己都是沒有意識到的。

“是的”，維拉回答着，“我是滿不希望的。我們還當得替社會服務啦。”

“幽蘇卜夫公爵夫人披的剛好是那樣的呢”，伯爾格含着幸福的和氣的微笑指着領披說。

在那時候外面傳報道貝蘇雪夫伯爵到了。兩位年青的夫婦交換了一下私自滿足底眼色，各人在精神上

* 德文“成爲一個男子。”

爭持着得到這番光降底功勞。

“這就是善於擇交底榜樣呢”，伯爾格想着。“這就是善於攪幹底榜樣呢。”

“但是呢，我請你留意一下”，維拉說，“當我在和客人張羅的時候，請你不要來糾纏我，因為對於每一個客人應該怎樣接待，在那些人中該說怎樣的話，我是很拿手的。”

伯爾格也發着微笑。

“哦，但是我們男子有時候是要高興談些男性的話啦”，他說。

弼魯被引進那間小巧的會客室，在那裏面如不把均衡·整·筋·秩序破壞了是不能夠坐下的；所以伯爾格雖是慷慨地要讓一位顯客來破壞他的安樂椅或是發底均衡，而他自己在這一點上顯然是很難以決定，只好讓自己的客人來取決這個問題，那是近情近理而不足怪的。弼魯把均衡破壞了，自行移出了一把椅子來，伯爾格和維拉也就開始了他們的晚集，你攘我奪地爭着去款待他們的來客。

維拉在自己的心中決定着以為和弼魯講話是應該談到法蘭西大使館來的，立地便談上了這個話題。伯爾

格斷定着男性的會話是必要的，便阻擋着他夫人底話頭提說到和奧國開戰底問題上來，由那個普通的問題不知不覺地一跳，跳到了個人的私事上來，說他是怎樣被人勸告着去出征，而他是不能不拒絕的原因。話頭雖然是全無聯絡，維拉雖然憤慨着這種男性的成分之妨害，但是兩位年青的夫婦是異常滿足的，雖然來的只有一個客，晚集是很順利地開始着了，而且他們的晚集和別處的晚集是一個模型造出來的，——有同樣的會話和茶和明燭。

其次來的是波里士，伯爾格底一位舊僚友。他對於伯爾格和維拉的態度多少帶着一些保護者和優越者底氣韻。波里士之後來了一位上校和他的夫人，其次是將軍本人，其次是樂士妥夫家，晚集現在是真和一切別處的晚集一樣進行起來了。

伯爾格和維拉看見在他們客廳中的這些動作，聽着那不連續的談話底聲音，羅裙底窸窣，相互的寒暄，禁不住他們的會心底微笑。一切的情形和別處的都沒有兩樣；特別是那位將軍，他稱讚他們的房屋，拍着伯爾格底肩膀，以父親般的威勢指揮着波斯通牌桌底佈置。將軍坐在伯爵伊里亞·安得來維奇旁邊，那是次他

一位的來客。年老的來客們聚在一道，年青的人們又聚在一道，主婦坐在茶桌前面，桌上有點心盛在銀製的籃子裏，就和潘寧家底晚集上所用的點心一樣。一切的情形都和別處所有的情形相同。

21.

弼魯是顯客之一人，不得和老伯爵，將軍，上校等同坐在一桌。他一坐到牌桌上，恰好是正對着拏特霞的，自從跳舞會以來在她身上起了不可思議的變化使他驚詫了。拏特霞是沉默着的，不僅沒有她在跳舞會上那樣的美貌，倒寧可說是平淡無奇，只是在她的面孔上對於凡事都有一種客氣的不關心底神情。

“她是怎麼的呢？”弼魯詫異着，警視着她。她是坐在茶桌上的她姐姐旁邊的；對於坐在旁邊的波里士沒精打彩地回答着，連沒有看他一眼。弼魯拿到一套同色的張子，吃了五家底牌，使得同自己聯在一夥的人滿高興，他正在把吃張搏攏的時候，聽見有打招呼的聲音，有人走了進來的脚步聲，他又警視了她一下。

“哦，她是怎麼的？”他愈加詫異地對着自己說。

安德雷公爵立在了她面前，對她說了些話，在他的面孔上帶着一種關心的溫柔底神情。她抬起了頭來望着他，兩臉泛得緋紅，顯然在控制着自己的流於喘息的呼吸。有某種內在的火焰，在剛才是熄滅了的，現在又活鮮鮮地在她心中燃起來了。她是完全變了形。由她剛才的平淡無奇的女子變成了在跳舞會那樣的美姬。

安德雷公爵向弼魯走去，弼魯在他朋友底面孔上看見了一種新穎的年青的表情。在玩着牌的時候，弼魯掉換了好幾次的坐向，時而背着拏特霞，時而又向着她，在六場底勝負之中他都在看着她和他的朋友。

“在他們兩人之間是有很重大的什麼發生着的”，弼魯想着，同時是歡喜又是苦痛底一種情緒激盪着他，使他把勝負忘記了。

在六場勝負之後將軍站起來，說是像這樣用不着打牌了，弼魯便得到了自由。拏特霞在室的一邊對松尼雅和波里士談話。維拉呈着嫵雅的微笑在對着安德雷公爵說些什麼。弼魯走向他朋友面前去，問他們是否在談秘密，坐在了他們的旁邊。維拉看到安德雷公爵對於拏特霞的注意，覺得在一個晚集上，在一個真正的晚集上，對於詩的情趣之種種幽婉的暗示是絕對地不可缺

少的，她湊着一個機會，在安德雷公爵是一個人的時候，便和他談起了一般的情緒上的話來，特別是談到了她的妹妹。她把安德雷公爵是看得很聰明的，她覺得像和這樣一位聰明的客人，她在他的面前要發揮出她自己的外交上的本領。弼魯走到他們面前時，看見維拉正在辯舌滔滔地談得自鳴得意，安德雷公爵却是有點惶惑——這種神情在他是很少見的。

“你以為怎樣呢？”維拉帶着微妙的微笑說。“公爵，你的炯眼是很犀利的，立地便可以看透人底性情。你覺得挈特霞是怎樣呢？她能夠堅實地保持着自己的愛情嗎？她能夠像別的女人一樣”（維拉是說的她自己）“一旦愛了一個男子便永遠保持着貞節嗎？我以為要那樣才是真正的愛！你以為怎樣呢，公爵？”

“令妹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安德雷公爵回答着，帶着一種譏諷的微笑，他是想在那種微笑之下掩藏着他的惶惑，“不能夠判決這樣微妙的一個問題；再者，我覺得是最少引人注意的婦女是最能貞節的”，他加上一句，望着在那時候和他們坐在一道的弼魯。

“是的，那是真確的，公爵。在這如今”，維拉接着說（凡是一般平庸的人一談到“這如今”來，他們的意思是

說他們懂得時代底特徵，懂得人的性情是隨着時代轉變的，維拉也正是這樣），“在這如今一位姑娘是太自由了，le plaisir d'être Courtisée（喜歡被人崇拜的心事）每每把自己心中的這些真實的感情隱閉了。拏特霞呢，照實說來，是很有這個毛病的。”

話頭又回到拏特霞來，使得安德雷公爵不舒服地蹙着眉頭。他想立起來，但是維拉帶着愈加微妙的微笑執扭着說。

“我相信，像她那樣受人崇拜的人是沒有的”，維拉接着說；“但是直到最近，沒有人真實地使她感動過。你自然是知道的啦，伯爵”，她轉向着弼魯，“就是我們那位漂亮的表弟，波里士，entre nous（我們是講私話呢），他對於柔情底世界是很很地，很很地深入了的……”她是想暗示出那一種時行的愛底圖面。

安德雷公爵蹙額着，沒有說話。

“但是呢，你自然是波里士底一位朋友啦？”維拉對他說。

“是的，我認識他……”

“他或許是告訴過你的，他對於拏特霞的幼時的戀愛？”

“哦，他們在幼時有過戀愛嗎？”安德雷公爵問着，臉上不期然地突然泛紅起來。

“是的呢，你知道的，凡是中表間的密切的親近是每每要轉化成爲戀愛的：所以中表是一種危險的隣人啦。可不是嗎？”

“哦，那是千真萬確的”，安德雷公爵說，突然地不自然地饒舌起來，他開始和弼魯開玩笑，說他和他在莫斯科的表姊妹，年已五十的淑女們，有當心的必要，在這些談諧中他站立起來，捉着弼魯底手，把他拖在一邊去。

“喂，怎的啦？”弼魯說，詫異地看着他朋友底激昂，看見他立起身時瞥了拏特霞一眼。

“我要，我要告訴你”，安德雷公爵說。“你知道那一雙女人底手套的啦”（他是說的同濟宗對於新入宗的兄弟所給與的手套以贈與他所愛的女人的。）“我……但是，不好，我要隨後告訴你。……”在他的眼中含着異樣的光輝，行動中含着一種飄忽地，安德雷公爵走到拏特霞近旁，在她的身邊坐下了。弼魯看見安德雷公爵問了她些話，她回答他，把臉暈得緋紅。

但是在那時候，伯爾格向弼魯走來了，執扭地求他

去參加將軍與上校間的關於西班牙遠征的議論。

伯爾格是滿得意而又幸福的。會心底微笑從不曾離開過他的面孔。晚集收到了大大的成功，和他所曾經看過的別處的晚集完全是一樣。一切的情形都是一個模型造出的：淑女們底優婉的談話，打牌，在和牌之後的將軍底高呼，開水壺，茶和點心；但有一樣東西，他在晚集上所常常看見而想摹倣的東西，是缺乏着的。便是在男客之間沒有高談闊論，沒有談到什麼重要的有見識的問題。將軍現在談起了那種議論來，伯爾格便來拉弼魯去參加。

22.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受了伯爵伊里亞·安得來維奇的招待，在樂士妥夫家中晚餐，和他們整個地過了一天。

家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安德雷公爵是爲誰個來的，他也彰明地整天都用心着和拏特霞住在一道。

有一種嚴重底感覺，一種什麼重大的事件定要實現的感覺，不僅是在拏特霞底心中——那是害怕着，而

又高興着熱心着的——就是全家底人都是懷抱着的。伯爵夫人看着安德雷公爵和拏特霞談話時，帶着悲哀而嚴肅的眼睛望着他，待他一回過頭來看見了自己時，又懼怯地故意地想找些不要緊的話來和他談說。松尼雅怕離開拏特霞，又怕自己和他們處在一道時會妨礙着他們。拏特霞每逢一個人單獨地和他處在一道時，她爲期待底恐怖把臉變得璧青。安德雷公爵底懼怯也使她疑訝。她覺得他是想向她說什麼話，但總放不下決心。

安德雷公爵在晚上離開了之後，伯爵夫人走向拏特霞去，低聲地問她！

“怎麼樣？”

“媽媽，你千萬，千萬別要在這時候問我。這是說不出來的”，拏特霞說。

但是儘管有這樣的回答，拏特霞在那天晚上在她母親牀上睡了好一會，她的眼睛凝視着前面，時而是激揚，時而是抑鬱。她告訴她，他是怎樣的稱讚她，他說他要到外國去，他問她們夏天要在那兒過夏，他又向她問過波里士。

“但是像這樣的，像這樣的情形……我以前是從不

會感覺過！”她說。“只是我怕和他處在一道，我總是怕和他處在一道。那是啥意思呢？這怕是真的什麼事情嗎？媽媽，你睡熟了？”

“沒，乖乖。我也是怕他的”，她的母親回答着。“你去睡罷。”

“睡也沒用，我是睡不熟的。睡是再笨也沒有！媽媽，媽媽，我以前從沒有感覺過像這樣的情形”，她說，對於在自己心中所認出的感情懷着驚訝和恐怖。“我們是連沒夢想到的！……”

在挈特霞看來，覺得她第一次在樂天村看見安德雷公爵時便對他發生了戀愛的一樣。她在那時候便選定了的一個人（她堅確地相信着她是選定了他的）——那一個人現在又和她們相遇，而且是對她不無情愫，她爲這件奇異的，出乎意外的幸福，是感受着驚訝的。

“好像都是出於有意的一樣——我們到了比得堡來，他也就到了這兒。我們又在跳舞會上相會。那都是出於運命的。顯然是運命把一切的情形編配到這樣。就是在那時候，我一看見了他，便感覺到一種完全不同的什麼。”

“他還對你說過什麼呢？那些詩是什麼？唸給我聽

聽看……”母親沉思地說着，想到安德雷公爵在拏特霞底百折簿上所寫的詩句。

“媽媽，他是結過婚的人是不關緊要的罷？”

“噯，拏特霞。你祈禱罷。Les mariages se font dans les cieux（姻緣是天註定的）”，她引用着法國的諺話來說。

“媽媽，好媽媽，我真是愛你！我真是幸福！”拏特霞叫着，含着興奮和喜悅底眼淚，抱着她的母親。

就在那個時候，安德雷公爵在對弼魯談說他對於拏特霞底愛慕，他決心要和她結婚。

那晚上伯爵夫人鶴蓮娜·瓦西黎奕娛娜開了一次夜會，法蘭西大使到了場，某大公也到了，那人在最近很頻繁地來訪問伯爵夫人，還有許多輝煌的淑女和紳士。弼魯走下樓去，在各室中盤桓着，他那聚精會神地有所思索和沉悶底面容使來客們都受着驚訝。

弼魯自從跳舞會以來又感受着一種神經性的抑鬱底發作，正在盡死力地想克制着。自從他的夫人和那位大公親密以來，弼魯無端地擢爲了侍從，使他自己都吃了一驚，自從那時候以來他在社交界中便要感覺着苦

趣和羞恥，一切的人事都是徒勞的他以前的舊觀念便愈見愈見頻繁地回到他的念頭上來。

他最近在他的庇護者挈特霞與安德雷公爵之間所覺察到的感情，由於他自己的位置與他朋友的之恰成對照，增長了他的苦悶。他想一樣沒去想他的夫人，也沒去想到挈特霞和安德雷公爵。一切的東西和永遠比較起來，在他看來又是百無聊賴的了；那個問題又在他的面前發生了起來：“何所爲呢？”想要避開一些惡念，他無晝無夜地都鞭策着自己去努力同濟宗底工作。

弼魯在半夜時由伯爵夫人底居處退出，穿着襤褸的寢衣，在他自己的逼隘而爲菸草燻黑了的樓房中，坐在書案上抄寫着蘇格蘭同濟宗底長篇的記錄，在那時有一個人走進了他的房裏。那是安德雷公爵。

“哦，是你”，弼魯說，帶着一個茫沒的不高興的樣子。“你看，我是做着工作的”，他接着說，指着他的鈔本，他那神情就和不幸的人們看着自己的工作時那樣，是在逃避人生底種種災難。

安德雷公爵立在弼魯面前，呈着一個輝煌的歡天喜地的面孔，充溢着新的生趣，並且只顧着自己的幸福向着弼魯微笑，沒有看到他的沉悶的面孔。

“喂，好兄弟”，他說，“我昨天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我今天走來告訴你。我是從來沒有過像這樣的感覺。我是在戀愛。”

弼魯突然地發出了一聲長嘆，把他沉重的身子頓在梭發上坐在安德雷公爵底旁邊。

“是同挈特霞·樂士妥夫罷，唉？”他說。

“是的，是的，除她而外還有誰呢？我是決不會相信的，但這感情在我是太強烈了。昨天我真苦，真煩悶，但是那苦悶我是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物什掉換的。我以前是沒有活過的，但我沒有她是不能夠活下去。但是她能夠愛我嗎？……我比她是太老了。……你爲什麼不說話？……”

“我？我？我有什麼好說呢？”弼魯說，突然立起身，在室中盤旋起來。“我時常在這樣想。……那個姑娘是一個珍寶。……她是很難得的一位姑娘。……好朋友，我勸你，不要太顯聰明，不要懷疑，你結婚罷，結婚罷，結婚！……我可以担保，再不會有人比你更幸福的。”

“但是她呢？”

“她在愛你。”

“不要亂說罷……”安德雷公爵說，含着微笑，望着

弼魯底面孔。

“她在愛你，我是知道的”，弼魯含怒地叫出。

“沒；你聽我說罷”，安德雷公爵說，捉着了弼魯底手，把他止着。“你曉得我處的境遇嗎？我是非告訴一個人不可的。”

“好的，好的，你告訴我罷，我很高興”，弼魯說，他的面孔真的變了，他額上的愁紋平了，他喜興地傾聽着安德雷公爵。

他的朋友似乎是，而且真個是，完全改變了的一個新人。他的倦怠，他的厭生，他的幻滅，通到那兒去了呢？除弼魯而外他沒有可以吐訴心曲的一個人；但是對於他，他把心底裏所有的一切都吐訴乾淨了。他周到地勇敢地對於自己將來的計畫籌辦得很遠；說他不能夠爲他父親底偏執而犧牲自己的幸福；申明着他要逼着他父親承認這項結婚，而且要喜歡她，不然他便不要他有同意；其次是他奇怪着目前把他佔有着的感情，好像是一種奇妙的，不可思議的，超越乎他的意志的東西。

“假如有人告訴我，說我會戀愛得這樣，我是決不會相信的”，安德雷公爵說。“那和我曾經感受過的感情完全不同。整個的世界爲我分成了兩半：一半是——

她，這兒充滿幸福·希望·和光明；另一半是——沒有她的地方，那兒整個是愁慘和黑暗……”

“黑暗而沉悶”，弼魯返復着；“是的，是的，我懂得。”

“我不能夠不愛光明；那不是我的罪過；我是很幸福的。你了解我麼？我曉得你是會替我高興的。”

“是的，是的”，弼魯承認着，兩眼充滿着柔情與悲哀地望着他的朋友。安德雷公爵底運命在他的心眼之前展示得愈見光明，而他自己的便顯得愈見黑暗。

23.

要結婚須得有他父親底許可，爲要得到這項許可，安德雷公爵走去看他的父親。

父親接受着他兒子底提說，外表呈示着鎮靜，而內心卻含着憤怒。他不能夠了解，當他的生命已經快到盡頭，總還有人要變換他的生活，要誘導些新的成分進來。“他們只消讓我照着我的意思把我的生命活完，再照着他們所高興的去做啦”，老人這樣對着自己說。然而同他的兒子，在一臨到有重大的事件時，他是要用外交手段的。裝着一個平靜的口調，他把整個的問題

來討論着。

第一層，這場結婚從門閥，財產，或地位上看來，沒有怎樣的光彩。第二層，安德雷公爵已經渡過了最初的青春，而且身體又脆弱（老人特別注重在這一層），而那姑娘又還很年青。第三層，有他的兒子，要交給一位小小的姑娘，未免太可憐了。“第四層，這是最後的一點”，父親說，譏訕地望着他的兒子，“我求你把這件事情展限一年；你到外國去，將養一下；替尼可來公孫找一位德國的家庭教師來，到那時，假如你的戀愛，你的情熱，你的執着——這些名目是縱橫好的——還是那樣的強，那你就結婚罷。這是我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後的話；你要曉得，這是盡頭話……”老公爵結束着，在語調中表示着的意思是沒有什麼可以逼着他改變自己的決心的。

安德雷公爵明白地看出他的父親是有意思把這一年的期限來試驗他的和他未婚妻底感情，不然便是那老公爵自以為在這個期限會要過世，他便決心着照着他父親底希望做去；便是去求婚，而把婚期展延到一年以後。

在他最後訪問了樂士妥夫家之後三個禮拜，安德

雷公爵回到比得堡。

拏特霞和她母親談過話之後的一天，她整天都在期待着波爾孔斯奇，但是他沒有來。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一樣。弼魯也不見人，拏特霞不知道安德雷公爵回去看他父親去了，她不明白這訪問中斷了的原因。

就那樣過了三個禮拜。拏特霞甚麼地方也不想出去，就像一個影子一樣，懶洋洋地，無精彩地，在家中盤旋，夜間便暗自哭泣，在晚上她不去看她母親了。她始終紅着一個面孔，很容易生氣。在她看來，就好像每個人都曉得她的失望，都在笑她，可憐她的一樣。她的內心的悲哀已經是十分劇烈，更加以這好勝心底摧拆愈見增大了的她的慘戚。

有一天她走到伯爵夫人面前來，想要說什麼，突然便痛哭了起來。她的眼淚就和一位受了責罰的孩子，而不知道爲甚該受責罰的，那種的眼淚一樣。

伯爵夫人開始安慰拏特霞。在初她也傾聽着她母親底話，但她突然地阻擋着她：

“沒說，媽媽，我不想他，也不願意想他！他起頭常常來，後來就不來，總就不來……”

她的聲音戰顫着，幾乎快要哭了，但自己撐持着，平靜地說下去：

“我是始終沒想結婚的。我是怕他；我現在呢，可完全地完全地平靜了……”

在說了這般話之後的一天，挈特霞穿上了那套舊衣裳，平常在清早穿在身上時，特別要使她感受愉快的，從一大清早起來便恢復了她自跳舞會以來便拋棄了的舊時的生活態度。在用過早茶後，她走進大廳，因為那兒的迴響高，她是特別喜歡的，又開始練習起她的唱歌。當她把第一次的練習唱完，她靜靜地立在大廳底中央處，把她所特別喜歡的簡單的歌節返復着。就好像是新穎的什麼一樣，她快活地傾聽着那把大廳底空間充滿了而徐徐消逝着的這些歌節底妙味，她立地又高興了起來。

“怎的會那樣地想着那件事情啦；就這樣也是很快活的”，她對自己說；她開始在廳中走上走下起來，她不僅是把腳踏在那共鳴着的嵌木地板上，而且每走一步都把脚由脚後跟曲到腳趾頭（她是穿着她所特別喜歡的新鞋的），傾聽着脚後跟底規整的蹬踏，腳趾尖底噉噉，含着就和她傾聽着自己的歌聲時的同樣的快樂。從

穿衣鏡旁邊走過身的時候，她向鏡裏警視了一下。

“呵，那是我！”她的面孔上的表情在看着自己的時候好像是在這樣說。“哦，也是很好的。我也不要誰。”

一位用人要走進來收拾廳事，但她沒讓他進來。她叫他出去把門關上了，仍然繼續着她在室中的逍遙。她在那天清早又恢復到了她那翩翩自喜底自我陶醉底老調子。“拏特霞真是多麼可愛的寶貝呀！”她又談到自己來，就如像一位第三者，一位通泛的，男性的人在說話一樣。

“人又美貌，聲音又好，又年青，她又不妨害別人，讓她平平安安地過活，沒擾亂她罷。”但是儘管她想要平安地過活，她現在已經不能夠平安了，她立地便感覺到這層。

在門廊中大門打開了；有人在問，“在家嗎？”腳步聲可以聽見了。拏特霞在對着穿衣鏡中的自己，但沒有看着自己。她在聽着門廊中的聲音。待她一看見自己時，她的面孔是慘白的。那是他。她雖是隔着房門聽見的他的聲響，但她知道得很的確。

拏特霞，蒼白而慘戚地，飛進客堂裏去。

“媽媽，波爾孔斯奇來了”，她說。“媽媽，我害怕，我

經受不起！……我不要……去受苦！我怎麼好呢？……”

伯爵夫人還沒時候回答她，安德雷公爵帶着一個担心的認真的面孔已經走進了客堂。他一看見拏特霞，他的面孔便放出了光輝。他親吻了伯爵夫人和拏特霞底手，坐在了棧發底旁邊。

“我們有好久好久沒有見面了……”伯爵夫人開始說，但是安德雷切着了她，回答着她所暗示的質問，而同時顯然是想趕快說出自己所要說的話。

“我一向沒有來拜望你們，是因為我去看我父親去了；我有一件很很重大的事情須得和他商量。我是昨天夜裏纔轉來的”，他說，警視着拏特霞。“伯爵夫人，我有一番話想和你談談”，他默了一會之後又說。

伯爵夫人把眼睛埋下，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我是願意聽的”，她說。

拏特霞曉得是要她走開，但她不能夠走開：有件什麼東西似乎塞着他的喉臑，她全不講禮節地，把眼睛睜得滿大地凝視着安德雷公爵。

“立刻嗎？……就在這一分鐘嗎？……不，那是不行的！”她在思索着。

他又警視了她一次，那警視使她證實了自己的揣

想沒有錯。是的，立刻的，自己的運命是就在這一分鐘決定的。

“拏特霞，你到別處去一下；我回頭來叫你”，伯爵夫人低聲地說。

帶着驚惶的祈禱着的眼光，拏特霞瞥視了安德雷公爵和她的母親一下，她走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這次來，是要求你令愛底手”，安德雷公爵說。

伯爵夫人底面孔灼熾地泛紅着，但她沒有說什麼。

“你的提說……”伯爵夫人到頭又開始遲頓地說起來。他沉默地坐着，望着她的面孔。“你的提說……”（她惶惑地躊躇着）“在我們是很同意的，我呢……接受你的提說，我是很高興的。還有我的良人……我相信……不過事情是在她自己……”

“我得到了你的許可時，我要親自問她。……許可我嗎？”安德雷公爵說。

“好的”，伯爵夫人說，她把手伸給他，在他親吻她的手時，她挾着生疎和優婉底淡雜的情緒把嘴唇壓在他的前額上。她的希望是要愛他如像自己的兒子；但她感覺着他是和她疏遠的一位男子，感覺着他的可怕。

“我相信我的良人是會同意的”，伯爵夫人說；“但是令尊……”

“我的父親，我向他把我的計畫告訴了，他向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要在一年之後結婚。那層也是我要打算對你說的”，安德雷公爵說。

“真的，拏特霞還太年青，不過——不太長久了嗎？”

“那是沒有辦法的”，安德雷公爵嘆息着說。

“我要去替你把她找來”，伯爵夫人說，走出了客堂去。

“主喲，加庇我們！”她去找她女兒的時候，一面在心中返復着祈禱。

松尼雅告訴她拏特霞是在自己的寢室裏。她是坐在她的床上的，帶着一個慘白的面孔和乾燥的眼睛；她在凝視着聖母底像，在默默地唸着什麼，一面迅速地畫了十字。她看見了她的母親，跳起來便向她飛去。

“怎的，媽媽……怎的？”

“你去，到他那兒去。他要請求你的手”，伯爵夫人說，在拏特霞看來覺得是冷淡地。……“是啦……去罷……”母親看着她的女兒跑去時，哀切地非難地低語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挈特霞不明白自己是怎樣跑到了客堂的。當她一進門，她看見了他，她暫時停了一下步：“這位生疎的人現在要成爲了我的一切，那是可能的嗎？”她問她自己，又立即回答着：“是的，一切：只有他一個人比世界上的一切對於我都還要親密。”

安德雷公爵埋着眼睛向她走去。

“我自從看見了你的第一分鐘我就愛你。我能夠希望嗎？”

他瞥視着她，她那面孔上的真摯的，有情熱的表情使他觸目。她的面容好像在說：“爲甚要問呢？你分明知道的爲甚要狐疑呢？心裏的感情沒有話可以表示的時候，爲甚要說呢？”

她更向他走近身去停着脚。他握着她的手在手上親吻。

“你愛我嗎？”

“愛的，愛的”，挈特霞說，幾乎要生氣的光景。她深深地抽了一口氣，又抽了一口氣，她的氣息來得愈見愈急，她竟至歔泣了起來。

“怎的呢？爲什麼呢？”

“哦，我真是幸福”，她回答着，透過她的眼淚發着

微笑。她把身子愈見向他曲就下去，躊躇了一秒鐘，看看是不是可以，接着便親吻了他。

安德雷公爵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以前在自己的心中對於她的愛，找不出絲毫的痕跡來了。有一種突然的反作用似乎在他的性靈中蟠踞着；詩的神祕的願望底美妙感沒有絲毫的殘存了；然而有的是對於她那女性的幼稚的孱弱之憐憫，是對於她的摯誠與信賴之恐怖，是把他和她永遠締結着，吃苦的而又甜蜜的責任感。這種實際的感情，雖然沒有以前的感情那樣的愉悅而有詩意，而是愈真實，愈深切。

“你的媽媽告訴了你麼，我們是在一年之內是不能夠的？”安德雷公爵說，仍然凝視着她的眼睛。

“這真是我嗎；是我這位孃囡（別的人都是愛這樣叫我的）？”挈特霞在想。“我真的從這一瞬間起便是人的妻子，和一位不相熟的，可愛的，聰明的人，看來就給我的父親一樣的人相配嗎？那會是真實？從現在起不好再逢場作戲，從現在起我是已經成了人，從現在起我的一言一動都要負責任，那可是真實？哦，他是在問我什麼？”

“沒”，她回答着，但她沒有懂得他的問話。

“請原諒我”，安德雷公爵說，“但是你是這樣的年青，我呢有很多的生活底經驗。我是擔心你。你自己是不明白你自己的。”

擎特霞聚精會神地傾聽着，想要懂得他的話底意思；但是她沒有懂得。

“那一年，要把我的幸福拖延着，在我是很苦的”，安德雷公爵接着說，“在那期間你的確會有把握。我求你在這一年間也使我幸福，但你是自由的；我們的婚約要祕密着，假如你一覺得你不能夠愛我，或是你又要愛……”安德雷公爵勉強微笑着說。

“你爲甚說那樣的話？”擎特霞阻擋着他。“你曉得自從你到樂天村來的那一天起，我便是愛着你的”，她說，堅確相信着自己說的是真話。

“在一年之中你會明白你自己的……”

“整——整的一年！”擎特霞突然地叫着，到現在纔明白他們的婚期要在一年以後。“但是爲甚要一年呢？……爲甚要一年呢？……”

安德雷公爵開始說明這延期底理由。擎特霞沒有聽他的。

“是無可如何的嗎？”她問。

安德雷公爵沒有回答，但他的臉上表示着這個決定沒有轉換底可能。

“那真可怕！哦，可怕的，可怕的！”拏特霞突然地叫着，又開始哭起來。“要叫我等一年，我會死；那是不行的，那是可怕。”她警視着她愛人底面孔，看見那面孔上的神情是含着同情的苦痛與着難。

“好的，好的，我是什麼都好”，她說，突然又止着了眼淚：“我真真是幸福的！”

她的父親和母親走進客堂來了，對於這一對許婚者給與了他們的祝福。

從那一天起安德雷公爵開始以拏特霞底未婚夫底資格在樂士妥夫家中出入。

24.

波爾孔斯奇和拏特霞底婚約沒有正式的披露也沒有通知；這是安德雷公爵所主張的。他說，既是婚期之拖延全是由於自己，他該負全部的責任。他說他自己的話是要永遠負責，但不好把拏特霞束縛着，要使他完全自由。假如隔了半年她覺得她並不愛他，她可以有全權

拒絕他。

拏特霞和她的父母都不贊成這樣的主張，那是不用說的；但是安德雷公爵把自己的主張固執着。安德雷公爵每天都到樂士妥夫家來，但他對待拏特霞沒當成自己的未婚妻那樣；他客氣地稱呼她，只是在她的手上親吻。自從約婚之日起，安德雷公爵和拏特霞的關係，和他們以前所有的關係完全不同了：他們的關係是單純的親密。就好像他們在以前是不曾相識的一樣。兩個人都愛追憶起他們彼此在全沒有什麼的時候，相互之間是在作怎樣的看照。現在他們兩個都覺得是完全不同的人了——以前是矜持，現在是單純而誠摯。

在初家族中的人對於安德雷公爵都是有一種畏怯底感覺的。他好像是從另外的世界裏來的一個人，拏特霞想使她的家裏人了解安德雷公爵，她費了很久的時間，她愛矜誇着對每一個人說，他只是在外觀上有些不同，其實是和別人一樣的，又說她自己不怕他，別的人也沒用怕。在幾天之後，家裏其餘的人都看慣了他，進行着他所參加着的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不感受拘束了。他知道向着伯爵怎樣去談到他的家政，對於伯爵夫人和拏特霞談到服裝，對於松尼雅談到她的百折簿與刺繡。

樂士妥家裏在自己人裏面和在安德雷公爵面前，時時要談到他們的驚異，便是事情進行得湊巧，分明有許許多多的先兆：譬如安德雷公爵之到樂天村，他們之來比得堡，在安德雷公爵第一次的訪問時年老的奶母所注意到的拏特霞與安德雷公爵之間的類似，1805年安德雷公爵與尼可來之相會，以及其它爲家裏人所見到的種種的先兆。

家庭中充滿着那種拘謹和靜默底詩的空氣，那是在許婚者之間所慣有的。他們同坐在一道時每每都不說話。有時候別的人們站起身來走開了，只剩下兩個人的許婚者依然是和啞子一樣。他們罕有談到他們未來的生活。安德雷公爵覺得談起來有點害怕而且害羞。拏特霞也一樣懷着這種感情，凡是他所懷抱着着的感情，她始終是同一懷抱。有一次拏特霞向他問到了他的兒子。

安德雷公爵泛紅了臉——在那時候他是慣愛紅臉的，拏特霞特別喜歡看他——說是他的兒子是要不和他們同住的。

“爲甚不呢？”拏特霞吃驚地說。

“我不能夠從他祖父手中拿來，其次是……”

“我是會真正地愛他的！”挈特霞說，突然覺察到了他的想頭；“但是我知道你是要想免掉我們會受人非難的口實罷。”

老伯爵有時向安德雷公爵走來，親吻他，把關於培迭雅底教育，或尼可來底位置上的問題向他求教。老伯爵夫人當到看見他們的時候便是嘆息。松尼雅是每時每刻都怕攪擾着了他們，就連他們不想單獨在一道的時候，都時時想找些口實來離開他們。在安德雷公爵說話的時候——他說話是很有條理的——挈特霞是帶着誇耀地傾聽着。她一談話的時候，她要感覺着喜悅和警惕，看見他是帶着一個熱心的檢閱的神氣在看着自己。她要惶惑地向自己發問：“他要在我身上尋求什麼？他帶着那種神氣是要試驗我的什麼？萬一他在那種神氣中所求的東西我是沒有的時候呢？”

有時候她要陷到她所特有的那種歡天喜地的亂調子裏面，她便特別地愛看又愛聽安德雷公爵底發笑。他是罕有笑的，但當他一笑起來，會把全身都傾倒在笑裏，她始終感覺着由這一笑愈見是和他親密。挈特霞是完全幸福的，假如那一天一天地逼攏來了的快要別離的念頭沒有脅迫着她。安德雷公爵只要一提到這個

念頭，也要變成慘白而起寒冷。

在安德雷公爵要離開比得堡的前一天，他把弼魯帶着同去，自從跳舞會以來弼魯是沒有來訪問過樂士妥夫家的。弼魯似乎茫沒而且惶惑。他專一是同伯爵夫人談話。挈特霞在和松尼雅下相棋，邀安德雷公爵和她們一道。他向她們走去。

“你是好久以前便認識貝蘇雪夫的，可不是嗎？”他問。“你喜歡他麼？”

“喜歡的；他很好，但很滑稽。”

她便開始談起弼魯來，就和別人愛談到他的一樣，談到他的茫沒底逸話，有些逸話其實是無中生有的。

“我對你說，我是把我的祕密告訴了他的”，安德雷公爵說。“我從小時候便認識他。他的心腸極好。我求你呢，挈特霞”，他說，帶着突然的莊重。“我是要走了；以後有什麼事情我們是不知道的。你或者會改變。……哦，我曉得我是不應該說那樣的話。只是有一件事情——在我離開了的時候，萬一有什麼事情遇着了了你……”

“會有什麼事情遇着呢？”

“萬一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安德雷接着說“我求你呢，素菲姑娘，萬一有什麼事情起來，請到他那里去求

教，沒找別人。他差不多是一位喪心的怪人，但是他有最真實的心。”

這一次的別離對於挈特霞的影響，她的父親，她的母親，松尼雅，安德雷公爵，都沒有預料到。她紅着一個面孔，興奮着，也不流眼淚，整日價在屋中盤旋，忙着做些極瑣碎的事體，就像目前的別離是全沒介意的一樣。甚至在安德雷公爵最後接吻她的手的那一瞬間她都沒有流淚。

“不要走罷！”她就只說了這一句，在那聲音中使他感覺着真的是不該走的一樣，使他隨後好久都還能夠記憶。

他走了，她也沒有哭；但有好幾天她只是坐在自己的房裏，沒哭，但對於凡事都沒有興會，只是時時的說：“哦，他爲什麼要走呢？”

但在別後兩禮拜，她使她周圍的人一樣地吃了一驚的，是她從她的心病狀態中恢復了轉來，她又是她的原樣，只是如像久病後的孩子有些變相的一樣，她的精神上的態度稍稍改變了一點。

25.

尼可來·安德雷威奇·波爾孔斯奇老公爵底健康和性情，在他的兒子離開了他的那一年中，顯著地更變壞了。他比以前更加易怒，他的百無緣故的怒火總是爆發在瑪麗亞小姐底頭上。他就好像專心一意地在她身上研究她的弱點，以好盡量苛刻地虐待她的一樣。瑪麗亞小姐有兩種情熱，因而也有兩種快樂：便是她的姪子尼可魯遂加和宗教；這兩種都是老公爵底攻擊和嘲笑底絕好的資料。無論說到什麼話來，他總要把話頭轉到老處女底迷信，或是小孩子底慣壞。

“你是想把他（尼可魯遂加）造成和你一樣的老處女啦。可是安德雷公爵所要的是兒子，不是老處女”，他總愛這樣說。或則是招呼着布亮奴姑娘，而且在瑪麗亞小姐面前，要問她是不是喜歡我們村裏的和尚們和聖畫，總要嘲笑它們。……

他是不断地傷壞着瑪麗亞小姐底感情，但他的女兒是毫不介意的。父親對於女兒那會有什麼惡意呢？儘管怎樣，她知道她父親是在愛她的，那會有什麼不公平

呢？並且什麼叫公平？瑪麗亞小姐從不會想到過那種傲慢的文字“公平。”舉凡人類之種種複雜的律例在她只是溶匯成爲了一個明瞭而簡單的律例——便是愛與自我犧牲之律例，那是由他所奠定下來的，雖然他便是神，而爲他的愛爲人類受了痛苦。她對於別人那有什麼公平與不公平之可言？她所當爲的是受苦，是愛；她是那樣實行着的。

那年冬天，安德雷公爵來到黎西果拉山莊，他很快活，謙和，而慈愛，瑪麗亞小姐是好些年辰沒有看見過他這樣的。她感覺着他是遇着了什麼事情，但他對他的妹子沒有說到自己的戀愛上來。在離別之前，安德雷公爵和他的父親作了一番長談，瑪麗亞覺察到在分手的時候他們彼此都不很滿意的。

安德雷公爵走後不久，瑪麗亞小姐便由黎西果拉山莊寫信給她比得堡的女友，幽黎·加拉庚，這位姑娘瑪麗亞小姐是在夢想着——一般的姑娘們總是愛這樣夢想的——會嫁給她的哥哥的。那姑娘現在正服着在土耳其戰死了的她哥哥底喪。

“悲哀，看來好像是我們共通的運命呢，甜蜜的温

柔的我的女友，幽黎。

“你受的打擊真是可怕呢，我只能對我自己這樣的解釋。是上帝底慈悲之特別的一種顯示，上帝眷愛着你們，而要試驗你和你過人的母親。

“呵，親愛的，宗教，只有宗教才能夠——我不好說是安慰我們——而是從失望之中打救我們。只有宗教才能夠替我們解釋這個問題，沒有宗教我們人是不能夠了解的，便是有什麼目的，因為什麼原故，善良的崇高的人他們能夠在人生中找到幸福，不傷害別人，而且對於別人的幸福是不可缺少的人，要被召到上帝旁邊去；而有害無益的，損害他人，並為自己與他人的累贅的人，偏偏要活在世上。

“我曾經目擊過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最初的死——我親愛的小巧的嫂嫂底死——那所給與我的恰好是同一的銘感。恰好如像你詰責運命，問到你崇高的哥哥為甚要死的那樣，我也疑惑過那天仙般的麗莎之死——她是絲毫也沒有傷害過人，而且心中也從不曾懷抱過不仁慈的思想的——那究竟有什麼理由。但是呢——你要曉得，親愛的姐姐——從那時以來已經過了五年，就是我，我這樣愚蠢的人，現在都開始明白地知覺了為

什麼她一定要死，她那死法不外是造物主之無際限的慈悲之一表現，造物主之整個的德業，雖然大部分在我們是不能理解，但都不外是對於他的所造物之無限的愛之顯示。我每每這樣想，她或者是太天使般地可憐見的人，沒有力量來執行做母親的全責任的罷。作為一位年青的夫人，她是無可非難的；或者她怕是不能夠同樣地做一位母親。事實上她對於我們，特別是安德雷公爵，不僅是遺留下了最純粹的追憶和哀悼，就在天國中也受着了一個在我自己是從不敢希望的位置。但沒專說到她，那早期的可怕的死對於我和我的哥哥給與了最可祝福的影響，雖然我們是有我們的悲哀。在那時候，在我受着打擊的那一瞬間，我是不能有這樣的思想的；在那刻時候我是會把這些思想紛失在恐怖裏的，但到現在那顯得很明晰而不可動搖了。我把這些事情都寫給你，親愛的姐姐，只是想為你證明成為了我的生活指南的福音之真理：我的頭髮就落掉一根都是出於神底意旨。神底意旨之領導的原理只是神對於我們的無限的愛，所以我們無論遇着什麼事情，在我們都是幸事。

“你問我明年的冬天能不到莫斯科嗎？我自然是十分的想見你，但我不想來，我也沒有那樣的希望。這個

原因是該波拿伯負責，你聽着是會吃驚的罷！我要詳細地告訴你：我的父親底健康顯著地更壞了；他不能夠忍耐別人的反對，很容易地生怒。這容易生怒的脾氣，你是曉得的，很容易由政治問題激發起來。波拿伯和歐洲各國底君主，特別是我們的沙皇，伽特林大帝底皇孫，要分庭抗禮，這個觀念是他所最難忍耐的。你知道，我對於政治是全無趣味的人，但是由我父親和他同米海爾·伊凡諾維奇的會話，我知道得世界上的大勢，聽說波拿伯是受着種種的尊敬。他沒有被人看成偉人——更不用說沒有被人看成法蘭西皇帝的，在這地球上似乎只有黎西果拉山莊這一個地方了。世相是這樣，我的父親是不能夠忍耐的。在我看來，我的父親是沒有意思往莫斯科去的，主於是因為他的政治上的意見，他的脾氣是愛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不管照別人的，他預料到有種種的困難會發生出來。他在莫斯科所能得到的醫藥上的治療，會全盤失掉於關於波拿伯的不可避免的議論。總之這事情不久是會決定的。

“我的家庭生活是照着老樣，只除掉我的哥哥是不在家裏。我前次已經寫過信給你，我的哥哥近來大變了。不僅是近來，在這一年間他似乎完全從他所受的打

擊恢復了轉來。他現在又和我所知道的他年青時候的那樣了，又和氣，又慈愛，他所有心腸我沒看見別人有過。在我看來，他現在似乎感覺着他的生涯還未過去。但是，和他的精神上的變化同時並進的，是他的肉體很衰弱了。他比從前更瘦，更是過敏。我擔心着他，很高興他到了外國去旅行，這是醫生好久就勸告過的。我希望那會使他健康起來。你寫給我的信上說他是在比得堡中被人稱爲最有才幹，有教養，有學識的人物中之一。請恕我誇耀着自家的人——那層我是決不懷疑的。他在這兒對於每一個人所做的好處——由他的農夫以至於地方上的貴族——是不可枚舉的。他一到比得堡，他是得到了他應分的看待。我奇怪的是怎麼會有種種的消息由比得堡飛到莫斯科，尤其是你寫給我的那個無根的謠傳，說我的哥哥要和樂士妥夫家底小姑娘結婚的話。安德雷會和誰結婚，我是不能想像的，的確不會是她。我要把理由告訴你。第一層，我知道她雖是罕有說到他的前妻，但那破鏡底悲哀過於深入了他的心中，他是難以再尋一個繼室，且爲我們的小天使尋一個繼母的。其次，因爲，就我所能察度的，那位姑娘不是能夠使我哥哥安德雷傾心的那種女性之一。我不相信安德

雷會選她爲自己的配偶；我要坦白地告訴你，我是不希望有那樣的事物的。

“但是我是太饒舌了；我要寫滿第二張信紙了。祝福你，親愛的姐姐；求上帝在他神聖的廣大的眷顧之中保佑着你。我的親愛的女伴，布亮奴姑娘，送接吻給你。

瑪麗。”

26.

在夏季底中期，瑪麗亞出乎意外地接到在瑞士滯在着的安德雷公爵底一封信。他把和挈特霞底約婚告訴了她妹妹。他的全信都是充滿着對於他的未婚妻之摯愛，與對於他妹子的柔婉的信賴的愛情。他寫着他永不曾像現在所戀愛着的這樣戀愛過，又寫着他到現在才看到生命之價值和意義。他求他的妹妹容恕他，在他前次回黎西果拉山莊時，自己的計畫雖然對父親說了，却不曾對她說明。他沒有對她說的是因爲怕瑪麗亞小姐要去求父親許可他，會達不到目的，徒是激怒父親，把他不愉快底全重量都要拖到了她自己的身上。

“不過，在當時的情形”，他這樣給她寫着，“沒有像

現在這樣完全的定奪。在那時候父親主張着要展限一年，現在已經六個月了，期限底一半已經是過了，我的決心比以前更要堅固。假使不是醫生定要留着我在這兒洗溫泉，我是自行跑回了俄國的；但是在事實上我當得把我的歸期又展緩三個月了。你是知道我和我同父親的關係的。我並不希望由父親那兒得到什麼。我一向是，我將來也永會是，獨立獨步；但是他恐怕已經不能夠和我們同住多時，我們要反抗他的意思，要激發他的怒氣來行動，那會破壞我的幸福之一半。我現在在寫一封信給他，我求你選擇個適當的時機把信呈給他，並且讓我知道他把全部的情節是作怎樣的看待，他有沒意思許可我把期限縮短三個月。”

費了長久的踟躕，疑慮，和祈禱，瑪麗亞小姐把信呈給了她的父親。第二天老公爵平淡地對她說：

“給你的哥哥寫信去，叫他等到我死。……他是等不到好久的。我不久便要讓他自由了。”

小姐打算回答些話，但她父親不讓她說，又接着說下去，聲音說得愈見愈見的高。

“讓他結婚罷，讓他結婚罷，那可愛的寶貝……真好一門的親事！……人是聰明嗎，唉？有錢嗎，唉？哦，是

的，她會成爲尼可魯遂加底一位漂亮的繼母！你寫信給他，說他明天便可以討她。尼可魯遂加會把她當成一位繼母，我要討布亮奴啦！……哈，哈，哈，那樣他也會有一位繼母！只是有一件事情，我的家裏是不願再有女眷來的；他要結婚，便讓他去獨立。或者你也會去同着他一道過活罷？”他轉向着瑪麗亞小姐：“你是受歡迎的，我祝福你！”

在這次爆發後，老公爵把這件事情再沒提過一次。但他對於他兒子底胡鬧所抑制着的怒氣在對於他的女兒底待遇上發洩。他在嘲笑她苛刻她的舊材料上又算得到了一個新鮮的資料——便是把繼母的話來誚皮，和對於布亮奴姑娘的寵愛。

“我有啥不能討她？”他要對他的女兒說。“她會成爲一個滿出色的公爵夫人啦！”而且最近使她狐疑而惶惑的，瑪麗亞小姐開始覺察到她父親真的和那法國姑娘愈見愈見的親近。瑪麗亞小姐給安德雷公爵寫信去，告訴他父親接着信的情形，但又安慰她哥哥，說希望有可以轉環的可能。

• 尼可魯遂加和他的教育，她的哥哥安德雷，還有是宗教，這些是瑪麗亞底快樂和慰安。但是除掉這些之

外，大凡每一個人總有自己個人的希望的，瑪麗亞小姐在她的心坎底最深祕處，蘊蓄着一個隱潛的夢和希望，那是她的生活中之主要的慰藉之源泉。這個慰藉的夢和希望是由“仕神者”給與她的——便是那些熱狂的預言者和巡禮們，他們是背着老公爵底耳目來訪問她的，瑪麗亞小姐活到年紀愈大，對於人生的經驗和觀察所獲愈多，她愈見驚異着人們之近視，他們要在這個地球上找尋快樂。勞苦，受難，努力想求得那莫須有的，幻象的，罪孽的幸福而互相虧損。安德雷公爵愛過一位夫人；她死了；那在他還不足，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另一位女子締結起來。她的父親又不喜歡，因為他想替安德雷娶一門更高華的或是更富裕的配偶。兩人都在掙持，在熬煎，在受苦，在虧損着自己的靈魂，自己的永遠的靈魂，以圖獲得一項幸福只是有一分鐘的綿延的。不僅我們自己是已經知道。神子基督降到世上來告訴過我們，說這人生只是一瞬間，而且不外是一個試驗；然而我們依然要執着着，想在人生之中求祈幸福。

“何以沒有一個人能夠覺悟呢？”瑪麗亞小姐驚異着。“覺悟的却只有這些被人輕視的仕神者，他們帶着口袋在肩頭，從後門進來找我，怕的老公爵看見了他

們，不是怕受他譴責，而是怕使他得罪。他們離開了家庭，離開了國家，拋棄了一切塵世上的幸福念頭，無所執着，穿着大麻布衣裳，改變名姓，在四處雲遊，不做損人的事，只是爲人祈禱，爲迫害他們的人，爲保護他們的人，同樣地祈禱：比那種真理那種生活還要更高的真理更高的生活是沒有的。”

有一位巡禮的婦人，費多修遂加，是一位五十上下的穩靜的矮小的婦人，一臉都是麻癩，她赤着腳帶着鍊子已經雲遊了三十年以上。瑪麗亞小姐是特別喜歡她的，有一天坐在一間暗淡的房裏，僅僅由聖像前的那盞長明燈照着，費多修遂加向她談說出自己的身世。瑪麗亞小姐頓然十分強烈地感覺着費多修遂加是找尋到真實的人生之路的唯一的一個人，並且決心着想自己去過雲遊的生活。費多修遂加去就了寢的時候，瑪麗亞小姐把這事情還想了好一會，最後是決定了心腸——雖然不免是有點奇怪——她一定要去做個巡禮。她把自己的決心只對着一位僧侶，阿金費神甫，說了，這位神甫贊成了她的企圖。託口着要作爲對於巡禮的婦人們之施與，瑪麗亞小姐自行準備了一套巡禮底裝束——一套麻衣，一雙木板鞋，長統道袍，黑色頭巾。她把這些

放在一個秘密的衣櫥裏，自己時時走到那兒去，立着躊躇她要實行自己的計畫的時期是到了沒有。

她時時傾聽着巡禮們底說話，她們的簡單的話句——那在她們本是行道話，但在她的耳朵中却充滿着極淵深的意義——作用着她，使她有好幾次要拋棄一切而各自逃走出家。在想像之中她已經是和着費多修遂加穿着大麻布衣裳，戴着頭巾，揹着行囊，在塵埃佈滿的道途上竄走，進行着自己的巡禮，離開了嫉妬，離開了塵世上的愛，離開了一切的慾望，由一位聖徒巡禮到另一位聖徒；而最後是向着那個地方走去，那兒是沒有悲哀沒有嘆息，但只是永遠的歡喜和幸福。

“我要走到一個地方。我要在那兒祈禱，在我還沒有熟悉，還沒有生出愛意之前，我又要到別處去。我要走，走到我的脚不能走了，倒在什麼地方便死在那兒，最後是走到那靜謐的，永恆的渡頭，那兒是沒有悲哀，也沒有嘆息！……”瑪麗亞小姐想着。

但待到一看見了她的父親，尤其是那小小的尼可魯遂加，她的決心便動搖起來，她要在無人處流淚，覺得自己是一位罪人，覺得她愛她的父親和她的侄子是上帝之上。

891.73

3078.3

2

郭沫若譯

戰爭與和平 (三)

8058

891.73

3078.3

2

8058

22/3

同

同 位 石 茶

中國近代史

(四版)

全書二十餘萬言三十二開本四百餘頁平裝一厚册 實價大洋一元

李鼎聲編 ◆ 光明書局出版 ◆

現代語辭典

全書凡四十餘萬言 八百餘頁 三版發行

甲種 紙精裝本

實價 一元八角

乙種瑞典紙洋裝本

實價 大洋二元

本辭典包括社會科學、文學、研究現代知識之工具書因者贊許，現已三版出書，以資普及。全書包括克拉克、反對派、布哈林、次五年計劃等……新外，都一律註有各國原創一格的新辭書！

各項術語及普通用語諸類，為供應國內讀書界各項取材，雙博，解釋清晰，檢查便利，出版以來，頗蒙讀者讚許。本辭典紙精裝本外，並加印瑞典紙洋裝本一種，售價特廉。新術語如：第三時期、史汀生主義、挺進軍、推克諾浦運動、社會法西斯蒂、通貨膨脹、報告文學、第二等。與中都有確當的解釋，所有條目除本國特有名詞外，均編釋上，形式的羊雅上，這可以說是國內第一部獨

這是一部取材最富編制最新的史書。分析與敘事並重，結構與文字極佳。每一件歷史事變在這裏可以找得出它的前因後果，每一個實際問題在這裏可以找到滿意的解答。從鴉片戰爭一直講到現在，史事歷歷如繪，講解栩栩欲生，與近百年史之類的書編法全不相同，作教科書頗相宜，作自修用亦的當。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譚正璧編

蔡元培題

二十五開大本凡一千八百
餘頁布面皮脊皮角一鉅册
實價大洋七元

◆ 本 書 特 點 ◆

1. 搜輯宏博

本書所收歷代文學作家約近七千人。凡屬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相當地位者，搜輯無遺，多半為中國人名大辭典等書所不載；作家生卒年代不詳於各家年譜及疑年錄彙編者，則增補至二倍以上；凡與文學有關之遺聞逸事，名言佳句，亦皆廣為搜輯。

2. 編撰精審

編者譚正璧先生為研著中國文學史專家，歷任國文教授將近十年，本其自身經驗，深感此項工具書之需要，乃勉力編撰，費時五載，始將此一百餘萬言之巨著告成。

3. 取材合用

凡著作家需要文學家之生卒或在世年代，國文教師欲查作家經歷，文學愛好者欲知各家生活時，本書悉能供其參考，而有左右逢源之趣。

4. 排印醒豁

全書凡一百五十萬言，用五號字排列，依生卒或在世年代之先後為次，末附筆畫索引，檢查尤便。現將全書式樣攝影如下。



光 明 書 局 發 行



\$. 90